



捷報貴府老爺范諱  
進高中廣東鄉試第  
七名亞元京報連登  
黃甲

# 儒林外史

①

清 吳敬梓

中國古典名著

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

# 儒 林 外 史

(中)

(清) 吴敬梓 著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二 十 回 |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<br>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| ..... (196) |
| 第二十一回   | 冒姓字小子求名<br>念亲戚老夫卧病   | ..... (205) |
| 第二十二回   | 认祖孙玉圃联宗<br>爱交游雪斋留客   | ..... (214) |
| 第二十三回   | 发阴私诗人被打<br>叹老景寡妇寻夫   | ..... (224) |
| 第二十四回   |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<br>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| ..... (234) |
| 第二十五回   | 鲍文卿南京遇旧<br>倪廷玺安庆招亲   | ..... (244) |
| 第二十六回   | 向观察升官哭友<br>鲍廷玺丧父娶妻   | ..... (254) |
| 第二十七回   | 王太太夫妻反目<br>倪廷珠兄弟相逢   | ..... (264) |
| 第二十八回   | 季苇萧扬州入赘<br>萧金铉白下选书   | ..... (273) |
| 第二十九回   | 诸葛佑僧寮遇友<br>杜慎卿江郡纳姬   | ..... (283) |
| 第 三 十 回 |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<br>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| ..... (293) |
| 第三十一回   | 天长县同访豪杰<br>赐书楼大醉高朋   | ..... (303) |
| 第三十二回   | 杜少卿平居豪举<br>娄焕文临去遗言   | ..... (314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三回 | 杜少卿夫妇游山<br>迟衡山朋友议礼 | ..... (323) |
| 第三十四回 | 议礼乐名流访友<br>备弓旌天子招贤 | ..... (333) |
| 第三十五回 | 圣天子求贤问道<br>庄征君辞爵还家 | ..... (344) |
| 第三十六回 | 常熟县真儒降生<br>泰伯祠名贤主祭 | ..... (353) |
| 第三十七回 | 祭先圣南京修礼<br>送孝子西蜀寻亲 | ..... (363) |

##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

话说匡超人看了款单，登时面如土色，真是“分开两扇顶门骨，无数凉冰浇下来”。口里说不出，自心下想道：“这些事，也有两件是我在里面的。倘若审了，根究起来，如何了得！”当下同景兰江别了刑房，回到街上，景兰江作别去了。

匡超人到家，踌躇了一夜，不曾睡觉。娘子问他怎的，他不好真说，只说：“我如今贡了，要到京里去做官，你独自在这里住着不便，只好把你送到乐清家里去。你在我母亲跟前，我便往京里去做官，做的兴头，再来接你上任。”娘子道：“你去做官罢了，我自在这里，接了我妈来做伴。你叫我到乡里去，我哪里住得惯？这是不能的！”匡超人道：“你有所不知。我在家里，日逐有几个活钱，我去之后，你日食从何而来？老爹那边也是艰难日子，他哪有闲钱养活女儿？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，那里房子窄，我而今是要做官的，你就是诰命夫人，住在那地方不成体面；不如还是家去好。现今这房子转的出四十两银子，我拿几两添着进京，剩下的，你带去放在我哥店里，你每日支用。我家那里东西又贱，鸡、鱼、肉、鸭，日日有的，有什么不快活？”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乡，他终日来逼，逼得急了，哭喊吵闹了几次。他不管娘子肯与不肯，竟托书店里人把房子转了，拿了银子回来。娘子到底不

肯去，他请了丈人、丈母来劝。丈母也不肯。那丈人郑老爹见女婿就要做官，责备女儿不知好歹，着实教训了一顿。女儿拗不过，方才允了。叫一只船，把些家伙什物都搬在船上。匡超人托阿舅送妹子到家，写字与他哥，说将本钱添在店里，逐日支销。择个日子动身，娘子哭哭啼啼，拜别父母，上船去了。

匡超人也收拾行李来到京师见李给谏，给谏大喜。问着他又补了禀，以优行贡入太学，益发喜极，向他说道：“贤契，目今朝廷考取教习，学生料理，包管贤契可以取中。你且将行李搬在我寓处来盘桓几日。”匡超人应诺，搬了行李来。又过了几时，给谏问匡超人可曾婚娶，匡超人暗想，老师是位大人，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，恐惹他看轻了笑，只得答道：“还不曾。”给谏道：“恁大年纪，尚不曾娶，也是男子汉‘搠梅之候’了，但这事也在我身上。”

次晚，遣一个老成管家来到书房里向匡超人说道：“家老爷拜上匡爷。因昨日谈及匡爷还不曾恭喜娶过夫人，家老爷有一外甥女，是家老爷夫人自小抚养大的，今年十九岁，才貌出众，现在署中，家老爷意欲招匡爷为甥婿。一切恭喜费用俱是家老爷备办，不消匡爷费心。所以着小的来向匡爷叩喜。”匡超人听见这话，吓了一跳，思量要回他说已经娶过的，前日却说过不曾；但要允他，又恐理上有碍；又转一念道：“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，传为佳话，这有何妨！”即便应允了。

给谏大喜，进去和夫人说下。择了吉日，张灯结彩，倒赔数百金装奁，把外甥女嫁与匡超人。到那一日，大吹大擂，

匡超人纱帽圆领，金带皂靴，先拜了给谏公夫妇；一派细乐，引进洞房。揭去方巾，见那新娘子辛小姐，真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；人物又标致，嫁妆又齐整，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，月下嫦娥，那魂灵都飘在九霄云外去了。自此，珠围翠绕，燕尔新婚，享了几个月的天福。

不想教习考取，要回本省地方取结。匡超人没奈何，含着一包眼泪，只得别过了辛小姐，回浙江来。一进杭州城，先到他原旧丈人郑老爹家来。进了郑家门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见郑老爹两眼哭得通红，对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，里边丈母嚎天喊地的哭。匡超人吓痴了，向丈人作了揖，便问：“哥几时来的？老爹家为甚事这样哭？”匡大道：“你且搬进行李来，洗脸吃茶，慢慢和你说。”匡超人洗了脸，走进去见丈母，被丈母敲桌子、打板凳，哭着一场数说：“总是你这天灾人祸的，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，生生的送死了！”匡超人此时才晓得郑氏娘子已是死了，忙走出来问他哥。匡大道：“自你去后，弟妇到了家里，为人最好，母亲也甚欢喜。哪想她省里人，过不惯我们乡下的日子。况且你嫂子们在乡下做的事，弟妇是一样也做不来，又没有个白白坐着，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她的道理，因此心里着急，吐起血来。靠大娘的身子还好，倒反照顾她，她更不过意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乡里又没个好医生，病了不到一百天，就不在了。我也是才到，所以郑老爹、郑太太听见了哭。”匡超人听见了这些话，止不住落下几点泪来，便问：“后事是怎样办的？”匡大道：“弟妇一倒了头，家里一个钱也没有，我店里是腾不出来，就算腾出些须来，也不济事。无计奈何，只得把预备着娘的衣衾棺木

都把与她用了。”匡超人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匡大道：“装殓了，家里又没处停，只得权厝在庙后，等你回来下土。你如今来得正好，作速收拾收拾，同我回去。”匡超人道：“还不是下土的事哩。我想如今我还有几两银子，大哥拿回去，在你弟妇厝基上替她多添两层厚砖，砌得坚固些，也还过得几年。方才老爹说的，他是个诰命夫人。到家请会画的替她追个像，把凤冠补服画起来。逢时遇节，供在家里，叫小女儿烧香，她的魂灵也欢喜。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，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，叫娘也穿起来，显得与众不同。哥将来在家，也要叫人称呼‘老爷’，凡事立起体统来，不可自己倒了架子。我将来有了地方，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。”匡大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眼花缭乱，浑身都酥了，一总都依他说。晚间，郑家备了个酒，吃过，同在郑家住下。次日上街买些东西。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。

又过了三四日，景兰江同着刑房的蒋书办找了来说话，见郑家房子浅，要邀到茶室里去坐。匡超人近日口气不同，虽不说，意思不肯到茶室。景兰江揣知其意，说道：“匡先生在此取结赴任，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，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风，我们而今竟到酒楼上去坐吧，还冠冕些。”当下邀二人上了酒楼，斟上酒来。景兰江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这教习的官，可是就有得选的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怎么不选？像我们这正途出身，考的是内廷教习，每日教的多是勋戚人家子弟。”景兰江道：“也和平常教书一般的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不然，不然！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：公座、朱墨、笔、砚，摆的停当。我早上进去，升了公座；那学生们送书上来，我只把那日子用

朱笔一点，他就下去了。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，出来就是督、抚、提、镇，都在我跟前磕头。像这国子监的祭酒，是我的老师，他就是现任中堂的儿子，中堂是太老师。前日太老师有病，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，单只请我进去，坐在床沿上，谈了一蒋刑房等他说蒋刑房等他说完了，慢慢提起来，说：“潘三哥在监里，前日再见尊驾回来了，意思想会一会，叙叙苦情。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潘三哥是个豪杰，他不曾遇事时，会着我们，到酒店里坐坐，鸭子是一定两只，还有许多羊肉、猪肉、鸡、鱼，像这店里钱数一卖的菜，他都是不吃的。可惜而今受了累。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，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，既替朝廷办事，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；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，便是赏罚不明了。”蒋刑房道：“这本城的官并不是你先生做着，你只算去看看朋友，有什么赏罚不明？”匡超人道：“二位先生，这话我不该说，因是知己面前不妨。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，便是我做地方官，我也是要访拿他的。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，难道说朝廷处分得他不是？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。况且，我在这里取结，院里、司里都知道的，如今设若走一走，传的上边知道，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。这个如何行得！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，多拜上潘三哥，凡事心照。若小弟侥幸，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，到任一年半载，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，倒不值什么。”两人见他说得如此，大约没得辩他，吃完酒，各自散讫。蒋刑房自到监里回复潘三去了。

匡超人取定了结，也便收拾行李上船。那时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头舱，包到扬州，在断河头上船。上得船来，中舱

先坐着两个人：一个老年的，茧绸直裰，丝绦朱履；一个中年的，宝蓝直裰，粉底皂靴，都戴着方巾。匡超人见是衣冠人物，便同他拱手坐下，问起姓名。那老年的道：“贱姓牛，草字布衣。”匡超人听见景兰江说过的，便道：“久仰！”又问那一位，牛布衣代答道：“此位冯先生，尊字琢庵，乃此科新贵，往京师会试去的。”匡超人道：“牛先生也进京么？”牛布衣道：“小弟不去，要到江上边芜湖县地方寻访几个朋友。因与冯先生相好，偶尔同船，只到扬州，弟就告别，另上南京船，走长江去了。先生仙乡贵姓？今往哪里去的？”匡超人说了姓名。冯琢庵道：“先生是浙江选家。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我的文名也够了。自从那年到杭州，至今五六年，考卷、墨卷、房书、行书、名家的稿子，还有《四书讲书》、《五经讲书》、《古文选书》——家里有个帐，共是九十五本。弟选的文章，每一回出，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北直的客人争着买，只愁买不到手。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，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。不瞒二位先生说，此五省读书的人，家家隆重的是小弟，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‘先儒匡子之神位’。”牛布衣笑道：“先生，你此言误矣！所谓‘先儒’者，乃已经去世之儒者，今先生尚在，何得如此称呼？”匡超人红着脸道：“不然！所谓‘先儒’者，乃先生之谓也！”牛布衣见他如此说，也不和他辩。冯琢庵又问道：“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，选手何如？”匡超人道：“这也是弟的好友。这马纯兄理法有余，才气不足，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。选本总以行为主，若是不行，书店就要赔本。惟有小弟的选本，外国都有的！”彼此谈着。过了

数日，不觉已到扬州。冯琢庵、匡超人，换了淮安船，到王家营起早，进京去了。

牛布衣独自搭江船过了南京，来到芜湖，寻在浮桥口一个小庵内作寓。这庵叫做甘露庵，门面三间：中间供着一尊韦驮菩萨；左边一间锁着，堆些柴草；右边一间做走路。进去一个大院落，大殿三间，殿后两间房，一间是本庵一个老和尚自己住着、一间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。牛布衣日间出去寻访朋友，晚间点了一盏灯，吟哦些什么诗词之类，老和尚见他孤寂，时常煨了茶送在他房里，陪着说话到一二更天。若遇清风明月的时节，便同他在前面天井里谈说古今的事务，甚是相得。

不想一日，牛布衣病倒了，请医生来，一连吃了几十帖药，总不见效。那日，牛布衣请老和尚进房来坐在床沿上，说道：“我离家一千余里，客居在此，多蒙老师父照顾，不想而今得了这个拙病，眼见得不济事了。家中并无儿女，只有一个妻子，年纪还不上四十岁。前日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，又进京会试去了，而今老师父就是至亲骨肉一般。我这床头箱内，有六两银子，我若死去，即烦老师父替我买具棺木。还有几件粗布衣服，拿去变卖了，请几众师父替我念一卷经，超度我升天。棺柩便寻哪里一块空地把我寄放着。材头上写‘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’，不要把我烧化了，倘得遇着个故乡亲戚，把我的丧带回去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感激老师父的！”老和尚听了这话，那眼泪止不住纷纷的落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居士，你但放心，说凶得吉，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，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。”牛布衣又挣起来，朝着床里面席下拿出两本书

来递与老和尚，道：“这两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诗，虽没有什么好，却是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，我舍不得湮没了，也交与老师父。又幸遇着个后来的才人替我流传了，我死也瞑目！”老和尚双手接了，见他一丝两气，甚不过意，连忙到自己房里，煎了些龙眼莲子汤，拿到床前，扶起来与他吃，已是不能吃了，勉强呷了两口汤，仍旧面朝床里睡下。挨到晚上，痰响了一阵，喘息一回，呜呼哀哉，断气身亡。老和尚大哭了一场。

此时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，天气尚热。老和尚忙取银子去买了一具棺木来，拿衣服替他换上，央了几个庵邻，七手八脚，在房里入殓。百忙里，老和尚还走到自己房里，披了袈裟，拿了手击子，到他柩前来念“往生咒”。装殓停当，老和尚想：“哪里去寻空地？不如就把这间堆柴的屋腾出来与他停柩。”和邻居说了，脱去袈裟，同邻居把柴搬到大天井里堆着，将这屋安放了灵柩。取一张桌子，供奉香炉、烛台。魂幡，俱各停当。老和尚伏着灵桌又哭了一场。将众人安在大天井里坐着，烹起几壶茶来吃着。老和尚煮了一顿粥，打了一二十斤酒，买些面筋、豆腐干、青菜之类到庵，央及一个邻居烧锅。老和尚自己安排停当，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，拜了几拜，便拿到后边与众人打散。老和尚道：“牛先生是个异乡人，今日回首在这里，一什么也没有。贫僧一个人，支持不来。阿弥陀佛，却是起动众位施主来忙了恁一天。出家人又不能备个什么肴馔，只得一杯水酒，和些素菜，与列位坐坐。列位只当是做好事罢了，休嫌怠慢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烟火邻居，遇着这样大事，理该效劳。却又还破费老师

父，不当人子。我们众人心里都不安，老师父怎的反说这话？”当下众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，各自散讫。过了几日，老和尚果然请了吉祥寺八众僧人来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“梁皇忏”。自此之后，老和尚每日早晚课诵，开门关门，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，洒几点眼泪。

那日定更时分，老和尚晚课已毕，正要关门，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，右手拿着一本经折，左手拿着一本书，进门来坐在韦驮脚下，映着琉璃灯便念。老和尚不好问他，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。老和尚关门睡下。次日这时候，他又来念。一连念了四五日，老和尚忍不住了，见他进了门，上前问道：“小檀越，你是谁家子弟，因甚每晚到贫僧这庵里来读书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那小厮作了一个揖，叫声“老师父”，叉手不离方寸，说出姓名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立心成名士，有志者事竟成；无意整家园，创业者成难守。毕竟这小厮姓甚名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

话说牛浦郎在甘露庵里读书，老和尚问他姓名，他上前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我姓牛，舍下就在这前街上住，因当初在浦口外婆家长的，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。不幸父母都去世了，只有个家祖年纪七十多岁，开个小香蜡店，胡乱度日，每日叫我拿这经折去讨些赊帐。我打从学堂门口过，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，因在店里偷了钱买这本书来念，却是吵闹老师父了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的，人家拿大钱请先生教子弟，还不肯读；像你小檀越偷钱买书念，这是极上进的事。但这里地下冷，又琉璃灯不甚明亮。我这殿上有张桌子，又有个灯挂儿，你何不就着那里去念，也觉得爽快些。”浦郎谢了老和尚，跟了进来，果然一张方桌，上面一个油灯挂，甚是幽静，浦郎在这边厢读书，老和尚在那边打坐，每晚要到三更天。

一日，老和尚听见他念书，走过来问道：“小檀越，我只道你是想应考，要上进的念头，故买这本文章来念；而今听见你念的是诗，这个却念他则甚？”浦郎道：“我们经纪人家，哪里还想什么应考上进，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。”老和尚见他出语不俗，便问道：“你看这诗，讲得来么？”浦郎道：“讲不来的也多。若有一两句讲得来，不由的心里觉得欢喜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你既然欢喜，再念几时，我把两本诗与你看，包你更欢喜哩！”浦郎道：“老师父有什么诗？何不与我看？”老和尚笑道：“且慢，等你再想几时看。”

又过了些时，老和尚下乡到人家去念经，有几日不回来，把房门锁了，殿上托了浦郎。浦郎自心里疑猜：“老师父有什么诗，却不肯就与我看，哄我想得慌。”仔细算来，“三讨不如一偷”，趁老和尚不在家，到晚把房门掇开，走了进去。见桌上摆着一座香炉，一个灯盏，一串念珠，桌上放着些废残的经典，翻了一交，哪有个什么诗。浦郎疑惑道：“难道老师父哄我？”又寻到床上，寻着一个枕箱，一把铜锁锁着。浦郎把锁抻开，见里面重重包裹，两本锦面线装的书，上写“牛布衣诗稿”。浦郎喜道：“这个是了！”慌忙拿了出来，把枕箱锁好，走出房来，房门依旧关上。将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，不觉眉花眼笑，手舞足蹈得起来。是何缘故？他平日读的诗是唐诗，文理深奥，他不甚懂；这个是时人的诗，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得来，故此欢喜。又见那题目上都写着“呈相国某大人”、“怀督学周大人”、“姜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，兼呈令兄通政”、“与鲁太史话别”、“寄怀王观察”，其余某太守、某司马、某明府、某少尹，不一而足。浦郎自想：“这相国、督学、太史、通政以及太守、司马、明府，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。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，并不要进学、中举，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，何等荣耀！”因想：“他这人姓牛，我也姓牛。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，并不曾有个名字，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，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，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！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！”当晚回家盘算，喜了

一夜。

次日，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，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书的郭铁笔店里柜外，和郭铁笔拱一拱手，坐下说道：“要费先生的心，刻两方图书。”郭铁笔递过一张纸来道：“请写尊衔。”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个“郎”字，写道：“一方阴文图书，刻‘牛浦之印’；一方阳文，刻‘布衣’二字。”郭铁笔接在手内，将眼上下把浦郎一看，说道：“先生便是牛布衣么？”浦郎答道：“布衣是贱字。”郭铁笔慌忙爬出柜台来重新作揖请坐，奉过茶来，说道：“久已闻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，容易不肯会人，相交的都是贵官长者，失敬！失敬！尊章即镌上献丑，笔资也不敢领。此处也有几位朋友仰慕先生，改日同到贵寓拜访。”浦郎恐他走到庵里，看出爻象，只得顺口答道：“极承先生见爱。但目今也因邻郡一位当事约去做诗，还有几时耽搁，只在明早就行，先生且不必枉驾，索性回来相聚吧。图书也是小弟明早来领。”郭铁笔应诺了。浦郎次日讨了图书，印在上面，藏得好好的。每晚仍在庵里念诗。

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，那日午后，没有生意，间壁开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过来，坐着说闲话。牛老爹店里卖的有现成的百益酒，烫了一壶，拨出两块豆腐乳和些笋干、大头菜，摆在柜台上，两人吃着。卜老爹道：“你老人家而今也罢了。生意这几年也还兴，你令孙长成人了，着实伶俐去得，你老人家有了接代，将来就是福人了。”牛老道：“老哥，告诉你不得！我老年不幸，把儿子、媳妇都亡化了，丢下这个孽障种子，还不曾娶得一个孙媳妇，今年已十八岁了。每日叫他出门讨赊帐，讨到三更半夜不来家。说着也不信，不是

一日了。恐怕这厮知识开了，在外没脊骨钻狗洞，淘渌坏了身子，将来我这几根老骨头，却是叫何人送终？”说着，不觉凄惶起来。卜老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难摆划的事。假如你焦他没有房屋，何不替他娶上一个孙媳妇，一家一计过日子，这也前后免不得要做的事。”牛老道：“老哥！我这小生意，日用还饷不过来，哪得这一项银子做这一件事？”卜老沉吟道：“如今倒有一头亲事，不知你可情愿？若情愿时，一个钱也不消费得。”牛老道：“却是哪里有这一头亲事？”卜老道：“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运漕贾家，不幸我小女病故了，女婿又出外经商，遗下一个外甥女，是我领来养在家里，倒大令孙一岁，今年十九岁了。你若不弃嫌，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。你我亲做亲，我不争你的财礼，你也不争我的妆奁，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。况且一墙之隔，打开一个门就搀了过来，行人钱都可以省得的。”牛老听罢，大喜道：“极承老哥相爱，明日就央媒到府上来求！”卜老道：“这个又不是了。又不是我的孙女儿，我和你这些客套做什么，如今主亲也是我，媒人也是我，只费得你两个帖子。我那里把庚帖送过来，你请先生择一个好日子，就把这事完成了。”牛老听罢，忙斟了一杯酒送过来，出席作了一个揖。当下说定了，卜老过去。

到晚，牛浦回来，祖父把卜老爹这些好意告诉了一番。牛浦不敢违拗，次早写了两副红全帖：一副拜卜老为媒，一副拜姓贾的小亲家。那边收了，发过庚帖来。牛老请阴阳徐先生择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过门。牛老把囤下来的几石粮食变卖了，做了一件绿布棉袄、红布棉裙子、青布上盖、紫布裤子，共是四件暖衣，又换了四样首饰，三日前送了过去。

到了二十七日，牛老清晨起来，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柜台上睡。他家只得一间半房子：半间安着柜台，一间做客座，客座后半间就是新房。当日牛老让出床来，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帐子、被褥铺叠起来。又匀出一张小桌子，端了进来，放在后檐下有天窗的所在，好趁着亮放镜子梳头。房里停当，把后面天井内搭了个芦席的厦子做厨房。忙了一早晨，交了钱与牛浦出去买东西。只见那边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镜子、灯台、茶壶，和一套盆桶、两个枕头，叫他大儿子卜诚做一担挑了来。挑进门放下，和牛老作了揖。牛老心里着实不安，请他坐下，忙走到柜里面，一个罐内倒出两块橘饼和些蜜饯天茄，斟了一杯茶，双手递与卜诚，说道：“却是有劳得紧了，使我老汉坐立不安。”卜诚道：“老伯快不要如此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。”说罢，坐下吃茶。只见牛浦戴了新瓦楞帽，身穿青布新直裰，新鞋净袜，从外走了进来，后边跟着一个人，手里提着几大块肉、两个鸡、一大尾鱼，和些闽笋、芹菜之类，他自己手里捧着油盐作料，走了进来。牛老道：“这是你舅丈人，快过来见礼。”牛浦丢下手里东西，向卜诚作揖下跪，起来数钱打发那拿东西的人，自捧着作料，送到厨下去了。随后卜家第二个儿子卜信，端了一个箱子，内里盛的是新娘子的针线鞋面；又一个大捧盘，十杯高果子茶，送了过来，以为明早拜堂之用。牛老留着吃茶，牛浦也拜见过了。卜家弟兄两个坐了一回，拜辞去了。牛老自到厨下收拾酒席，足忙了一天。

到晚上，店里拿了一对长枝的红蜡烛点在房里，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，央请了邻居家两位奶奶把新娘子搀了过来，

在房里拜了花烛。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里，与新人和搀新人的奶奶坐；自己在客座内摆了一张桌子，点起蜡烛来，杯箸安排停当，请得卜家父子三位来到。牛老先斟了一杯酒，奠了天地，再满满斟上一杯，捧在手里，请卜老转上，说道：“这一门亲，蒙老哥亲家相爱，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！却是穷人家，不能备个好席面，只得这一杯水酒，又还要屈了二位舅爷的坐。凡事总是海涵了吧。”说着，深深作下揖去，卜老还了礼。牛老又要奉卜诚、卜信的席，两人再三辞了，作揖坐下。牛老道：“实是不成个酒馔，至亲面上，休要笑话。只是还有一说，我家别的没有，茶叶和炭还有些须，如今煨一壶好茶，留亲家坐着谈谈，到五更天，让两口儿出来磕个头，也尽我兄弟一点穷心。”卜老道：“亲家，外甥女年纪幼，不知个礼体，她父亲又不在跟前，一些赔嫁的东西也没有，把我羞得要命的。若说坐到天亮，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谈谈哩，为什么要去！”当下卜诚、卜信吃了酒先回家去。

卜老坐到五更天，两口儿打扮出来，先请牛老在上，磕下头去。牛老道：“孙儿，我不容易看养你到而今。而今多亏了你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亲事，你已是有了房屋了。我从今日起，就把店里的事，即交付与你，一切买卖、赊欠、存留，都是你自己主张。我也老了，累不起了，只好坐在店里帮你照顾，你只当寻个老伙计罢了。孙媳妇是好的，只愿你们夫妻百年偕老，多子多孙！”磕了头，起来请卜老爹转上受礼，两人磕下头去。卜老道：“我外孙女儿有甚不到处，姑爷，你指点她。敬重上人，不要违拗夫主的言语；家下没有多人，凡事勤慎些，休惹老人家着急。”两礼罢，说着，扶了起来。牛

老又留亲家吃早饭，卜老不肯，辞别去了。自此，牛家嫡亲三口儿度日。

牛浦自从娶亲，好些时不曾到庵里去。那日出讨赊帐，顺路往庵里走走，才到浮桥口，看见庵门外拴着五六匹马，马上都有行李，马牌子跟着。走近前去，看韦驮殿西边凳上坐着三四个人，头戴大毡帽，身穿绸绢衣服，左手拿着马鞭子，右手捻着须子，脚下尖头粉底皂靴，跷得高高的坐在那里，牛浦不敢进去。老和尚在里面一眼张见，慌忙招手道：“小檀越，你怎么这些时不来？我正要等你说话哩，快些进来！”牛浦见他叫，大着胆走了进去，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停当，恰待起身，因吃了一惊道：“老师父，你收拾了行李要往哪里去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这外面坐的几个人，是京里九门提督齐大人那里差来的。齐大人当时在京，曾拜在我名下，而今他升做大官，特地打发人来请我到京里报国寺去做方丈。我本不愿去，因前日有个朋友死在我这里，他却有个朋友到京会试去了，我今借这个便到京寻着他这个朋友，把他的丧奔了回去，也了我这一番心愿。我前日说有两本诗要与你看，就是他的，在我枕箱内，我此时也不得工夫了，你自开箱拿了去看。还有一床褥子不好带去，还有些零碎器用，都把与小檀越，你替我照应着，等我回来。”牛浦正要问话，那几个人走进来说道：“今日天色甚早，还赶得几十里路，请老师父快上马，休误了我们走道儿。”说着，将行李搬出，把老和尚簇拥上马。那几个人都上了牲口。牛浦送了出来，只向老和尚说得一声：“前途保重！”那一群马，泼刺刺的如飞一般也似去了。牛浦望不见老和尚，方才回来，自己查点一查点东西，把老和尚锁房

门的锁开了，取了下来，出门反锁了庵门，回家歇宿。次日，又到庵里走走，自想：“老和尚已去，无人对证，何不就认做牛布衣？”因取了一张白纸，写下五个大字道：“牛布衣寓内。”自此，每日来走走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闲着，把帐盘一盘。见欠帐上人欠的也有限了，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，又都是柴米上支销去了，合共算起，本钱已是十去其七，这店渐渐的撑不住了，气得眼睁睁说不出话来。到晚牛浦回家，问着他，总归不出一个清帐，口里只管“之乎者也”，胡支扯叶。牛老气成一病，七十岁的人，元气衰了，又没有药物补养，病不过十日，寿数已尽，归天去了。牛浦夫妻两口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卜老听了，慌忙走过来，见尸首停在门上，叫着：“老哥！”眼泪如雨的哭了一场。哭罢，见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、语不得，说道：“这时节不是你哭的事，吩咐外甥女儿看好了老爹，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。”牛浦揩泪，谢了卜老。当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里赊了一具棺材，又拿了许多的布，叫裁缝赶着做起衣裳来，当晚入殓。次早，雇了八个脚子，抬往祖坟安葬。卜老又还替他请了阴阳徐先生，自己骑驴子同阴阳下去点了穴。看着亲家入土，又哭了一场，同阴阳生回来。留着牛浦在坟上过了三日。

卜老一到家，就有各项的人来要钱，卜老都许着。直到牛浦回家，归一归店里本钱，只抵得棺材店五两银子，其余布店、裁缝、脚子的钱，都没处出。无计奈何，只得把自己住的间半房子典与浮桥上抽闸板的闸牌子，得典价十五两。除还清了帐，还剩四两多银子，卜老叫他留着些，到开年清明，替老爹成坟。牛浦两口子没处住，卜老把自己家里出了一间

房子，叫他两口儿搬来住下，把那房子交与阉牌子去了。那日搬来，卜老还办了几碗菜替他暖房，卜老也到他房里坐了一会。只是想着死的亲家，就要哽哽咽咽的哭。

不觉已是除夕，卜老一家过年，儿子媳妇房中，都有酒席、炭火。卜老先送了几斤炭，叫牛浦在房里生起火来；又送了一桌酒菜，叫他除夕在房里立起牌位来祭奠老爹。新年初一日，叫他到坟上烧纸钱去，又说道：“你到坟上去，向老爹说我年纪老了，这天气冷，我不能亲自来替亲家拜年。”说着，又哭了。牛浦应诺了去。卜老直到初三才出来贺节，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和些菜，打从浮桥口过，见那阉牌子家换了新春联，贴得花花绿绿的，不由的一阵心酸，流出许多眼泪来。要家去，忽然遇着侄女婿一把拉了家去。侄女儿打扮着出来拜年。拜过了，留在房里吃酒，捧上糯米做的年团子来，吃了两个，已经不吃了，侄女儿苦劝着，又吃了两个。回来一路迎着风，就觉得有些不好。到晚头疼发热，就睡倒了。请了医生来看，有说是着了气，气裹了痰的，也有说该发散的，也有说该用温中的，也有说老年人该用补药的，纷纷不一。卜诚、卜信慌了，终日看着。牛浦一早一晚的进房来问安。

那日天色晚了，卜老爹睡在床上，见窗眼里钻进两个人来，走到床前，手里拿了一张纸，递与他看；问别人，都不曾看见有什么人。卜老爹接纸在手，看见一张花边批文，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，都用朱笔点了，一单共有三十四五个人。头一名牛相，他知道是他亲家的名字；末了一名，便是他自己名字——卜崇礼。再要问那人时，把眼一眨，人和票子都不见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结交官府，致令亲戚难依；遨游仕途，幸遇宗谊可靠。不知卜老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

话说卜老爹睡在床上，亲自看见地府勾牌，知道要去世了，即把两个儿子、媳妇叫到跟前，都吩咐了几句遗言；又把方才看见勾批的话说了，道：“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，我立刻就要去了。”两个儿子哭哭啼啼，忙取衣服来穿上。穿着衣服，他口里自言自语道：“且喜我和我亲家是一票。他是头一个，我是末一个，他已是去得远了，我要赶上他去。”说着，把身子一挣，一头倒在枕头上，两个儿子都扯不住，忙看时，已没了气了。后事都是现成的，少不得修斋理七，报丧开吊，都是牛浦陪客。

这牛浦也就有几个念书的人和他相与，乘着人乱，也夹七夹八的来往。初时卜家也还觉得新色，后来见来的回数多了，一个生意人家，只见这些“之乎者也”的人来讲呆话，觉得可厌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牛浦走到庵里，庵门锁着，开了门，只见一张帖子掉在地下，上面许多字，是从门缝里送进来的。拾起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小弟董瑛，在京师会试，于冯琢庵年兄处得读大作，渴欲一晤，以得识荆。奉访尊寓不值，不胜怅怅！明早幸驾少留片刻，以便趋教。至禱！至禱！

看毕，知道是访那个牛布衣的。但见帖子上有“渴欲识荆”的话，是不曾会过，“何不就认作牛布衣，和他相会？”又想着：“他说在京会试，定然是一位老爷，且叫他竟到卜家来会我，吓他一吓卜家弟兄两个，有何不可？”主意已定，即在庵里取纸笔写了一个帖子，说道：

牛布衣近日馆于舍亲卜宅，尊客过问，可至浮桥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。

写毕，带了出来，锁好了门，贴在门上。回家向卜诚、卜信说道：“明日有一位董老爷来拜，他就是要做官的人，我们不好轻慢。如今要借重大爷，明日早晨把客座里收拾干净了；还要借重二爷，捧出两杯茶来。这都是大家脸上有光辉的事，须帮衬一帮衬。”卜家弟兄两个，听见有官来拜，也觉得喜出望外，一齐应诺了。

第二日清早，卜诚起来，扫了客堂里的地，把囤米的折子搬在窗外廊檐下；取六张椅子，对面放着；叫浑家生起炭炉子，煨出一壶茶来；寻了一个捧盘，两个茶杯，两张茶匙，又剥了四个圆眼，一杯里放两个，伺候停当。直到早饭时候，一个青衣人手持红帖，一路问了来，道：“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？董老爷来拜。”卜诚道：“在这里。”接了帖，飞跑进来说。牛浦迎了出去，见轿子已落在门首。董孝廉下轿进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浅蓝色缎圆领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须，白净面皮，约有三十多岁光景。进来行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董孝廉先开口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又读佳作，想慕之极。只疑先生老师宿学，原来还这般青年，更加可敬！”牛浦道：“晚生山鄙之人，胡乱笔墨，蒙老先生同冯琢翁过奖，抱愧实多。”董孝廉

道：“不敢。”卜信捧出两杯茶，从上面走下来，送与董孝廉。董孝廉接了茶，牛浦也接了。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。牛浦打了躬，向董孝廉道：“小价村野之人，不知礼体，老先生休要见笑。”董孝廉笑道：“先生世外高人，何必如此计论？”卜信听见这话，颈脖子都飞红了，接了茶盘，骨都着嘴进去。牛浦又问道：“老先生此番驾往何处？”董孝廉道：“弟已授职县令，今发来应天候缺，行李尚在舟中。因渴欲一晤，故此两次奉访。今既已接教过，今晚即要开船赴苏州去矣。”牛浦道：“晚生得蒙青目，一日地主之谊也不曾尽得，如何便要去？”董孝廉道：“先生，我们文章气谊，何必拘这些俗情。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，便可奉迎先生到署，早晚请教。”说罢，起身要去。牛浦攀留不住，说道：“晚生即刻就来船上奉送。”董孝廉道：“这倒也不敢劳了，只怕弟一出去，船就要开，不得奉候。”当下打躬作别，牛浦送到门外，上轿去了。

牛浦送了回来，卜信气得脸通红，迎着他一顿数说道：“牛姑爷，我至不济，也是你的舅丈人、长亲！你叫我捧茶去，这是没奈何，也罢了。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？这是哪里来的话！”牛浦道：“但凡官府来拜，规矩是该换三遍茶，你只送了一遍，就不见了，我不说你也罢了，你还来问我这些话！这也可笑！”卜诚道：“姑爷，不是这样说，虽则我家老二捧茶，不该从上头往下走，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洒出来！不惹得董老爷笑！”牛浦道：“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灰扑扑的人，也就够笑的了，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！”卜信道：“我们生意人家，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！没有借了多光，反惹他笑了去！”牛浦道：“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，若不是我在

你家，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！”卜诚道：“没的扯淡！就算你相与老爷，你到底不是个老爷！”牛浦道：“凭你向哪个说去！还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，还是捧茶给老爷吃，走错路，惹老爷笑的好？”卜信道：“不要恶心！我家也不希罕这样老爷！”牛浦道：“不希罕么？明日向董老爷说，拿帖子送到芜湖县，先打一顿板子！”两个人一齐叫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！是我家养活你这年把的不是了！就和他到县里去讲讲，看是打哪个的板子！”牛浦道：“哪个怕你！就和你去！”

当下两人把牛浦扯着，扯到县门口。知县才发二梆，不曾坐堂。三人站在影壁前，恰好遇着郭铁笔走来，问其所以。卜诚道：“郭先生，自古‘一斗米养个恩人，一石米养个仇人’，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！”郭铁笔也着实说牛浦的不是，道：“尊卑长幼，自然之理。这话却行不得！但至亲间见官，也不雅相。”当下扯到茶馆里，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。卜诚道：“牛姑爷，倒也不是这样说！如今我家老爹去世，家里人口多，我弟兄两个，招揽不来，难得当着郭先生在此，我们把这话说一说。外甥女少不得是我们养着，牛姑爷也该自己做出一个主意来，只管不尴不尬住着，也不是事！”牛浦道：“你为这话么？这话倒容易。我从今日就搬了行李出来，自己过日，不缠扰你们就是了！”当下吃完茶，劝开这一场闹，三人又谢郭铁笔。郭铁笔别过去了。

卜诚、卜信回家。牛浦赌气，来家拿了一床被，搬在庵里来住，没的吃用，把老和尚的饶、钹、丁当都当了。闲着无事，去望望郭铁笔，铁笔不在店里，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

新《缙绅》卖。牛浦揭开一看，看见淮安府安东县新补的知县董瑛，字彦芳，浙江仁和人。说道：“是了！我何不寻他去？”忙走到庵里，卷了被褥，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、一架磬，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；也不到卜家告说，竟搭了江船，恰好遇顺风，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。要搭扬州船，来到一个饭店里，店主人说道：“今日头船已经开了，没有船，只好住一夜，明日午后上船。”

牛浦放下行李，走出店门，见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，问店主人道：“这只船可开的？”店主人笑道：“这只船你怎上得起？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才走哩！”说罢，走了进来。走堂的拿了一双筷子，两个小菜碟，又是一碟腊猪头肉，一碟子芦蒿炒豆腐干，一碗汤，一大碗饭，一齐搬上来。牛浦问：“这菜和饭是怎算？”走堂的道：“饭是二厘一碗，荤菜一分，素的一半。”牛浦把这菜和饭都吃了，又走出店门，只见江沿上歇着一乘轿、三担行李，四个长随。那轿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沉香色夹绸直裰，粉底皂靴，手拿白纸扇，花白胡须，约有五十多岁光景，一双刺猬眼，两个颧骨腮。那人走出轿来，吩咐船家道：“我是要到扬州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，你们小心伺候，我到扬州，另外赏你，若有一些怠慢，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！”船家唯唯连声，搭扶手，请上了船。船家都帮着搬行李。

正搬得热闹，店主人向牛浦道：“你快些搭去！”牛浦揸着行李，走到船尾上，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，摇手叫他不要则声，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。牛浦见他们众人把行李搬上了船，长随在舱里拿出“两淮公务”的灯笼来挂在舱口，叫

船家把炉铫拿出来，在船头上生起火来，煨了一壶茶，送进舱去。天色已黑，点起灯笼来，四个长随都到后船来办盘子，炉子上炖酒，料理停当，都捧到中舱里，点起一只红蜡烛来。牛浦偷眼在板缝里张那人时，对了蜡烛，桌上摆着四盘菜，左手拿着酒杯，右手按着一本书在那里点头细看。看了一回，拿进饭去吃了，少顷，吹灯睡了。牛浦也悄悄睡下。是夜东北风紧，三更时分，潇潇飒飒的下起细雨，那烟篷芦席上漏下水来，牛浦翻身打滚的睡不着。到五更天，只听得舱里叫道：“船家，为什么不开船？”船家道：“这大呆的顶头风，前头就是黄天荡，昨晚一号几十只船都湾在这里，哪一个敢开？”

少停，天色大亮。船家烧起脸水，送进舱去，长随们都到后舱来洗脸。候着他们洗完，也递过一盆水与牛浦洗了。只见两个长随打伞上岸去了，一个长随取了一只金华火腿在船边上向着港里洗。洗了一会，那两个长随买了一尾时鱼、一只烧鸭、一方肉和些鲜笋、芹菜，一齐拿上船来。船家量米煮饭，几个长随过来收拾这几样肴馔，整治停当，装做四大盘，又烫了一壶酒，捧进舱去与那人吃早饭。吃过，剩下的，四个长随拿到船后板上，齐坐着吃了一会。吃毕，打抹船板干净，才是船家在烟篷底下取出一碟萝卜干和一碗饭与牛浦吃，牛浦也吃了。

那雨虽略止了些，风却不曾住。到晌午时分，那人把舱后开了一扇板，一眼看见牛浦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船家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这是小的们带的一分酒资。”那人道：“你这位少年何不进舱来坐坐？”牛浦巴不得这一声，连忙从后面钻进舱来，便向那人作揖、下跪。那人举手道：“船舱里窄，不

必行这个礼，你且坐下。”牛浦道：“不敢拜问老先生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么？姓牛，名瑶，草字叫做玉圃。我本是徽州人。你姓什么？”牛浦道：“晚生也姓牛，祖籍本来也是新安。”牛玉圃不等他说完，便接着道：“你既然姓牛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我和你祖孙相称吧。我们徽州人称叔祖是叔公，你从今只叫我做叔公罢了！”牛浦听了这话，也觉愕然，因见他如此体面，不敢违拗，因问道：“叔公此番到扬有什么公事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我不瞒你说，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，哪个不要我到衙门里去？我是懒出门。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，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，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，有些声势，每年请我在这里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。代笔也只是个名色，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。我自在子午宫住。你如今既认了我，我自有用的着你处。”当下向船家说：“把他的行李拿进舱来，船钱也在我这里算。”船家道：“老爷又认着一个本家，要多赏小的们几个酒钱哩。”

这日晚饭就在舱里陪着牛玉圃吃。到夜风住，天已晴了。五更鼓已到仪征。进了黄泥滩，牛玉圃起来洗了脸，携着牛浦上岸走走。走上岸，向牛浦道：“他们在船上收拾饭费事，这里有个大观楼，素菜甚好，我和你去吃素饭吧。”回头吩咐船上道：“你们自料理吃早饭，我们往大观楼吃饭就来，不要人跟随了。”说着，到了大观楼。

上得楼梯，只见楼上先坐着一个戴方巾的人。那人见牛玉圃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老弟！”牛玉圃道：“原来是老哥！”两个平磕了头。那人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牛玉圃道：“这是舍侄孙。”向牛浦道：“你快过来叩见。这是我二十年拜

盟的老弟兄，常在大衙门里共事的王义安老先生。快来叩见！”牛浦行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，牛浦坐在横头。走堂的搬上饭来，一碗炒面筋，一碗脍腐皮，三人吃着。牛玉圃道：“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，直到而今。”王义安道：“哪个齐大老爷？”牛玉圃道：“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。”王义安道：“齐大老爷待我两个人是没得说的了！”

正说得稠密，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：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块；后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裰，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，走了上来。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，那穿茧绸的道：“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？”那穿元色的道：“怎么不是他？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！”不由分说，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，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，打得乌龟跪在地下，磕头如捣蒜，两个秀才越发威风。牛玉圃走上去扯劝，被两个秀才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你一个衣冠中人，同这乌龟坐着一桌子吃饭！你不知道罢了，既知道，还要来替他劝闹，连你也该死了！还不快走，在这里讨没脸！”牛玉圃见这事不好，悄悄拉了牛浦，走下楼来，会了帐，急急走回去了。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。店里人做好做歹，叫他认不是。两个秀才总不肯住，要送他到官。落后打得乌龟急了，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，才罢了，放他下去。

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，开到扬州，一直拢了子午宫下处，道士出来接着，安放行李，当晚睡下。次日早晨，拿出一顶旧方巾和一件蓝绸直裰来，递与牛浦，道：“今日要同往东家

万雪斋先生家，你穿了这个衣帽去。”当下叫了两乘轿子，两人坐了，两个长随跟着，一个抱着毡包，一直来到河下。见一个大高门楼，有七八个朝奉坐在板凳上，中间夹着一个奶妈坐着说闲话。轿子到了门首，两人下轿走了进去，那朝奉都是认得的，说道：“牛老爷回来了！请在书房坐。”

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，过了磨砖的天井，到了厅上。举头一看，中间悬着一个大匾，金字是“慎思堂”三字；旁边一行“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”；两边金笺对联，写：“读书好，耕田好，学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。”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。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，十二张花梨椅子，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。

从镜子后边走进去，两扇门开了，鹅卵石砌成的地，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。走了进去，三间花厅，隔子中间，悬着斑竹帘。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，见两个走来，揭开帘子让了进去。举眼一看，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，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，是“课花摘句”四个字。两人坐下吃了茶，那主人万雪斋方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头戴方巾，手摇金扇，身穿澄乡茧绸直裰，脚下朱履，出来同牛玉圃作揖。牛玉圃叫过牛浦来见，说道：“这是舍侄孙。见过了老先生！”三人分宾主坐下，牛浦坐在下面。又捧出一道茶来吃了。

万雪斋道：“玉翁为什么在京耽搁这许多时？”牛玉圃道：“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，一到京住在承恩寺，就有许多人来求，也有送斗方来的，也有送扇子来的，也有送册页来的，都要我写字、做诗；还有那分了题，限了韵来要求教的。昼日昼夜，打发不清。才打发清了，国公府里徐二公子，不知怎样

就知道小弟到了，一回两回打发管家来请。他那管家都是锦衣卫指挥，五品的前程，到我下处来了几次，我只得到他家盘桓了几天。临行再三不肯放，我说是雪翁有要紧事等着，才勉强辞了来。二公子也仰慕雪翁，尊作诗稿是他亲笔看的。”因在袖口里拿出两本诗来递与万雪斋。万雪斋接诗在手，便问：“这一位令侄孙一向不曾会过，多少尊庚了？大号是什么？”牛浦答应不出来。牛玉圃道：“他今年才二十岁。年幼还不曾有号。”万雪斋正要揭开诗本来看，只见一个小厮飞跑进来禀道：“宋爷请到了。”万雪斋起身道：“玉翁，本该奉陪，因第七个小妾有病，请医家宋仁老来看，弟要去同他斟酌，暂且告过。你竟请在我这里宽坐，用了饭，坐到晚去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管家捧出四个小菜碟，两双碗筷来，抬桌子，摆饭。牛玉圃向牛浦道：“他们摆饭还有一会工夫，我和你且在那边走走，那边还有许多齐整房子好看。”当下领着牛浦走过了一个小桥，循着塘沿走，望见那边高高低低许多楼阁。那塘沿略窄，一路栽着十几棵柳树。牛玉圃走着，回头过来向他说：“方才主人问着你话，你怎么不答应？”牛浦眼瞪瞪的望着牛玉圃的脸说，不觉一脚蹉了个空，半截身子掉下塘去。牛玉圃慌忙来扶，亏有柳树拦着，拉了起来，鞋袜都湿透了，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，牛玉圃恼了，沉着脸道：“你原来是上不得台盘的人！”忙叫小厮毡包里拿出一件衣裳来与他换了，先送他回下处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旁人闲话，说破财主行踪；小子无良，弄得老生扫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

话说牛玉圃看见牛浦跌在水里，不成模样，叫小厮叫轿子先送他回去。牛浦到了下处，惹了一肚子的气，把嘴骨都着坐在那里。坐了一会，寻了一双干鞋袜换了。道士来问可曾吃饭，又不好说是没有，只得说吃了，足足的饥了半天。牛玉圃在万家吃酒，直到更把天才回来，上楼又把牛浦数说了一顿，牛浦不敢回言，彼此住下。

次日，一天无事。第三日，万家又有人来请，牛玉圃吩咐牛浦看着下处，自己坐轿子去了。牛浦同道士吃了早饭。道士道：“我要到旧城里木兰院一个师兄家走走，牛相公，你在家坐着吧。”牛浦道：“我在家有甚事，不如也同你去玩玩。”当下锁了门，同道士一直进了旧城，一个茶馆内坐下。茶馆里送上一壶干烘茶、一碟透糖、一碟梅豆上来。吃着，道士问道：“牛相公，你这位令叔祖可是亲房的？一向他老人家在这里，不见你相公来。”牛浦道：“也是路上遇着，叙起来联宗的。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，那董老爷好不好客！记得我一初到他那里时候，才送了帖子进去，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。我不曾坐轿，却骑的是个驴。我要下驴，差人不肯，两个人牵了我的驴头，一路走上去。走到暖阁上，走得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。董老爷已是开了宅门，自己迎

了出来，同我手挽着手，走了进去。留我住了二十多天。我要辞他回来，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，送我出到大堂上，看着我骑上了驴，口里说道：‘你此去若是得意，就罢了；若不得意，再来寻我。’这样人真是难得。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。”道士道：“这位老爷果然就难得了。”

牛浦道：“我这东家万雪斋老爷，他是什么前程？将来几时有官做？”道士鼻子里笑了一声道：“万家，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罢了！若说做官，只怕纱帽满天飞，飞到他头上，还有人掀了他的去哩！”牛浦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他又不是娼优隶卒，为甚那纱帽飞到他头上，还有人挝了去？”道士道：“你不知道他的出身么？我说与你，你却不可说出来。万家他自小是我们这河下万有旗程家的书童，自小跟在书房伴读。他主子程明卿见他聪明，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。”牛浦道：“怎么样叫做小司客？”道士道：“我们这里盐商人家的托一个朋友在司上行走，替他会官、拜客，每年几百银子辛俸，这叫做‘大司客’；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，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，这就叫做‘小司客’了。他做小司客的时候，极其停当，每年聚几两银子，先带小货，后来就弄窝子。不想他时运好，那几年窝价陡长，他就寻了四五万银子，便赎了身出来，买了这所房子，自己行盐，生意又好，就发起十几万来。万有旗程家已经折了本钱，回徽州去了，所以没人说他这件事。去年万家娶媳妇，他媳妇也是个翰林的女儿，万家费了几千两银子娶进来。那日大吹大打，执事灯笼就摆了半街，好不热闹！到第三日，亲家要上门做朝，家里就唱戏、摆酒，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轿子抬了来，坐

在他那厅房里。万家走了出来，就由不的自己跪着，作了几个揖，当时兑了一万两银子出来，才糊的去了，不曾破相。”正说着，木兰院里走出两个道士来，把这道士约了去吃斋，道士告别去了。

牛浦自己吃了几杯茶，走回下处来。进了子午宫，只见牛玉圃已经回来，坐在楼底下，桌上摆着几封大银子，楼门还锁着。牛玉圃见牛浦进来，叫他快开了楼门，把银子搬上楼去，抱怨牛浦道：“适才我叫看着下处，你为什么街上去胡撞！”牛浦道：“适才我站在门口，遇见敝县的二公在门口过，他见我就下了轿子，说道‘许久不见’，要拉到船上谈谈，故此去了一会。”牛玉圃见他会官，就不说他不是了，因问道：“你这位二公姓什么？”牛浦道：“他姓李，是北直人。便是这李二公，也知道叔公。”牛玉圃道：“他们在官场中，自然是闻我的名的。”牛浦道：“他说也认得万雪斋先生。”牛玉圃道：“雪斋也是交满天下的。”因指着这个银子道：“这就是雪斋家拿来的。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，医生说是寒症，药里要用一个‘雪虾蟆’，在扬州出了几百银子也没处买，听见说苏州还寻得出来，他拿三百两银子托我去买。我没的工夫，已在他跟前举荐了你，你如今去走一走吧，还可以赚的几两银子。”牛浦不敢违拗。

当夜牛玉圃买了一只鸡和些酒，替他饯行，在楼上吃着。牛浦道：“方才有一句话正要向叔公说，是敝县李二公说的。”牛玉圃道：“什么话？”牛浦道：“万雪斋先生算同叔公是极好的了，但只是笔墨相与，他家银钱大事还不肯相托。李二公说，他生平有一个心腹的朋友，叔公如今只要说同这个人相

好，他就诸事放心，一切都托叔公，不但叔公发财，连我做侄孙的将来都有日子过。”牛玉圃道：“他心腹朋友是哪一个？”牛浦道：“是徽州程明卿先生。”牛玉圃笑道：“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，我怎么不认的？我知道了。”吃完了酒各自睡下。次日，牛浦带着银子，告辞叔公，上船往苏州去了。

次日，万家又来请酒，牛玉圃坐轿子去。到了万家，先有两位盐商坐在那里，一个姓顾，一个姓汪。相见作过了揖，那两个盐商说都是亲戚，不肯僭牛玉圃的坐，让牛玉圃坐在首席。吃过了茶，先讲了些窝子长跌的话，抬上席来，两位一桌。奉过酒，头一碗上的“冬虫夏草”。万雪斋请诸位吃着，说道：“像这样东西，也是外方来的，我们扬州城里偏生多。一个‘雪虾蟆’，就偏生寻不出来！”顾盐商道：“还不曾寻着么？”万雪斋道：“正是。扬州没有，昨日才托玉翁令侄孙到苏州寻去了。”汪盐商道：“这样希奇东西，苏州也未必有，只怕还要到我们徽州旧家人家寻去，或者寻出来。”万雪斋道：“这话不错，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。”顾盐商道：“不但东西出的好，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。”牛玉圃忽然想起，问道：“雪翁，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？”万雪斋听了，脸就绯红，一句也答不出来。牛玉圃道：“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，前日还有书子与我，说不日就要到扬州，少不得要与雪翁叙一叙。”万雪斋气得两手冰冷，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顾盐商道：“玉翁，自古‘相交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’！我们今日且吃酒，那些旧话不必谈它罢了。”当晚勉强终席，各自散去。

牛玉圃回到下处，几天不见万家来请。那日在楼上睡中

觉，一觉醒来，长随拿封书子上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河下万老爷家送来的，不等回书去了。”牛玉圃拆开来，看：

刻下仪征王汉策舍亲令堂太亲母七十大寿，欲求先生做寿文一篇，并求大笔书写，望即命驾往伊处。至嘱！至嘱！

牛玉圃看了这话，便叫长随叫了一只草上飞，往仪征去。当晚上船，次早到丑坝上岸，在米店内问王汉策老爷家。米店人说道：“是做埠头的王汉家？他在法云街朝东的一个新门楼子里面住。”

牛玉圃走到王家，一直进去，见三间敞厅，厅中间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寿文。左边窗子口一张长桌，一个秀才低着头在那里写；见牛玉圃进厅，丢下笔，走了过来。牛玉圃见他穿着茧绸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块，就吃了一惊。那秀才认得牛玉圃，说道：“你就是大观楼同乌龟一桌吃饭的，今日又来这做什么？”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闹，王汉策从里面走出来，向那秀才道：“先生请坐，这个不与你相干。”那秀才自在那边坐了。王汉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，也不作揖，彼此坐下，问道：“尊驾就是号玉圃的么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正是。”王汉策道：“我这里就是万府下店。雪翁昨日有书子来，说尊驾为人不甚端方，又好结交匪类，自今以后，不敢劳尊了。”因向帐房里称出一两银子来递与他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留了，你请尊便吧！”牛玉圃大怒，说道：“我哪希罕这一两银子！我自去和万雪斋说！”把银子掣在椅子上。王汉策道：“你既不要，我也不强。我倒劝你不要到雪斋家去，雪斋也不能会！”牛玉圃气忿忿的走了出去。王汉策道：“恕不送了！”把手一拱，走

了进去。

牛玉圃只得带着长随在丑坝寻一个饭店住下，口口声声只念着：“万雪斋这狗头，如此可恶！”走堂的笑道：“万雪斋老爷是极肯相与人的，除非你说出他程家那话头来，才不尴尬。”说罢，走过去了。牛玉圃听在耳朵里，忙叫长随去问那走堂的，走堂的方如此这般说出：“他是程明卿家管家，最怕人揭挑他这个事；你必定说出来，他才恼的。”长随把这个话回复了牛玉圃，牛玉圃才省悟道：“罢了！我上了这小畜生的当了！”当下住了一夜，次日，叫船到苏州去寻牛浦。

上船之后，盘缠不足，长随又辞去了两个，只剩两个粗夯汉子跟着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找在虎丘药材行内。牛浦正坐在那里，见牛玉圃到，迎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叔公来了。”牛玉圃道：“‘雪虾蟆’可曾有？”牛浦道：“还不曾有。”牛玉圃道：“近日镇江有一个人家有了，快把银子拿来同着买去。我的船就在阊门外。”当下押着他拿了银子同上了船，一路不说出。走了几天，到了龙袍洲地方，是个没人烟的所在。是日，吃了早饭，牛玉圃圆睁两眼，大怒道：“你可晓得我要打你哩！”牛浦吓慌了，道：“做孙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，为什么要打我呢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你弄的好乾坤哩！”当下不由分说，叫两个夯汉把牛浦衣裳剥尽了，帽子鞋袜都不留，拿绳子捆起来，臭打了一顿，抬着往岸上一惯，他那只船就扯起篷来去了。

牛浦被他攒得发昏，又攒倒在一个粪窖子跟前，滚一滚就要滚到粪窖子里面去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动也不敢动。过了半日，只见江里又来了一只船。那船到岸就住了，一个客人

走上来粪窖子里面出恭，牛浦喊他救命。那客人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被甚人剥了衣裳，捆倒在此？”牛浦道：“老爹，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。因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做馆，路上遇见强盗，把我的衣裳、行李都打劫去了，只饶得一命在此。我是落难的人，求老爹救我一救！”那客人惊道：“你果然是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去的么？我就是安东县人。我如今替你解了绳子。”看见他精赤条条，不像模样，因说道：“相公且站着，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袜来与你穿着，好上船去。”当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、一双鞋、一顶瓦楞帽，与他穿戴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，如今且权戴着，到前热闹所在再买方巾吧。”牛浦穿了衣服，下跪谢那客人。扶了起来，同到船里，满船客人听了这话，都吃一惊，问：“这位相公尊姓？”牛浦道：“我姓牛。”因拜问：“这位恩人尊姓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在下姓黄，就是安东县人，家里做个小生意，是戏子行头经纪。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们班里人买些添的行头，从这里过，不想无意中救了这一位相公。你既是到董老爷衙门里去的，且同我到安东，在舍下住着，整理些衣服，再往衙门里去。”牛浦深谢了，从这日就吃这客人的饭。

此时天气甚热。牛浦被剥了衣服，在日头下捆了半日，又受了粪窖子里熏蒸的热气，一到船上，就害起痢疾来。那痢疾又是禁口痢，里急后重，一天到晚都痢不清，只得坐在船尾上，两手抓着船板由他屙。屙到三四天，就像一个活鬼。身上打的又发疼，大腿在船沿坐成两条沟。只听得舱内客人悄悄商议道：“这个人料想是不好了，如今还是趁他有口气送上去；若死了，就费力了。”那位黄客人不肯。他屙到第五天上，

忽然鼻子里闻见一阵绿豆香，向船家道：“我想口绿豆汤吃。”满船人都不肯。他说道：“我自家要吃，我死了也无怨！”众人没奈何，只得拢了岸，买些绿豆来煮了一碗汤，与他吃过。肚里响了一阵，屙出一抛大屎，登时就好了，爬进舱来谢了众人，睡下安息。养了两天，渐渐复元。

到了安东，先住在黄客人家。黄客人替他买了一顶方巾，添了件把衣服、一双靴，穿着去拜董知县。董知县果然欢喜，当下留了酒饭，要留在衙门里面住。牛浦道：“晚生有个亲戚在贵治，还是住在他那里便意些。”董知县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先生住在令亲家，早晚常进来走走，我好请教。”牛浦辞了出来，黄客人见他果然同老爷相与，十分敬重。牛浦三日两日进衙门去走走，借着讲诗为名，顺便撞两处木钟，弄起几个钱来。黄家又把第四个女儿招他做个女婿，在安东快活过日子。

不想董知县就升任去了，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，也是浙江人。交代时候，向知县问董知县可有什么事托他，董知县道：“倒没什么事。只有个做诗的朋友住在贵治，叫做牛布衣，老寅台青目一二，足感盛情。”向知县应诺了。

董知县上京去，牛浦送在一百里外，到第三日才回家。浑家告诉他道：“昨日有个人来，说是你芜湖长房舅舅，路过在这里看你，我留他吃了个饭去了。他说下半年回来，再来看你。”牛浦心里疑惑：“并没有这个舅舅。不知是哪一个？且等他下半年来再处。”

董知县一路到了京师，在吏部投了文，次日过堂掣签。这时冯琢庵已中了进士，散了部属，寓处就在吏部门口不远。董知县先到他寓处来拜，冯主事迎着坐下，叙了寒温。董知县

只说得一句：“贵友牛布衣在芜湖甘露庵里……”不曾说这一番交情，也不曾说到安东县曾会着的一番话，只见长班进来跪着禀道：“部里大人升堂了。”董知县连忙辞别了去，到部就掣了一个贵州知州的签，匆匆束装赴任去了，不曾再会冯主事。

冯主事过了几时，打发一个家人寄家书回去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，问那家人道：“你可认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？”家人道：“小的认得。”冯玉事道：“这是十两银子，你带回去送与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，说他的丈夫现在芜湖甘露庵里，寄个的信与他，不可有误！这银子说是我带与牛奶奶盘缠的。”管家领了主命，回家见了主母，办理家务事毕，便走到一个僻巷内，一扇篱笆门关着。管家走到门口，只见一个小儿开门出来，手里拿了一个笊箕出去买米。管家向他说是京里冯老爷差来的，小儿领他进去站在客坐内，小儿就走进去了；又走了出来问道：“你有甚说话？”管家问那小儿道：“牛奶奶是你什么人？”那小儿道：“是大姑娘。”管家把这十两银子递在他手里，说道：“这银子是我家老爷带与牛奶奶盘缠的，说你家牛相公现在芜湖甘露庵内，寄个的信与你，免得悬望。”小儿请他坐着，把银子接了进去。管家看见中间悬着一轴稀破的古画，两边贴了许多的斗方；六张破丢不落的竹椅；天井里一个土台子，台子上一架藤花，藤花旁边就是篱笆门。坐了一会，只见那小儿捧出一杯茶来，手里又拿了一个包子，包了二钱银子，递与他道：“我家大姑说：‘有劳你，这个送给你买茶吃。到家拜上太太，到京拜上老爷，多谢！说的话我知道了。’”管家承谢过，去了。

牛奶奶接着这个银子，心里凄惶起来，说：“他恁大年纪，只管在外头，又没个儿女，怎生是好？我不如趁着这几两银子，走到芜湖去寻他回来，也是一场事！”主意已定，把这两间破房子锁了，交与邻居看守，自己带了侄子，搭船一路来到芜湖。找到浮桥口甘露庵，两扇门掩着，推开进去，韦驮菩萨面前，香炉烛台都没有了。又走进去，大殿上桌子倒得七横八竖。天井里一个老道人坐着缝衣裳，问着他，只打手势，原来又哑又聋。问他这里面可有一个牛布衣，他拿手指着前头一间屋里。牛奶奶带着侄子复身走出来，见韦驮菩萨旁边一间屋，又没有门，走了进去，屋里停着一具大棺材，面前放着一张三只腿的桌子，歪在半边。棺材上头的魂幡也不见了，只剩了一根棍。棺材贴头上有字，又被那屋上没有瓦，雨淋下来，把字迹都剥落了，只有“大明”两字，第三字只得一横。牛奶奶走到这里，不觉心惊肉颤，那寒毛根根都竖起来。又走进去问那道人道：“牛布衣莫不是死了？”道人把手摇两摇，指着门外。他侄子道：“他说姑爷不曾死，又到别处去了。”牛奶奶又走到庵外，沿街细问，人都说不听见他死。一直问到吉祥寺郭铁笔店里。郭铁笔道：“他么？而今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。”牛奶奶此番得着实信，立意往安东去寻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公教：错中有错，无端更起波澜；人外求人，有意做成交结。不知牛奶奶曾到安东去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

话说牛浦招赘在安东黄姓人家，黄家把门面一带三四间屋都与他住，他就把门口贴了一个帖，上写道：“牛布衣代做诗文。”

那日早上，正在家里闲坐，只听得有人敲门，开门让了进来，原来是芜湖县的一个旧邻居。这人叫做石老鼠，是个有名的无赖，而今却也老了。牛浦见是他来，吓了一跳，只得同他作揖坐下，自己走进取茶。浑家在屏风后张见，迎着他告诉道：“这就是去年来的你长房舅舅，今日又来了。”牛浦道：“他哪里是我什么舅舅！”接了茶出来，递与石老鼠吃。石老鼠道：“相公，我听见你恭喜，又招了亲在这里，甚是得意！”牛浦道：“好几年不曾会见老爹，而今在哪里发财？”石老鼠道：“我也只在淮北、山东各处走走。而今打从你这里过，路上盘缠用完了，特来拜望你，借几两银子用用。你千万帮我一个衬！”牛浦道：“我虽则同老爹是个旧邻居，却从来不曾通过财帛。况且我又是客边，借这亲家住着，哪里来的几两银子与老爹？”石老鼠冷笑道：“你这小孩子就没良心了！想着我当初挥金如土的时节，你用了我不知多少；而今看见你在人家招了亲，留你个脸面不好就说，你倒回出这样的话来！”牛浦发了急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话！你就挥金如土，我几时看

见你金子，几时看见你的土！你一个尊年人，不想做些好事，只要‘在光水头上钻眼——骗人’！”石老鼠道：“牛浦郎，你不要说嘴！想着你小时做的些丑事，瞒得别人，可瞒得过我？况且你停妻娶妻，在那里骗了卜家女儿，在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，该当何罪？你不乖乖的拿出几两银子来，我就同你到安东县去讲！”牛浦跳起来道：“哪个怕你！就同你到安东县去！”

当下两人揪扭出了黄家门，一直来到县门口，遇着县里两个头役，认得牛浦，慌忙上前劝住，问是什么事。石老鼠就把他小时不成人的事说：骗了卜家女儿，到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；又冒名顶替，多少混帐事。牛浦道：“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光棍，叫做石老鼠！而今越发老而无耻！去年走到我家，我不在家里，他冒认是我舅舅，骗饭吃；今年又凭空走来问我要银子。哪有这样无情无理的事！”几个头役道：“也罢，牛相公。他这人年纪老了，虽不是亲戚，到底是你的一個旧邻居。想是真正没有盘费了。自古道‘家贫不是贫，路贫贫杀人’，你此时有钱也不服气拿出来给他，我们众人替你垫几百文，送他去吧。”石老鼠还要争。众头役道：“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牛相公就同我老爷相与最好，你一个尊年人，不要讨没脸面，吃了苦去！”石老鼠听见这话，方才不敢多言了，接着几百钱，谢了众人自去。牛浦也谢了众人回家。才走得几步，只见家门口一个邻居迎着来道：“牛相公，你到这里说话！”当下拉到一个僻净巷内，告诉地道：“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！”牛浦道：“同谁吵？”邻居道：“你刚才出门，随即一乘轿子，一担行李，一个堂客来到，你家娘子接了进

去。这堂客说他就是你的前妻，要你见面，在那里同你家黄氏娘子吵得狠。娘子托我带信，叫你快些家去！”牛浦听了这话，就像提在冷水盆里一般，自心里明白：“自然是石老鼠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头娘子贾氏撮弄的来闹了！”也没奈何，只得硬着胆走了来家。

到家门口，站住脚听一听，里面吵闹的不是贾氏娘子声音，是个浙江人，便敲门进去。和那妇人对了面，彼此不认得。黄氏道：“这便是我家的了，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？”牛奶奶问道：“你这位怎叫做牛布衣？”牛浦道：“我怎不是牛布衣？但是我认不得你这位奶奶。”牛奶奶道：“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。你这厮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挂招牌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谋害死了！我怎肯同你开交！”牛浦道：“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，怎见得便是我谋害你丈夫？这又出奇了！”牛奶奶道：“怎么不是！我从芜湖县问到甘露庵，一路问来，说在安东！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，须要还我丈夫！”当下哭喊起来，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浦扭着，牛奶奶上了轿，一直喊到县前去了，正值向知县出门，就喊了冤。知县叫补词来。当下补了词，出差拘齐了人，挂牌，第三日午堂听审。

这一天，知县坐堂，审的是三件。第一件，“为活杀父命事”，告状的是个和尚。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，看见人家放的许多牛，内中有一条牛见这和尚，把两眼睁睁的只望着他。和尚觉得心动，走到那牛跟前，那牛就两眼抛梭的淌下泪来。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，牛伸出舌头来舐他的头；舐着，那眼泪越发多了。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亲转世，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，施舍在庵里供养着。不想被庵里邻居牵去杀了，所以

来告状，就带施牛的这个人做干证。向知县取了和尚口供，叫上那邻居来问。邻居道：“小的三四日前，是这和尚牵了这个牛来卖与小的。小的买到手，就杀了。和尚昨日又来向小的说，这牛是他父亲变的，要多卖几两银子，前日银子卖少了，要来找价，小的不肯，他就同小的吵起来。小的听见人说，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。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，把盐搽在头上，走到放牛所在，见那极肥的牛，他就跪在牛跟前，哄出牛舌头来舐他的头。牛但凡舐着盐，就要淌出眼水来。他就说是他父亲，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。施舍了来，就卖钱用，不是一遭了。这回又拿这事告小的，求老爷做主！”向知县叫那施牛的人问道：“这牛果然是你施与他家的，不曾要钱？”施牛的道：“小的白送与他，不曾要一个钱。”向知县道：“轮回之事，本属渺茫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况既说父亲转世，不该又卖钱用。这秃奴可恶极了！”即丢下签来，重责二十，赶了出去。

第二件，“为毒杀兄命事”。告状人叫胡赖，告的是医生陈安。向知县叫上原告来问道：“他怎样毒杀你哥子？”胡赖道：“小的哥子害病，请了医生陈安来看。他用了一剂药，小的哥子次日就发了跑躁，跳在水里淹死了。这分明是他毒死的！”向知县道：“平日有仇无仇？”胡赖道：“没有仇。”向知县叫上陈安来问道：“你替胡赖的哥子治病，用的是什么汤头？”陈安道：“他本来是个寒症，小的用的是荆防发散药，药内放了八分细辛。当时他家就有个亲戚，是个团脸矮子，在旁多嘴，说是细辛用到三分，就要吃死了人。《本草》上哪有这句话？落后，他哥过了三四日才跳在水里死了，与小的什么相干？青天老爷在上，就是把四百味药药性都查遍了，也

没见哪味药是吃了该跳河的，这是哪里说起？医生行着道，怎当得他这样诬陷！求老爷做主！”向知县道：“这果然也胡说极了！医家有割股之心；况且你家有病人，原该看守好了，为什么放他出去跳河？与医生何干？这样事也来告状！”一齐赶了出去。

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状，“为谋杀夫命事”。向知县叫上牛奶奶去问。牛奶奶悉把如此这般，从浙江寻到芜湖，从芜湖寻到安东：“他现挂着我丈夫招牌，我丈夫不问他要，问谁要！”向知县道：“这也怎么见得？”向知县问牛浦道：“牛生员，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？”牛浦道：“生员岂但认不得这妇人，并认不得她丈夫，她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，真是天上飞下来的一件大冤枉事！”向知县向牛奶奶道：“眼见得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，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。天下同名同姓的多，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。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吧。”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，定要求向知县替她伸冤。缠得向知县急了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我这里差两个衙役把这妇人解回绍兴。你到本地告状去，我哪里管这样无头官事！牛生员，你也请回去吧。”说罢便退了堂。两个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绍兴去了。

自因这一件事，传得上司知道，说向知县相与做诗文的人，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，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。按察司具揭到院。这按察司姓崔，是太监的侄儿，荫袭出身，做到按察司。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，取来灯下自己细看：“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……”内开安东县知县向鼎许多事故。自己看了又念，念了又看，灯烛影里，只见一个人双

膝跪下。崔按察举眼一看，原来是他门下的一个戏子，叫做鲍文卿。按察司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起来说！”鲍文卿道：“方才小的看见大老爷要参处的这位是安东县向老爷。这位老爷，小的也不曾认得。但自从七八岁学戏，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。这老爷是个大才子，大名士，如今二十多年了，才做得一个知县，好不可怜。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。况他这件事，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，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吧？”按察司道：“不想你这一个人倒有爱惜才人的念头。你倒有这个意思，难道我倒不肯？只是如今免了他这一个革职，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。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，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，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，回家做个本钱。”鲍文卿磕头谢了。按察司吩咐书房小厮去向幕宾说：“这安东县不要参了。”

过了几日，果然差一个衙役，拿着书子，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。向知县把书子拆开一看，大惊，忙叫快开宅门，请这位鲍相公进来。向知县便迎了出去。鲍文卿青衣小帽，走进宅门双膝跪下，便叩老爷的头，跪在地下请老爷的安。向知县双手来扶，要同他叙礼。他道：“小的何等人，敢与老爷施礼！”向知县道：“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，况且与我有恩，怎么拘这个礼？快请起来，好让我拜谢！”他再三不肯，向知县拉他坐，他断然不敢坐。向知县急了，说：“崔大老爷送了你来，我若这般待你，崔大老爷知道不便！”鲍文卿道：“虽是老爷要格外抬举小的，但这个关系朝廷体统，小的断然不敢。”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，退到廊下去了。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，他也断不敢当；落后叫管家出来陪他，才欢喜了，坐

在管家房里，有说有笑。

次日向知县备了席，摆在书房里，自己出来陪，斟酒来奉。他跪在地下，断不敢接酒；叫他坐，也到底不坐。向知县没奈何，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，叫管家陪他吃了。他还上来谢赏。向知县写了谢按察司的禀帖，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。他一厘也不敢受，说道：“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，小的乃是贱人，怎敢用朝廷的银子？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，一定折死小的。大老爷天恩，留小的一条狗命。”向知县见他说到这田地，不好强他，因把他这些话又写了一个禀帖，禀按察司。又留他住了几天，差人送他回京。按察司听见这些话，说他是呆子，也就罢了。又过了几时，按察司升了京堂，把他带进京去。不想一进了京，按察司就病故了。鲍文卿在京没有靠山，他本是南京人，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来。

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，里城门十三，外城门十八，穿城四十里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。城里几十条大街，几百条小巷，都是人烟凑集，金粉楼台。城里一道河，东水关到西水关，足有十里，便是秦淮河。水满的时候，画船箫鼓，昼夜不绝。城里城外，琳宫梵宇，碧瓦朱甍，在六朝时，是四百八十寺；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！大街小巷，合共起来，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，茶社有一千余处。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，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，插着时鲜花朵、烹着上好的雨水。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。到晚来，两边酒楼上明角灯，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走路人并不带灯笼。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，越是夜色已深，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，凄清委婉，动人心魄。两边河房里

住家的女郎，穿了轻纱衣服，头上簪了茉莉花，一齐卷起湘帘，凭栏静听。所以灯船鼓声一响，两边帘卷窗开，河房里焚的龙涎、沉、速，香雾一齐喷出来，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，望着如阆苑仙人，瑶宫仙女。还有那十六楼官妓，新妆袿服，招接四方游客。真乃“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”！

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。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。这聚宝门，当年说，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，到这时候，何止一千个牛、一万个猪，粮食更无其数。鲍文卿进了水西门，到家和妻子见了。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业。他这戏行里，淮清桥是三个总寓，一个老郎庵；水西门是一个总寓，一个老郎庵。总寓内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，凡要定戏，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个日子。鲍文卿却是水西门总寓挂牌。他戏行规矩最大，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，一齐上了庵，烧过香，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，要打就打，要罚就罚，一个字也不敢拗的。还有洪武年间起首的班子，一班十几个人，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里，十几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。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这碑上的，子孙出来学戏，就是“世家子弟”，略有几岁年纪，就称为“老道长”。凡遇本行公事，都向老道长说了，方才敢行。鲍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。

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，就把家里笙箫管笛、三弦琵琶，都查点了出来，也有断了弦，也有坏了皮的，一总尘灰寸壅。他查出来放在那里，到总寓旁边茶馆内去会会同行。才走进茶馆，只见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头戴高帽，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独自坐在那里吃茶。鲍文卿近前一看，原是他

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。钱麻子见了他来，说道：“文卿，你从几时回来的？请坐吃茶。”鲍文卿道：“我方才远远看见你，只疑惑是哪一位翰林、科、道老爷错定到我这里来吃茶，原来就是你这老屁精！”当下坐了吃茶。钱麻子道：“文卿，你在京里走了一回，见过几个做官的，回家就拿翰林、科、道来吓我了！”鲍文卿道：“兄弟，不是这样说。像这衣服、靴子，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。你穿这样衣裳，叫那读书的人穿什么？”钱麻子道：“而今事，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！南京这些乡绅人家，寿诞或是喜事，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，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。凭他什么大官，他也只坐在下面。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，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！”鲍文卿道：“兄弟！你说这样不安本分的话，岂但来生还做戏子，连变驴变马都是该的！”钱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。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。

吃着，只见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浩然巾，身穿酱色绸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手执龙头拐杖走了进来。钱麻子道：“黄老爹，到这里来吃茶。”黄老爹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们二位！到跟前才认得。怪不得，我今年已八十二岁了，眼睛该花了。文卿，你几时来的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到家不多几日，还不曾来看老爹。日子好过得快，相别已十四年。记得我出门那日，还在国公府徐老爷里面看着老爹妆了一出‘茶博士’才走的。老爹而今可在班里了？”黄老爹摇手道：“我久已不做戏子了。”坐下添点心来吃，向钱麻子道：“前日南门外张举人家请我同你去下棋，你怎么不到？”钱麻子道：“那日我班里有生意。明日是鼓楼外薛乡绅小生日，定了我徒

弟的戏，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寿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哪个薛乡绅？”黄老爹道：“他是做过福建汀州知府，和我同年，今年八十二岁，朝廷请他做‘乡饮大宾’了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像老爹拄着拐杖，缓步细摇，依我说，这‘乡饮大宾’就该是老爹做！”又道：“钱兄弟，你看老爹这个体统，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，就是尚书、侍郎回来，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！”那老畜生不晓得这话是笑他，反忻忻得意。当下吃完了茶，各自散了。

鲍文卿虽则因这些事看不上眼，自己却还要寻几个孩子起个小班子，因在城里到处寻人说话。那日走到鼓楼坡上，遇着一个人，有分教：邂逅相逢，旧交更添气色；婚姻有分，子弟亦被恩光。毕竟不知鲍文卿遇的是个什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

话说鲍文卿到城北去寻人，觅孩子学戏。走到鼓楼坡上，他才上坡，遇着一个人下坡。鲍文卿看那人时，头戴破毡帽，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，脚下一双烂红鞋；花白胡须，约有六十多岁光景；手里拿着一张破琴，琴上贴着一张白纸，纸上写着四个字道：“修补乐器。”鲍文卿赶上几步，向他拱手道：“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如此，屈老爹在茶馆坐坐。”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，拿了一壶茶来吃着。鲍文卿道：“老爹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贱姓倪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尊府在哪里？”那人道：“远哩！舍下在三牌楼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倪老爹，你这修补乐器，三弦、琵琶，都可以修得么？”倪老爹道：“都可以修得的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在下姓鲍，舍下住在水西门，原是梨园行业。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，要借重老爹修一修。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，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？”倪老爹道：“长兄，你共有几件乐器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只怕也有七八件。”倪老爹道：“有七八件就不好拿来，还是我到你府上来修吧，也不过一两日工夫，我只扰你一顿早饭，晚里还回来家。”鲍文卿道：“这就好了。只是茶水不周，老爹休要见怪！”又道：“几时可以屈老爹去？”倪老爹道：“明日不得闲，后日来吧。”当下说定了。门口挑了一

担茯苓糕来，鲍文卿买了半斤，同倪老爹吃了，彼此告别。鲍文卿道：“后日清晨，专候老爹！”倪老爹应诺去了。

鲍文卿回来和浑家说下，把乐器都揩抹净了，搬出来摆在客座里。到那日清晨，倪老爹来了，吃过茶点心，拿这乐器修补。修了一回，家里两个学戏的孩子捧出一顿素饭来，鲍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。到下午时候，鲍文卿出门回来，向倪老爹道：“却是怠慢老爹得紧，家里没个好菜蔬，不恭；我而今约老爹去酒楼上坐坐。这乐器丢着，明日再补吧。”倪老爹道：“为什么又要取扰？”当下两人走出来，到一个酒楼上，拣了一个僻净座头坐下，堂官过来问：“可还有客？”倪老爹道：“没有客了。你这里有些什么菜？”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：“肘子、鸭子、黄闷鱼、醉白鱼、杂脍、单鸡、白切肚子、生炒肉、京炒肉、炒肉片、煎肉圆、闷青鱼、煮鲢头，还有便碟白切肉。”倪老爹道：“长兄，我们自己人，吃个便碟吧。”鲍文卿道：“便碟不恭。”因叫堂官先拿卖鸭子来吃酒，再炒肉片带饭来。堂官应下去了，须臾，捧着一卖鸭子、两壶酒上来。

鲍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，坐下吃酒，因问倪老爹道：“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，因甚做这修补乐器的事？”那倪老爹叹一口气道：“长兄，告诉不得你！我从二十岁上入学，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。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，拿不得轻，负不得重，一日穷似一日，儿女又多，只得借这手艺糊口。原是无奈何的事！”鲍文卿惊道：“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，我大胆得很了。请问老爹几位相公？老太太可是齐眉？”倪老爹道：“老妻还在。从前倒有六个小儿，而今说不得了。”鲍文卿道：

“这是什么原故？”

倪老爹说到此处，不觉凄然垂下泪来。鲍文卿又斟一杯酒，递与倪老爹，说道：“老爹，你有甚心事，不妨和在下说，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。”倪老爹道：“这话不说吧，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。”鲍文卿道：“我是何等之人，敢笑老爹？老爹只管说。”倪老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六个儿子，死了一个，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，那四个……”说着，又忍着不说了。鲍文卿道：“那四个怎的？”倪老爹被他问急了，说道：“长兄，你不是外人，料想也不笑我。我不瞒你说，那四个儿子，我都因没有的吃用，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！”鲍文卿听见这句话，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个可怜了！”倪老爹垂泪道：“岂但那四个卖了，这一个小的，将来也留不住，也要卖与人去！”鲍文卿道：“老爹，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舍得？”倪老爹道：“只因衣食欠缺，留他在家，跟着饿死，不如放他一条生路。”

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件事，我倒有个商议，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。”倪老爹道：“长兄，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有何妨？”鲍文卿正待要说，又忍住道：“不说吧。这话说了，恐怕惹老爹怪。”倪老爹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任凭你说什么，我怎肯怪你？”鲍文卿道：“我大胆说了吧。”倪老爹道：“你说，你说。”鲍文卿道：“老爹，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，若是卖到他州别府，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。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，生平只得一个女儿，并不曾有个儿子，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，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，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。我抚养他成人。平日逢时遇节，可以到老

爹家里来，后来老爹事体好了，依旧把他送还老爹。这可以使得的么？”倪老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就是我的小儿子恩星照命，我有什么不肯？但是，既过继与你，累你抚养，我哪里还收得你的银子？”鲍文卿道：“说哪里话，我一定送过二十两银子来。”说罢，彼此又吃了一回，会了帐。出得店门，趁天色未黑，倪老爹回家去了。鲍文卿回来把这话向乃眷说了一遍，乃眷也欢喜。次日，倪老爹清早来补乐器，会着鲍文卿，说：“昨日商议的话，我回去和老妻说，老妻也甚是感激。如今一言为定，择个好日，就带小儿来过继便了。”鲍文卿大喜。自此，两人呼为亲家。

过了几日，鲍家备了一席酒请倪老爹，倪老爹带了儿子来写立过继文书，凭着左邻开绒线店张国重，右邻开香蜡店王羽秋。两个邻居都到了。那文书上写道：

立过继文书倪霜峰，今将第六子倪廷玺，年方一十六岁，因日食无措，夫妻商议，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子，改名鲍廷玺。此后成人婚娶，俱系鲍文卿抚养，立嗣承祧，两无异说。如有天年不测，各听天命。今欲有凭，立此过继文书，永远存照。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。立过继文书：倪霜峰。凭中邻：张国重，王羽秋。都画了押。鲍文卿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付与倪老爹去了。鲍文卿又谢了众人。自此两家来往不绝。

这倪廷玺改名鲍廷玺，甚是聪明伶俐。鲍文卿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，不肯叫他学戏，送他读了两年书，帮着当家管班。到十八岁上，倪老爹去世了，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，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，依旧叫儿子去披麻

戴孝，送倪老爹入土。自此以后，鲍廷玺着实得力。他娘说他是螟蛉之子，不疼他，只疼的是女儿、女婿。鲍文卿说他是正经人家儿女，比亲生的还疼些。每日吃茶吃酒，都带着他，在外揽生意，都同着他，让他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；又心里算计，要替他娶个媳妇。

那日早上，正要带着鲍廷玺出门，只见门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骡子，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。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的管家姓邵的，便道：“邵大爷，你几时过江来的？”邵管家道：“特过江来寻鲍师父。”鲍文卿同他作了揖，叫儿子也作了揖。请他坐下，拿水来洗脸，拿茶来吃。吃着，问道：“我记得你家老太太该在这年把正七十岁，想是过来定戏的？你家大老爷在府安？”邵管家笑道：“正是为此。老爷吩咐要定二十本戏。鲍师父，你家可有班子？若有，就接了你的班子过去。”鲍文卿道：“我家现有一个小班，自然该去伺候。只不知要几时动身？”邵管家道：“就在出月动身。”说罢，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，骡子打发回去。邵管家在被套内取出一封银子来，递与鲍文卿，道：“这是五十两定银，鲍师父，你且收了，其余的，领班子过去再付。”文卿收了银子，当晚整治酒席，大盘大碗，留邵管家吃了半夜。

次日，邵管家上街去买东西。买了四五天，雇了船先过江去了。鲍文卿也就收拾，带着鲍廷玺，领了班子，到天长杜府去做戏。做了四十多天回来，足足赚了一百几十两银子。父子两个，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尽。那一班十几个小戏子，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赏他一件棉袄、一双鞋袜。各家父母知道，也着实感恩，又来谢了鲍文卿。鲍文卿仍旧领了班子

在南京城里做戏。

那一日，在上河去做夜戏，五更天散了戏，戏子和箱都先进城来了，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子里洗了一个澡，吃了些茶点心，慢慢走回来。到了家门口，鲍文卿道：“我们不必拢家了。内桥有个人家，定了明日的戏，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银子秤来。”当下鲍廷玺跟着，两个人走到坊口，只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，两对红黑帽，一柄遮阳，一顶大轿。知道是外府官过，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，让那伞和红黑帽过去了。遮阳到了跟前，上写着“安庆府正堂”。鲍文卿正仰脸看着遮阳，轿子已到。那轿子里面的官看见鲍文卿，吃了一惊。鲍文卿回过脸来看那官时，原来便是安东县向老爷，他原来升了。轿子才过去，那官叫跟轿的青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话，那青衣人飞跑到鲍文卿跟前问道：“太老爷问你可是鲍师父么？”鲍文卿道：“我便是。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升了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。太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河房里，请鲍师父在那里去相会。”说罢，飞跑赶着轿子去了。

鲍文卿领着儿子走到贡院前香蜡店里买了一个手本，上写“门下鲍文卿叩”。走到张家河房门口，知道向太爷已经回寓了，把手本递与管门的，说道：“有劳大爷禀声，我是鲍文卿，来叩见太老爷。”门上人接了手本，说道：“你且伺候着。”鲍文卿同儿子坐在板凳上，坐了一会，里面打发小厮出来问道：“门上的，太爷问有个鲍文卿可曾来？”门上人道：“来了，有手本在这里。”慌忙传进手本去，只听得里面道：“快请！”鲍文卿叫儿子在外面候着，自己跟了管门的进去。

进到河房来，向知府已是纱帽便服，迎了出来。笑着说

道：“我的老友到了！”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。向知府双手扶住，说道：“老友，你若只管这样拘礼，我们就难相与了。”再三再四拉他坐，他又跪下告了坐，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。向知府坐下说道：“文卿，自同你别后，不觉已是十余年。我如今老了，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。”鲍文卿立起来道：“太老爷高升，小的多不知道，不曾叩得大喜。”向知府道：“请坐下，我告诉你：我在安东做了两年，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，转了个二府，今年才升到这里。你自从崔大人死后，回家来做些什么事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小的本是戏子出身，回家没有甚事，依旧教一小班子过日。”向知府道：“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谁？”鲍文卿道：“那就是小的儿子，带在公馆门口，不敢进来。”向知府道：“为什么不进来？叫人快出去请鲍相公进来！”

当下一个小厮领了鲍廷玺进来，他父亲叫他磕太老爷的头。向知府亲手扶起，问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小的今年十七岁了。”向知府道：“好个气质，像正经人家的儿女！”叫他坐在他父亲旁边。向知府道：“文卿，你这令郎也学戏行的营业么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小的不曾教他学戏。他念了两年书，而今跟在班里记帐。”向知府道：“这个也好。我如今还要到各上司衙门走走。你不要去，同令郎在我这里吃了饭，我回来还有话替你说。”说罢，换了衣服，起身上轿去了。鲍文卿同儿子走到管家门房里，管宅门的王老爹本来认得，彼此作了揖，叫儿子也作了揖。看见王老爹的儿子小王，已经长到三十多岁，满嘴有胡子了。王老爹极其欢喜鲍廷玺，拿出一个大红缎子钉金线的钞袋来，里头装着一锭银子，送

与他。鲍廷玺作揖谢了。坐着说些闲话，吃过了饭。

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来，换去了大衣服，仍旧坐在河房里。请鲍文卿父子两个进来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明日就要回衙门去，不得和你细谈。”因叫小厮在房里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他，道：“这是二十两银子，你且收着。我去之后，你在家收拾收拾，把班子托与人领着。你在半个月内，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，我还有话和你说。”鲍文卿接着银子，谢了太老爷的赏，说道：“小的总在半个月内，领了儿子到太老爷衙门里来请安。”当下又留他吃了酒。鲍文卿同儿子回家歇息，次早又到公馆里去送了向太爷的行。回家同浑家商议，把班子暂托与他女婿归姑爷同教师金次福领着。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，又买了几件南京的人事——头绳、肥皂之类，带与衙门里各位管家。

又过了几日，在水西门搭船。到了池口，只见又有两个人搭船。舱内坐着，彼此谈及，鲍文卿说要到向太爷衙门里去的。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，一路就奉承鲍家父子两个，买酒买肉，请他吃着。晚上候别的客人睡着了，便悄悄向鲍文卿说：“有一件事，只求太爷批一个‘准’字，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。又有一件事，县里详上来，只求太爷驳下去，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两。你鲍太爷在我们太老爷跟前恳个情吧！”鲍文卿道：“不瞒二位老爹说，我是个老戏子，乃下贱之人，蒙太老爷抬举，叫到衙门里来，我是何等之人，敢在太老爷跟前说情？”那两个书办道：“鲍太爷，你疑惑我这话是说谎么？只要你肯说这情，上岸先兑五百两银子与你！”鲍文卿笑道：“我若是欢喜银子，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

两银子，我不敢受。自己知道是个穷命，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，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？况且他若有理，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人情；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，就要叫那边受屈，岂不丧了阴德？依我的意思，不但我不敢管，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。自古道‘公门里好修行’，你们伏侍太老爷，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，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。”几句说得两个书办毛骨悚然，一场没趣，扯了一个淡，罢了。次日早晨，到了安庆，宅门上投进手本去。向知府叫将他父子两人行李搬在书房里面住，每日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；又拿出许多绸和布来，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。

一日，向知府走来书房坐着，问道：“文卿，你令郎可曾做过亲事么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小的是穷人，这件事还做不起。”向知府道：“我倒有一句话，若说出来，恐怕得罪你。这事，你若肯相就，倒了我一个心愿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太老爷有什么话吩咐，小的怎敢不依？”向知府道：“就是我家总管姓王的，他有一个小女儿，生得甚是乖巧，老妻着实疼爱她，带在房里，梳头、裹脚，都是老妻亲手打扮，今年十七岁了，和你令郎是同年。这姓王的，在我家已经三代，我把投身纸都查了赏他，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。他儿子小王，我又替他买了一个部里书办名字，五年考满，便选一个典史杂职。你若不弃嫌，便把这令郎招给他做个女婿，将来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。这个你可肯么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太老爷莫大之恩，小的知感不尽！只是小的儿子不知人事，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？”向知府道：“我替他说了，他极欢喜你令郎的。这事不要你费一个钱，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，一

切床帐、被褥、衣服、首饰、酒席之费，都是我备办齐了，替他两口子完成好事，你只做个现成公公罢了。”鲍文卿跪下谢太老爷。向知府双手扶起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要紧的事？将来我还要为你的情哩。”

次日，鲍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；王老爹也回拜了。到晚上三更时分，忽然抚院一个差官，一匹马，同了一位二府，抬了轿子，一直走上堂来，叫请向太爷出来。满衙门的人都慌了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来摘印了！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荣华富贵，享受不过片时；潦倒摧颓，波澜又兴多少。不知这来的官果然摘印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

话说向知府听见摘印官来，忙将刑名、钱谷相公都请到跟前，说道：“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稿案查点查点，务必要查细些，不可遗漏了事！”说罢，开了宅门，匆匆出去了。出去会见那二府，拿出一张牌票来看了，附耳低言了几句，二府上轿去了，差官还在外候着。向太守进来，亲戚和鲍文卿一齐都迎着问。向知府道：“没甚事，不相干。是宁国府知府坏了，委我去摘印。”当下料理马夫，连夜同差官往宁国去了。

衙门里打首饰，缝衣服，做床帐、被褥，糊房，打点王家女儿招女婿。忙了几日。向知府回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。衙门外传了一班鼓手，两个傧相进来。鲍廷玺插着花，披着红，身穿绸缎衣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先拜了父亲，吹打着，迎过那边去，拜了丈人、丈母。小王穿着补服，出来陪妹婿。吃过三遍茶，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合卺，不必细说。次日清早，出来拜见老爷、夫人，夫人另外赏了八件首饰，两套衣服。衙里摆了三天喜酒，无一个人不吃到。满月之后，小王又要进京去选官。鲍文卿备酒替小亲家饯行。鲍廷玺亲自送阿舅上船，送了一天路才回来。自此以后，鲍廷玺在衙门里，只如在云端里过日子。

看看过了新年，开了印，各县送童生来府考。向知府要

下察院考童生，向鲍文卿父子两个道：“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。这些小厮们若带去巡视，他们就要作弊，你父子两个是我心腹人，替我去照顾几天。”鲍文卿领了命，父子两个在察院里巡场查号。安庆七学共考三场。见那些童生，也有代笔的，也有传递的，大家丢纸团，掠砖头，挤眉弄眼，无所不为。到了抢粉汤、包子的时候，大家推成一团，跌成一块，鲍廷玺看不上眼。有一个童生，推着出恭，走到察院土墙跟前，把土墙挖个洞，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，被鲍廷玺看见，要采他过来见太爷。鲍文卿拦住道：“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。相公，你一个正经读书人，快归号里去做文章，倘若太爷看见了，就不便了。”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，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。

考事已毕，发出案来，怀宁县的案首叫做季萑。他父亲是个武两榜，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，在家候选守备。发案过了几日，季守备进来拜谢。向知府设席相留，席摆在书房里，叫鲍文卿同着出来坐坐。当下季守备首席，向知府主位，鲍文卿坐在横头。季守备道：“老公祖这一番考试，至公至明，合府无人不服。”向知府道：“年先生，这看文字的事，我也荒疏了；倒是前日考场里，亏我这鲍朋友在彼巡场，还不曾有什么弊窦。”此时季守备才晓得这人姓鲍。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梨园脚色，季守备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物相。向知府道：“而今的人，可谓江河日下。这些中进士、做翰林的，和他说到传道穷经，他便说迂而无当；和他说到通今博古，他便说杂而不精。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，全然看不得！不如我这鲍朋友，他虽生意是贱业，倒颇颇多君子之行。”因将他生平的好处，说了一番。季守备也就肃然起敬。酒罢，辞了出

来。过三四日，倒把鲍文卿请到他家里吃了一餐酒，考案首的儿子季萑也出来陪坐。鲍文卿见他是一个美貌少年，便问：“少爷尊号？”季守备道：“他号叫做苇萧。”当下吃完了酒，鲍文卿辞了回来，向向知府着实称赞这季少爷好个相貌，将来不可限量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那王家女儿怀着身子，要分娩，不想养不下来，死了。鲍文卿父子两个恸哭。向太守倒反劝道：“也罢，这是她各人的寿数，你们不必悲伤了。你小小年纪，我将来少不得再替你娶个媳妇。你们若只管哭时，惹得夫人心里越发不好过了。”鲍文卿也吩咐儿子，叫不要只管哭。但他自己也添了个痰火疾，不时举动，动不动就要咳嗽半夜，意思要辞了向太爷回家去，又不敢说出来。恰好向太爷升了福建汀漳道，鲍文卿向向太守道：“太老爷又恭喜高升，小的本该跟随太老爷去，怎奈小的老了，又得了病在身上。小的而今叩辞了太老爷回南京去，丢下儿子跟着太老爷伏侍吧。”向太守道：“老友，这样远路，路上又不好走，你年纪老了，我也不肯拉你去。你的儿子，你留在身边奉侍你，我带他去做什么！我如今就要进京陛见。我先送你回南京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次日，封出一千两银子，叫小厮捧着，拿到书房里来，说道：“文卿，你在我这里一年多，并不曾见你说过半个字的人情。我替你娶个媳妇，又没命死了。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而今这一千两银子送与你，你拿回家去置些产业，娶一房媳妇，养老送终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来，再接你相会。”鲍文卿又不肯受。向道台道：“而今不比当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，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，你若不受，把我当做什么人！”鲍文卿不

敢违拗，方才磕头谢了。向道台吩咐叫了一只大船，备酒替他饯行，自己送出宅门。鲍文卿同儿子跪在地下，洒泪告辞，向道台也挥泪和他分手。

鲍文卿父子两个，带着银子，一路来到南京，到家告诉浑家向太老爷这些恩德，举家感激。鲍文卿扶着病出去寻人，把这银子买了一所房子，两副行头，租与两个戏班子穿着；剩下的，家里盘缠。又过了几个月，鲍文卿的病渐渐重了，卧床不起。自己知道不好了，那日把浑家、儿子、女儿、女婿都叫在跟前，吩咐他们：“同心同意，好好过日子。不必等我满服，就娶一房媳妇进来要紧。”说罢，瞑目而逝。合家恸哭，料理后事，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间，开了几日丧。四个总寓的戏子都来吊孝。

鲍廷玺又寻阴阳先生寻了一块地，择个日子出殡，只是没人题铭旌。正在踌躇，只见一个青衣人飞跑来了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鲍老爹家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便是。你是哪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爷来了，轿子已到了门前。”鲍廷玺慌忙换了孝服，穿上青衣到大门外去跪接。向道台下了轿，看见门上贴着白，问道：“你父亲已是死了？”鲍廷玺哭着应道：“小的父亲死了。”向道台道：“没了几时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明日就是四七。”向道台道：“我陞见回来，从这里过，正要会会你父亲，不想已做故人。你引我到柩前去！”鲍廷玺哭着跪辞，向道台不肯，一直走到柩前，叫着：“老友文卿！”恸哭了一场，上了一炷香，作了四个揖。鲍廷玺的母亲也出来拜谢了。向道台走到厅上，问道：“你父亲几时出殡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择在出月初八日。”向道台道：“谁人题的铭旌？”鲍

廷玺道：“小的和人商议，说铭旌上不好写。”向道台道：“有什么不好写！取纸笔过来。”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。向道台取笔在手，写道：

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。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。

写完，递与他道：“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内去做。”又说道：“我明早就要开船了，还有些少助丧之费，今晚送来与你。”说罢，吃了一杯茶，上轿去了。鲍廷玺随即跟到船上，叩谢过了太老爷回来。晚上，向道台又打发一个管家，拿着一百两银子，送到鲍家。那管家茶也不曾吃，匆匆回船去了。

这里到出月初八日，做了铭旌。吹手、亭彩、和尚、道士、歌郎，替鲍老爹出殡，一直出到南门外。同行的人，都出来送殡，在南门外酒楼上摆了几十桌斋。丧事已毕。

过了半年有余，一日，金次福走来请鲍老太说话。鲍廷玺就请了在堂屋里坐着，进去和母亲说了。鲍老太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金师父，许久不见，今日什么风吹到此？”金次福道：“正是。好久不曾来看老太，老太在家享福。你那行头而今换了班子穿着了？”老太道：“因为班子在城里做戏，生意行得细。如今换了一个文元班，内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，在盱眙、天长这一带走。他那里乡绅财主多，还赚得几个大钱。”金次福道：“这样，你老人家更要发财了。”当下吃了一杯茶，金次福道：“我今日有一头亲事来作成你家庭玺，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。”鲍老太道：“是哪一家的女儿？”金次福道：“这人是内桥胡家的女儿。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门，起初把她嫁了安丰典管当的王三胖。不到一年光景，王三胖就死了。这

堂客才得二十一岁，出奇的人才，就上画也是画不就的。因她年纪小，又没儿女，所以娘家主张着嫁人。这王三胖丢给她足有上千的东西：大床一张，凉床一张，四箱、四橱，箱子内的衣裳盛的满满的，手也插不下去。金手镯有两三副，赤金冠子两顶，真珠、宝石，不计其数。还有两个丫头，一个叫做荷花，一个叫做采莲，都跟着嫁了来。你若娶了她与廷玺，他两人年貌也还相合，这是极好的事。”一番话，说得老太满心欢喜，向他说道：“金师父，费你的心！我还要托我家姑爷出去访访。访得确了，来寻你老人家做媒。”金次福道：“这是不要访的。也罢，访访也好，我再来讨回信。”说罢，去了。鲍廷玺送他出去。到晚，他家姓归的姑爷走来，老太一五一十，把这些话告诉他，托他出去访。归姑爷又问老太要了几十个钱带着，明日早上去吃茶。

次日走到一个做媒的沈天孚家。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个媒婆，有名的沈大脚。归姑爷到沈天孚家，拉出沈天孚来，在茶馆里吃茶，就问起这头亲事。沈天孚道：“哦，你问的是胡七喇子么？她的故事长着哩！你买几个烧饼来，等我吃饱了和你说。”归姑爷走到隔壁买了八个烧饼拿进茶馆来，同他吃着。说道：“你说这故事吧。”沈天孚道：“慢些，待我吃完了说。”当下把烧饼吃完了，说道：“你问这个人怎的？莫不是哪家要娶她？这个堂客是娶不得的！若娶进门就要一把天火！”归姑爷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沈天孚道：“她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头的女儿。偏头死了，她跟着哥们过日子。她哥不成人，赌钱吃酒，把布政使的缺都卖掉了。因她有几分颜色，从十七岁上就卖与北门桥来家做小。她做小不安本分，人叫她新娘，

她就要骂，要人称呼她是‘太太’。被大娘子知道，一顿嘴巴子，赶了出来。复后嫁了王三胖。王三胖是一个候选州同，她真正是太太了。她做太太又做得过了，把大呆的儿子、媳妇，一天要骂三场，家人、婆娘，两天要打八顿。这些人都恨如头醋。不想不到一年，三胖死了。儿子疑惑三胖的东西都在她手里，那日进房来搜，家人、婆娘又帮着，图出气。这堂客有见识，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，一总倒在马桶里。那些人在房里搜了一遍，搜不出来，又搜太太身上，也搜不出银钱来。她借此就大哭大喊，喊到上元县堂上去了，出首儿子。上元县传齐了审，把儿子责罚了一顿，又劝她道：‘你也是嫁过了两个丈夫的了，还守什么节！看这光景，儿子也不能和你一处同住，不如叫他分个产业给你，另在一处。你守着，也由你；你再嫁，也由你。’当下处断出来，她另分几间房子在胭脂巷住，就为这胡七喇子的名声，没有人敢惹她。这事有七八年了。她怕不也有二十五六岁，她对人自说二十一岁。”归姑爷道：“她手头有千把银子的话，可是有的？”沈天孚道：“大约这几年也花费了。她的金珠首饰、锦缎衣服，也还值五六百银子，这是有的。”归姑爷心里想道：“果然有五六百银子，我丈母心里也欢喜了。若说女人会撒泼，我哪怕磨死倪家这小孩子。”因向沈天孚道：“天老，这要娶她的人，就是我丈人抱养这个小孩子。这亲事是她家教师金次福来说的。你如今不管她喇子不喇子，替她撮合成了，自然重重的得她几个媒钱。你为什么不做？”沈天孚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她一说，管包成就。只是谢媒钱在你。”归姑爷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且去吧，再来讨你的回信。”当下付了茶钱，出

门来，彼此散了。

沈天孚回家来和沈大脚说。沈大脚摇着头道：“天老爷！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？她又要是个官，又要有钱，又要人物齐整，又要上无公婆，下无小叔、姑子。她每日睡到日中才起来，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拈，每日要吃八分银子药。她又不吃大荤，头一日要鸭子，第二日要鱼，第三日要茭儿菜鲜笋做汤。闲着没事，还要橘饼、圆眼、莲米搭嘴。酒量又大，每晚要炸麻雀、盐水虾，吃三斤百花酒。上床睡下，两个丫头轮流着捶腿，捶到四更鼓尽才歇。我方才听见你说的，是个戏子家。戏子家有多大汤水弄这位奶奶家去！”沈天孚道：“你替他架些空罢了！”沈大脚商议道：“我如今把这做戏子的话藏起不要说，也并不必说他家弄行头。只说他是举人，不日就要做官，家里又开着字号店，广有田地。这个说法好么？”沈天孚道：“最好，最好！你就这么说去。”

当下沈大脚吃了饭，一直走到胭脂巷，敲开了门。丫头荷花迎着出来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”沈大脚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太太家？”荷花道：“便是。你有什么话说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我是替王太太讲喜事的。”荷花道：“请在堂屋里坐。太太才起来，还不曾停当。”沈大脚说道：“我在堂屋里坐怎的，我就进房里去见太太。”当下揭开门帘进房，只见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脚，采莲在旁边捧着矾盒子。王太太见她进来，晓得她是媒婆，就叫她坐下，叫拿茶与她吃。看着太太两只脚足足裹了有三顿饭时才裹完了，又慢慢梳头、洗脸、穿衣服，直弄到日头趲西才清白。因问道：“你贵姓？有什么话来说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我姓沈。因有一头亲事来效劳，将来好吃太太喜酒。”

王太太道：“是个什么人家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是我们这水西门大街上鲍府上，人都叫他鲍举人家。家里广有田地，又开着字号店，足足有千万贯家私。本人二十三岁，上无父母、下无兄弟儿女，要娶一个贤慧太太当家，久已说在我肚里了。我想这个人家，除非是你这位太太才去得，所以大胆来说。”王太太道：“这举人是他家什么人？”沈大脚道：“就是这要娶亲的老爷了，他家哪还有第二个！”王太太道：“是文举，武举？”沈大脚道：“他是个武举。扯得动十个力气的弓，端得起三百斤的制子，好不有力气！”

王太太道：“沈妈，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见过大事的，不比别人。想着一初到王府上，才满了月，就替大女儿送亲，送到孙乡绅家。那孙乡绅家三间大敞厅，点了百十枝大蜡烛，摆着糖斗、糖仙，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。戏子细吹细打，把我迎了进去。孙家老太太，戴着凤冠，穿着霞帔，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，脸朝下坐了。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，把脸都遮满了，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，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。唱了一夜戏，吃了一夜酒。第二日回家，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，把我白绫织金裙子上弄了一点灰，我要把她一个个都处死了。她四个一齐走进来跪在房里，把头在地板上磕得扑通扑通的响，我还不开恩饶她哩。沈妈，你替我说这事，须要十分的实；若有半些差池，我手里不能轻轻的放过了你！”沈大脚道：“这个何消说？我从来是‘一点水一个泡’的人，比不得媒人嘴。若扯了一字谎，明日太太访出来，我自己把这两个脸巴子送来给太太掌嘴。”王太太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好了。你到那人家说去，我等你回信。”当下包

了几十个钱，又包了些黑枣、青饼之类，叫她带回去与娃娃吃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忠厚子弟，成就了恶姻缘；骨肉分张，又遇着亲兄弟。不知这亲事说成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

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，回家向丈夫说了。次日，归姑爷来讨信，沈天孚如此这般告诉他说：“我家堂客过去，着实讲了一番，这堂客已是千肯万肯。但我说明了他家是没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鲍老太自己来下插定。到明日，拿四样首饰来，仍旧叫我家堂客送与她，择个日子就抬人便了。”

归姑爷听了这话，回家去告诉丈母说：“这堂客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，只是性子不好些，会欺负丈夫。这是他两口子的事情，我们管他怎的！”鲍老太道：“这管他怎的！现今这小厮傲头傲脑，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。”老太主张着要娶这堂客，随即叫了鲍廷玺来，叫他去请沈天孚、金次福两个人来为媒。鲍廷玺道：“我们小户人家，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。这样堂客，要了家来，恐怕淘气。”被他妈一顿臭骂道：“倒运的奴才！没福气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，开口就说要穷，将来少不得要穷断你的筋！像她有许多箱笼，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。你这奴才，知道什么！”骂的鲍廷玺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归姑爷同着去拜媒人。归姑爷道：“像娘这样费心，还不讨他说个是，只要拣精拣肥，我也犯不着要效他这个劳。”老太又把姑爷说了一番，道：“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计较他。”姑爷方才肯同他去

拜了两个媒人。

次日，备了一席酒请媒。鲍廷玺有生意，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，就是姑爷作陪客。老太家里拿出四样金首饰、四样银首饰来——还是他前头王氏娘子的——交与沈天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赚了他四样，只拿四样首饰，叫沈大脚去下插定。那里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橱和盆桶、锡器、两张大床，先搬了来。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。到了鲍家看见老太，也不晓得是他家什么人，又不好问，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，就在房里坐着。明早，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。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钱麻子的老婆两个搀亲。到晚，一乘轿子、四对灯笼火把，娶进门来。进房撒帐，说四言八句，拜花烛，吃交杯盏，不必细说。五更鼓出来拜堂，听见说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子气，出来使性攒气磕了几个头，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。拜毕，就往房里去了。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；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香；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、做汤，拿进房来与太太吃。两个丫头，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声响。鲍老太听见道：“在我这里叫什么太太！连奶奶也叫不的，只好叫个相公娘罢了！”丫头走进房去，把这话对太太说了，太太就气了个发昏。

到第三日，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。南京的风俗：但凡新媳妇进门，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；这菜一定是鱼，取“富贵有余”的意思。当下，鲍家买了一尾鱼，烧起锅，请相公娘上锅，王太太不睬，坐着不动。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

媳妇，这些规矩是要还他的。”太太忍气吞声，脱了锦缎衣服，系上围裙，走到厨下，把鱼接在手内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着尾巴往滚汤锅里一掼。钱麻子老婆正站在锅台旁边看她收拾鱼，被她这一掼，便溅了一脸的热水，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弄湿了，吓了一跳，走过来道：“这是怎说？”忙取出一个汗巾子来揩脸。王太太丢了刀，骨都着嘴，往房里去了。当晚堂客上席，她也不曾出来坐。

到第四日，鲍廷玺领班子出去做夜戏，进房来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见他这几日都戴的是瓦棱帽子，并无纱帽，心里疑惑他不像个举人。这日见他戴帽子出去，问道：“这晚间你往哪里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做生意去。”说着，就去了。太太心里越发疑惑：“他做什么生意？”又想到：“想是在字号店里算帐。”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才回来。太太问道：“你在字号店里算帐，为什么算了这一夜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什么字号店？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，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。”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，听了这一句话，怒气攻心，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。鲍廷玺慌了，忙叫两个丫头拿姜汤灌了半日。灌醒过来，大哭大喊，满地乱滚，滚散头发；一会又要趴到床顶上去，大声哭着，唱起曲子来。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。唬得鲍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看，看了这般模样，又好恼，又好笑。正闹着，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，走到房里来贺喜。才走进房，太太一眼看见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她揪到马子跟前，揭开马子，抓了一把尿屎，抹了她一脸一嘴，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。众人来扯开了。沈大脚走出堂屋里，又被鲍老太指着脸骂了一顿。沈大脚没情没趣，

只得讨些水洗了脸，悄悄的出了门，回去了。

这里请了医生来。医生说：“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气又虚，要用人参、琥珀。”每剂药要五钱银子。自此以后，一连害了两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饰都花费完了，两个丫头也卖了。归姑爷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议道：“他本是螟蛉之子，又没中用。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，在家闹到这个田地，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，还不够她吃人参、琥珀！吃光了，这个如何来得？不如趁此时将她赶出去离门离户，我们才得干净，一家一计过日子。”鲍老太听信了女儿、女婿的话，要把他两口子赶出去。鲍廷玺慌了，去求邻居王羽秋、张国重来说。张国重、王羽秋走过来说道：“老太，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他的，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，如何赶得他出去？”老太把他怎样不孝，媳妇怎样不贤，着实数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这里，我只好带着女儿、女婿，搬出去让他！”当下两人讲不过老太，只得说道：“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钱与他做生意，叫他两口子光光的怎样出去过日子？”老太道：“他当日来的时候，只得头上几茎黄毛，身上还是光光的。而今我养活得他恁大，又替他娶过两回亲。况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补报我罢了，我还有什么贴他！”那两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‘恩从上流’，还是你老人家照顾他些。”说来说去，说得老太转了口，许给他二十两银子，自己去住。鲍廷玺接了银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来，在王羽秋店后借一间屋居住。只得这二十两银子，要团班子、弄行头，是弄不起；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吃山空。把这二十两银子吃得

将光，太太的人参、琥珀药也没得吃了，病也不大发了，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，非止一日。

那一日，鲍廷玺街上走走回来，王羽秋迎着问道：“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么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，并没有哥哥。”王羽秋道：“不是鲍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楼倪家的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倪家虽有几个哥哥，听见说，都是我老爹自小卖出去了，后来一总都不知个下落；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。”王羽秋道：“方才有个人，一路找来，找在隔壁鲍老太家，说：‘倪太太爷找倪六太爷的。’鲍老太不招应，那人就问在我这里。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当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正是第六。”王羽秋道：“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边找去了。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，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。”少顷，只见那人又来找问。王羽秋道：“这便是倪六爷，你找他怎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是哪个要找我？”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，递与鲍廷玺看。鲍廷玺接着，只见上写道：

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，本名倪廷玺，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作倪廷珠。找着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。要紧！要紧！

鲍廷玺道：“这是了！一点也不错！你是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跟大太爷的，叫作阿三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大太爷在哪里？”阿三道：“大太爷现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，每年一千两银子。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。既是六太爷，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。”鲍廷玺喜从天降，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

清桥抚院公馆前。阿三道：“六太爷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，我去请大太爷来会。”一直去了。

鲍廷玺自己坐着，坐了一会，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酱色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有五十岁光景。那人走进茶馆，阿三指道：“便是六太爷了。”鲍廷玺忙走上前，那人一把拉住道：“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”鲍廷玺道：“你便是我大哥哥！”两人抱头大哭，哭了一场坐下。倪廷珠道：“兄弟，自从你过继在鲍老爹家，我在京里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，在各衙里做馆。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，都不曾找得着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，在三牌楼找着一个旧时老邻居问，才晓得你过继在鲍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”说着，又哭起来。鲍廷玺道：“我而今鲍门的事……”倪廷珠道：“兄弟，你且等我说完了。我这几年，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，宾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脩一千两银子。那几年在山东，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。这是故乡了，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。找着贤弟时，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，拿出来弄一所房子，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，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。兄弟，你自然是娶过弟媳的了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大哥在上……”便悉把怎样过继到鲍家，怎样蒙鲍老爹恩养，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，怎样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这个女人，而今怎样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了，都说了一遍。倪廷珠道：“这个不妨。而今弟妇现在哪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现在鲍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着住。”倪廷珠道：“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会了茶钱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。王羽秋也见了礼。

鲍廷玺请他在后面。王太太拜见大伯，此时衣服首饰都没有了，只穿着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送与弟妇做拜见礼。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体面大伯，不觉忧愁减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来。鲍廷玺接着，送与大哥。倪廷珠吃了一杯茶，说道：“兄弟，我且暂回公馆里去。我就回来和你说话，你在家等着我。”说罢去了。鲍廷玺在家和太太商议：“少刻大哥来，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。如今买一只板鸭和几斤肉，再买一尾鱼来，托王羽秋老爹来收拾，做个四样才好。”王太太道：“呸！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！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，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？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，他希罕你这样东西吃？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，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，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，才是个道理！”鲍廷玺道：“太太说得是。”当下秤了银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备齐捧了来家。

到晚，果然一乘轿子，两个“巡抚部院”的灯笼，阿三跟着，他哥来了。倪廷珠下了轿，进来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这寓处没有什么，只带得七十多两银子。”叫阿三在轿柜里拿出来，一包一包，交与鲍廷玺，道：“这个你且收着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苏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价银或是二百两、三百两都可以，你同弟妇搬进去住着。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。我和姬大人说，把今年束脩一千两银子都支了与你，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；或是买些房产过日。”当下鲍廷玺收了银子，留着他哥吃酒。吃着，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。说着又哭，哭着又说。直吃到二更多天，方才去了。鲍廷玺次日同王羽秋商议，叫了房牙子来，要当房子。自此，家门口

人都晓得倪大老爷来找兄弟，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门里，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，太太是不消说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桥施家巷，三间门面，一路四进，是施御史家的。施御史不在家，着典与人住，价银二百二十两。成了议约，付押议银二十两，择了日子搬进去再兑银子。搬家那日，两边邻居都送着盒，归姑爷也来行人情，出分子。鲍廷玺请了两日酒，又替太太赎了些头面、衣服。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，隔几日要请个医生，要吃八分银子的药。那几十两银子渐渐要完了。

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，上了苏州船。那日风不顺，船家荡在江北走了一夜，到了仪征，船住在黄泥滩，风更大，过不得江。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，忽然遇见一个少年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绸直裰，脚下大红鞋。那少年把鲍廷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你不是鲍姑老爷么？”鲍廷玺惊道：“在下姓鲍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样这样称呼？”那少年道：“你可是安庆府向太爷衙门里王老爹的女婿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么？”鲍廷玺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。”

当下两人走进茶馆，拿上茶来。仪征有的是肉包子，装上一盘来吃着。鲍廷玺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季。姑老爷，你认不得我？我在府里考童生，看见你巡场，我就认得了。后来你家老爹还在我家吃过了酒。这些事，你难道都记不得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原来是季老太爷府里的季少爷！你却因什么做了这门亲？”季苇萧道：“自从向太爷升任

去后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庆住着。后来我家岳选了典史，安庆的乡绅人家因他老人家为人盛德，所以同他来往起来，我家就结了这门亲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极好。你们太老爷在家好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君见背，已三年多了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你却为什么在这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因盐运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来看看年伯。姑老爷，你却往哪里去？”鲍廷玺说：“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几时才得回来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大约也得二十多日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若回来无事，到扬州来玩玩。若到扬州，只在道门口门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处。我那时做东请姑老爷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个一定来奉候。”说罢，彼此分别走了。鲍廷玺上了船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才到阊门上岸，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荣华富贵，依然一旦成空；奔走道途，又得无端聚会。毕竟阿三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

###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

话说鲍廷玺走到阊门，遇见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阿三前走，后面跟了一个闲汉，挑了一担东西，是些三牲和些银锭、纸马之类。鲍廷玺道：“阿三，倪大太爷在衙门里么？你这些东西叫人挑了同他到哪里去？”阿三道：“六太爷来了！大太爷自从南京回来，进了大老爷衙门，打发人上京接太太去。去的人回说，太太已于前月去世。大太爷着了这一急，得了重病，不多几日，就归天了。大太爷的灵柩现在城外厝着，小的便搬在饭店里住。今日是大太爷头七，小的送这三牲纸马到坟上烧纸去。”鲍廷玺听了这话，两眼大睁着，话也说不出，慌问道：“怎么说？大太爷死了？”阿三道：“是，大太爷去世了。”鲍廷玺哭倒在地，阿三扶了起来。当下不进城了，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，摆下牲醴，浇奠了酒，焚起纸钱。哭道：“哥哥阴魂不远，你兄弟来迟一步，就不能再见大哥一面！”说罢，又恸哭了一场。阿三劝了回来，在饭店里住下。

次日，鲍廷玺将自己盘缠又买了一副牲醴、纸钱去上了哥哥坟，回来，连连在饭店里住了几天，盘缠也用尽了，阿三也辞了他往别处去了。思量没有主意，只得把新做来的一件见抚院的绸直裰当了两把银子，且到扬州寻季姑爷再处。

当下搭船，一直来到扬州，往道门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。门簿上写着“寓在兴教寺”。忙找到兴教寺，和尚道：“季相公么？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亲，你到那里去寻。”鲍廷玺一直找到尤家，见那家门口挂着彩子，三间敞厅，坐了一敞厅的客。正中书案上，点着两枝通红的蜡烛，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，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，上写道：“清风明月常如此；才子佳人信有之。”季苇萧戴着新方巾、穿着银红绸直裰在那里陪客，见了鲍廷玺进来，吓了一跳，同他作了揖，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姑老爷才从苏州回来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正是。恰又遇着姑爷恭喜，我来吃喜酒。”座上的客问：“此位尊姓？”季苇萧代答道：“这舍亲姓鲍，是我的贱内的姑爷，是小弟的姑丈人。”众人道：“原来是姑太爷。失敬，失敬！”鲍廷玺问：“各位太爷尊姓？”季苇萧指着上首席坐的两位道：“这位是辛东之先生，这位是金寓刘先生。二位是扬州大名士，做诗的从古也没有这好的，又且书法绝妙，天下没有第三个。”

说罢，摆上饭来。二位先生首席，鲍廷玺三席，还有几个人，都是尤家亲戚，坐了一桌子。吃过了饭，那些亲戚们同季苇萧里面料理事去了。鲍廷玺坐着同那两位先生攀谈。辛先生道：“扬州这些有钱的盐呆子，其实可恶！就如河下兴盛旗冯家，他有十几万银子。他从徽州请了我出来，住了半年，我说：‘你要为我的情，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。’他竟一毛不拔！我后来向人说：‘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。他将来死的时候，这十几万银子，一个钱也带不去，到阴司里是个穷鬼。阎王要盖森罗宝殿，这四个字的匾，少不的是请我写，至少

也得送我一万银子！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，也不可！何必如此计较！”说罢，笑了。金先生道：“这话一丝也不错！前日不多时，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，共是二十二个字。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。我叫他小厮到跟前，吩咐他道：‘你拜上你家老爷，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：小字是一两一个，大字十两一个。我这二十二个字，平买平卖，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。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，也不必来取对联。’那小厮回家去说了。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，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，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。我把对联递与他。他，他两把把对联扯碎了，我登时大怒，把这银子打开，一总都泼在街上，给那些挑盐的、拾粪的去了！列位，你说这样小人，岂不可恶！”

正说着，季苇萧走了出来，笑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讲盐呆子的故事？我近日听见说，扬州是‘六精’。”辛东之道：“是‘五精’罢了，哪里‘六精’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是‘六精’得很！我说与你听：他轿里是坐的债精，抬轿的是牛精，跟轿的是屁精，看门的是谎精，家里藏着的是妖精，这是‘五精’了。而今时作，这些盐商头上，戴的是方巾，中间定是一个‘水晶’结子，合起来是‘六精’。”说罢，一齐笑了。捧上面来吃。四人吃着，鲍廷玺问道：“我听见说，盐务里这些有钱的，到面店里，八分一碗的面，只呷一口汤，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。这话可是有的么？”辛先生道：“怎么不是有的？”金先生道：“他哪里当真吃不下！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，才到面店去的！”

当下说着笑话，天色晚了下来，里面吹打着，引季苇萧

进了洞房。众人上席吃酒，吃罢各散。鲍廷玺仍旧到钞关饭店里住了一夜。次日来贺喜，看新人。看罢出来，坐在厅上。鲍廷玺悄悄问季苇萧道：“姑爷，你前面的姑奶奶，不曾听见怎的，你怎么又做这件事？”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：“你不见‘才子佳人信有之’？我们风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会合，一房两房，何足为奇！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你这些费用，是哪里来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一到扬州，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。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，所以又娶一个亲。姑老爷，你几时回南京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不瞒你说，我在苏州去投奔一个亲戚投不着，来到这里，而今并没有盘缠回南京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这个容易。我如今送几钱银子与姑老爷做盘费，还要托姑老爷带一个书子到南京去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那辛先生、金先生和一个道士，又有一个人，一齐来吵房。季苇萧让了进去，新房里吵了一会，出来坐下。辛先生指着这两位向季苇萧道：“这位道友尊姓来，号霞士，也是我们扬州诗人。这位是芜湖郭铁笔先生，镌的图书最妙。今日也趁着喜事来奉访。”季苇萧问了二位的下处，说道：“即日来答拜。”辛先生和金先生道：“这位令亲鲍老爹，前日听说尊府是南京的，却几时回南京去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也就在这一两日间。”那两位先生道：“这等，我们不能同行了。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，人不知道敬重，将来也要到南京去。”说了一会话，四人作别去了。鲍廷玺问道：“姑爷，你带书子到南京与哪一位朋友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也是我们安庆人，也姓季，叫作季恬逸、和我同姓不宗，前日同我一路出来的。我

如今在这里不得回去。他是没用的人，寄个字叫他回家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你这字可曾写下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不曾写下。我今晚写了，姑老爷明日来取这字和盘缠，后日起身去吧。”鲍廷玺应诺去了。当晚季苇萧写了字，封下五钱银子，等鲍廷玺次日来拿。

次日早晨，一个人坐了轿子来拜，传进帖子，上写“年家眷同学弟宗姬顿首拜”。季苇萧迎了出去，见那人方巾阔服，古貌古心。进来坐下，季苇萧动问：“仙乡尊字？”那人道：“贱字穆庵，敝处湖广。一向在京，同谢茂秦先生馆于赵王家里。因返舍走走，在这里路过，闻知大名，特来进谒。有一个小照行乐，求大笔一题。将来还要带到南京去，遍请诸名公题咏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。小弟献丑，真是弄斧班门了。”说罢吃了茶，打恭上轿而去。恰好鲍廷玺走来，取了书子和盘缠，谢了季苇萧。季苇萧向他说：“姑老爷到南京，千万寻到状元境，劝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。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，万不可久住！”说毕，送了出来。

鲍廷玺拿着这几钱银子，搭了船，回到南京。进了家门，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一遍，又被太太臭骂了一顿。施御史又来催他兑房价，他没银子兑，只得把房子退还施家。这二十两押议的银子做了干罚。没处存身，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胡姓借了一间房子，搬进去住着。住了几日，鲍廷玺拿着书子寻到状元境，寻着了季恬逸。季恬逸接书看了，请他吃了一壶茶，说道：“有劳鲍老爹。这些话，我都知道的。”鲍廷玺别过自去了。

这季恬逸因缺少盘缠，没处寻寓所住，每日里拿着八个

钱买四个“吊桶底”作两顿吃，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。这日见了书子，知道季苇萧不来，越发慌了；又没有盘缠回安庆去，终日吃了饼，坐在刻字店里出神。那一日早上，连饼也没的吃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元色直裰，走了进来，和他拱一拱手。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。那人道：“先生尊姓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贱姓季。”那人道：“请问先生，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么？”季恬逸道：“多得很！卫体善、随岑庵、马纯上、蘧駪夫、匡超人，我都认的；还有前日同我在这里的季苇萧。这都是大名，你要哪一个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拘哪一位。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，要选一部文章。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，我同他好合选。”季恬逸道：“你先生尊姓贵处？也说与我，我好去寻人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复姓诸葛，盱眙县人。说起来，人也还知道的。先生竟去寻一位来便了。”季恬逸请他坐在那里，自己走上街来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人虽常来在这里，却是散在各处。这一会没头没脑，往哪里去捉？可惜季苇萧又不在这里。”又想到：“不必管他！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门一路大街走，遇着哪个就捉了来，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处。”

主意已定，一直走到水西门口，只见一个人，押着一担行李进城。他举眼看时，认得是安庆的萧金铉。他喜出望外道：“好了！”上前一把握着，说道：“金兄！你几时来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原来是恬兄！你可同苇萧在一处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苇萧久已到扬州去了。我如今在一个地方。你来得恰好，如今有一桩大生意作成你，你却不可忘了我！”萧金铉道：“什么大生意？”季恬逸道：“你不要管，你只同着我走，包你有几

天快活日子过！”萧金铉听了，同他一齐来到状元境刻字店。只见那姓诸葛的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望，季恬逸高声道：“诸葛先生，我替你约了一位大名士来！”那人走了出来迎进刻字店里，作了揖，把萧金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内。三人同到茶馆里，叙礼坐下，彼此各道姓名。那人道：“小弟复姓诸葛，名佑，字天申。”萧金铉道：“小弟姓萧，名鼎，字金铉。”季恬逸就把方才诸葛天申有几百银子要选文章的话说了。诸葛天申道：“这选事，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。因到大邦，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，以附骥尾。今得见萧先生，如鱼之得水了！”萧金铉道：“只恐小弟菲材，不堪胜任。”季恬逸道：“两位都不必谦，彼此久仰，今日一见如故。诸葛先生且做个东，请萧先生吃个下马饭，把这话细细商议。”诸葛天申道：“这话有理。客边只好假馆坐坐。”

当下三人会了茶钱一同出来，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楼上。萧金铉首席，季恬逸对坐，诸葛天申主位。堂官上来问菜，季恬逸点了一卖肘子、一卖板鸭、一卖醉白鱼。先把鱼和板鸭拿来吃酒，留着肘子，再做三分银子汤，带饭上来。堂官送上酒来，斟了吃酒。季恬逸道：“先生，这件事，我们先要寻一个僻静些的去处，又要宽大些。选定了文章，好把刻字匠叫齐在寓处来看着他刻。”萧金铉道：“要僻地方，只有南门外报恩寺里好，又不吵闹，房子又宽，房钱又不十分贵。我们而今吃了饭，竟到那里寻寓所。”当下吃完几壶酒，堂官拿上肘子、汤和饭来，季恬逸尽力吃了一饱。下楼会帐，又走到刻字店托他看了行李，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门。那南门热闹轰轰，真是车如游龙，马如流水！三人挤了半日，才挤了出

来，望着报恩寺，走了进去。季恬逸道：“我们就在这门口寻下处吧。”萧金铉道：“不好，还要再向里面些去，方才僻静。”

当下又走了许多路。走过老退居，到一个和尚家，敲门进去。小和尚开了门，问做什么事；说是来寻下处的，小和尚引了进去。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，头戴玄色缎僧帽，身穿茧绸僧衣，手里拿着数珠，铺眉蒙眼的走了出来，打个问讯，请诸位坐下，问了姓名、地方。三人说要寻一个寓所。和尚道：“小房甚多，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。三位施主请自看，听凭拣哪一处。”三人走进里面，看了三间房子。又出来同和尚坐着，请教每月房钱多少。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。讲了半天，一厘也不肯让。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，和尚只是不点头。一会又骂小和尚：“不扫地！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，看见成什么模样！”萧金铉见他可厌，向季恬逸说道：“下处是好，只是买东西远些。”老和尚呆着脸道：“在小房住的客，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做，就住不得了。须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，买办又是一个人伺候着买东西，才赶得来。”萧金铉笑道：“将来我们在这里住，岂但买办厨子是用两个人，还要牵一头秃驴与那买东西的人骑着来往，更走得快！”把那和尚骂得白瞪着眼。三人便起身道：“我们且告辞，再来商议吧。”和尚送出来。

又走了二里路，到一个僧官家敲门。僧官迎了出来，一脸都是笑。请三位厅上坐，便煨出新鲜茶来，摆上九个茶盘，上好的蜜橙糕、核桃酥奉过来与三位吃。三位讲到租寓处的话，僧官笑道：“这个何妨，听凭三位老爷，喜欢哪里，就请了行李来。”三人请问房钱。僧官说：“这个何必计较？三位

老爷来往，请也请不至，随便见惠些须香资，僧人哪里好争论？”萧金铉见他出语不俗，便道：“在老师父这里打搅，每月送银二金，休嫌轻意！”僧官连忙应承了。当下两位就坐在僧官家，季恬逸进城去发行李。僧官叫道人打扫房，铺设床铺桌椅家伙，又换了茶来，陪二位谈。

到晚，行李发了来，僧官告别进去了。萧金铉叫诸葛天申先秤出二两银子来，用封袋封了，贴了签子，送与僧官，僧官又出来谢过。三人点起灯来，打点夜消。诸葛天申称出钱把银子，托季恬逸出去买酒菜。季恬逸出去了一会，带着一个走堂的，捧着四壶酒、四个碟子来：一碟香肠、一碟盐水虾、一碟水鸡腿、一碟海蜇，摆在桌上。诸葛天申是乡里人，认不得香肠。说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猪鸟。”萧金铉道：“你只吃罢了，不要问它。”诸葛天申吃着，说道：“这就是腊肉！”萧金铉道：“你又来了。腊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？这是猪肚内的小肠！”诸葛天申又不认得海蜇，说道：“这进脆的是什么东西？倒好吃。再买些进脆的来吃吃。”萧、季二位又吃了一回，当晚吃完了酒，打点各自歇息。季恬逸没有行李，萧金铉匀出一条褥子来，给他在脚头盖着睡。

次日清早，僧官走进来说道：“昨日三位老爷驾到，贫僧今日备个腐饭，屈三位坐坐，就在我们这寺里各处玩玩。”三人说了“不当”。僧官邀请到那边楼底下坐着，办出四大盘来吃早饭。吃过，同三位出来闲步，说道：“我们就到三藏禅林里玩玩吧。”当下走进三藏禅林。头一进是极高的大殿，殿上金字匾额：“天下第一祖庭”。一直走过两间房子，又曲曲折折的阶级栏杆，走上一个楼去。只道是没有地方了，僧官又

把楼背后开了两扇门，叫三人进去看，哪知还有一片平地，在极高的所在，四处都望着。内中又有参天的大木，几万竿竹子，那风吹得到处飕飕的响；中间便是唐玄奘法师的衣钵塔。玩了一会，僧官又邀到家里，晚上九个盘子吃酒。吃酒中间，僧官说道：“贫僧到了僧官任，还不曾请客。后日家里摆酒唱戏，请三位老爷看戏，不要出份子。”三位道：“我们一定奉贺。”当夜吃完了酒。到第三日，僧官家请的客，从应天府尹的衙门人到县衙门的人，约有五六十。客还未到，厨子、看茶的老早的来了，戏子也发了箱来了。僧官正在三人房里闲谈，忽见道人走来说：“师公，那人又来了！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平地风波，天女下维摩之室；空堂宴集，鸡群来皎鹤之翔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

话说僧官正在萧金铉三人房里闲坐，道人慌忙来报：“那个人又来了！”僧官就别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问道人：“可又是龙三那奴才？”道人道：“怎么不是？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！老爷，你自去看。”僧官走到楼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门口扇着炉子。僧官走进去，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一副乌黑的脸，两只黄眼睛珠，一嘴胡子，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，身穿蓝布女褂、白布单裙，脚底下大脚花鞋，坐在那里。两个轿夫站在天井里要钱。

那人见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说着：“老爷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。你且把轿钱替我打发去着。”僧官愁着眉道：“龙老三，你又来做什么？这是个什么样子！”慌忙把轿钱打发了去，又道：“龙老三，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！人看着怪模怪样！”龙三道：“老爷，你好没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凤冠与我戴，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，不怕人笑也罢了，你还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”僧官道：“龙老三！玩是玩，笑是笑。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，你要上门怪我，也只该好好走来。为什么装这个样子？”龙三道：“老爷，你又说错了。‘夫妻无隔宿之仇’，我怪你怎的？”僧官道：“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。是我

不曾请你，得罪了你。你好好脱了这些衣服，坐着吃酒，不要装疯做痴，惹人笑话！”龙三道：“这果然是找不是。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该坐在房里，替你装围碟、剥果子，当家料理，哪有个坐在厅上的，惹得人说你家没内外。”说着就往房里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里去了。僧官跑到房里，说道：“龙老三！这喇伙的事，而今行不得。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”龙三道：“老爷，你放心。自古道：‘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’”僧官急得乱跳，他在房里坐得安安稳稳的，吩咐小和尚：“叫茶上拿茶来与太太吃！”

僧官急得走进走出。恰走出房门，遇着萧金铉三位走来，僧官拦不住。三人走进房，季恬逸道：“噫！哪里来的这位太太！”那太太站起来说道：“三位老爷请坐。”僧官急得话都说不出来，三个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飞跑进来说道：“府里尤太爷到了。”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、姓郭的两个书办，进来作揖，坐下吃茶，听见隔壁房里有人说话，就要走进去，僧官又拦不住。二人走进房，见了这个人，吓了一跳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止不住就要笑。当下四五个人一齐笑起来。僧官急得没法，说道：“诸位太爷，他是个喇子，他屡次来骗我。”尤书办笑道：“他姓什么？”僧官道：“他叫作龙老三。”郭书办道：“龙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爷的喜事，你怎么到这里胡闹？快些把这衣服都脱了，到别处去！”龙老三道：“太爷，这是我们私情事，不要你管！”尤书办道：“这又胡说了！你不过是想骗他，也不是这个骗法！”萧金铉道：“我们大家拿出几钱银子来舍了这畜生去吧！免得在这里闹的不成模样！”那龙三哪里肯去。

大家正讲着，道人又走进来说道：“司里董太爷同一位金太爷已经进来了。”说着，董书办同金东崖走进房来。东崖认得龙三，一见就问道：“你是龙三？你这狗头，在京里拐了我几十两银子走了，怎么今日又在这里装这个模样！分明是骗人，其实可恶！”叫跟的小子：“把他的凤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赶了出去！”龙三见是金东崖，方才慌了，自己去了凤冠，脱了衣服，说道：“小的在这里伺候。”金东崖道：“哪个要你伺候！你不过是骗这里老爷，改日我劝他赏你些银子，作个小本钱，倒可以；你若是这样胡闹，我即刻送到县里处你！”龙三见了这一番，才不敢闹，谢了金东崖，出去了。僧官才把众位拉到楼底下，从新作揖奉坐，向金东崖谢了又谢。

看茶的捧上茶来吃了。郭书办道：“金太爷一向在府上，几时到江南来的？”金东崖道：“我因近来赔累的事不成话说，所以决意返舍。到家，小儿侥幸进了一个学，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。虽然真的假不得，却也丢了几两银子。在家无聊，因运司荀老先生是京师旧交，特到扬州来望他一望，承他情荐在匣上，送了几百两银子。”董书办道：“金太爷，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？”金东崖道：“不知道。荀大人怎的？”董书办道：“荀大人因贪赃拿问了，就是这三四日的事。”金东崖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见‘旦夕祸福’！”郭书办道：“尊寓而今在哪里？”董书办道：“太爷已是买了房子，在利涉桥河房。”众人道：“改日再来拜访。”金东崖又问了三位先生姓名，三位俱各说了。金东崖道：“都是名下先生，小弟也注有些经书，容日请教。”

当下，陆陆续续到了几十位客，落后来了三个戴方巾的

和一个道士，走了进来，众人都不认得。内中一个戴方巾的道：“哪位是季恬逸先生？”季恬逸道：“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见教？”那人袖子里拿出一封书子来，说道：“季苇兄多致意。”季恬逸接着，拆开同萧金铉、诸葛天申看了，才晓得是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郭铁笔、来霞士，便道：“请坐。”四人见这里有事，就要告辞。僧官拉着他道：“四位远来，请也请不至，便桌坐坐。”断然不放了去。四人只得坐下。金东崖就问起荀大人的事来：“可是真的？”郭铁笔道：“是我们下船那日拿问的。”当下唱戏、吃酒。吃到天色将晚，辛东之同金寓刘赶进城，在东花园庵里歇去。这坐客都散了。郭铁笔同来道士在诸葛天申下处住了一夜。次日，来道士到神乐观寻他的师兄去了。郭铁笔在报恩寺门口租了一间房，开书店。

季恬逸这三个人在寺门口聚升楼起了一个经折，每日赊米买菜和酒吃，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。文章已经选定，叫了七八个刻字匠来刻；又赊了百十桶纸来，准备刷印。到四五个月后，诸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所剩也有限了，每日仍旧在店里赊着吃。

那日，季恬逸和萧金铉在寺里闲走。季恬逸道：“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了，倒欠下这些债，将来这个书不知行与不行，这事怎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这原是他情愿的事，又没有哪个强他，他用完了银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讨，管他怎的？”正说着，诸葛天申也走来了，两人不言语了。三个同步了一会，一齐回寓，却迎着一乘轿子，两担行李。三个人跟着进寺里来。那轿揭开帘子，轿里坐着一个戴方巾的少年，诸葛天申依稀有些认得。那轿来的快，如飞的就过去了。诸葛天申道：“这轿

子里的人，我有些认得他。”因赶上几步扯着他跟的人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天长杜十七老爷。”诸葛天申回来，同两人睨着那轿和行李一直进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诸葛天申向两人道：“方才这进去的，是天长杜宗伯的令孙，我认得他，是我们那边的名士。不知他来做什么，我明日去会他。”

次日诸葛天申去拜，那里回不在家。一直到三日，才见那杜公孙来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气渐暖，杜公孙穿着是莺背色的夹纱直裰，手摇诗扇，脚踏丝履，走了进来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点漆，温恭尔雅，飘然有神仙之概。这人是子建之才、潘安之貌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。进来与三人相见，作揖让坐。杜公孙问了两位的姓名、籍贯。自己又说道：“小弟贱名倩，贱字慎卿。”说过，又向诸葛天申道：“天申兄，还是去年考较时相会，又早半载有余了。”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“去岁申学台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县诗赋，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这是一时应酬之作，何足挂齿。况且那日小弟小恙进场，以药物自随，草草塞责而已。”萧金铉道：“先生尊府，江南王谢风流，各郡无不钦仰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‘白眉’，今日幸会，一切要求指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各位先生一时名宿，小弟正要请教，何得如此倒说。”

当下坐着，吃了一杯茶，一同进到房里。见满桌堆着都是选的刻本文章，红笔对的样，花梨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边，忽然翻出一首诗来，便是萧金铉前日在乌龙潭春游之作。杜慎卿看了点一点头道：“诗句是清新的。”便问道：

“这是萧先生大笔？”萧金铉道：“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指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如不见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。诗以气体为主，如尊作这两句：‘桃花何苦红如此？杨柳忽然青可怜。’岂非加意做出来的？但上一句诗，只要添一个字，‘问’桃花何苦红如此，便是《贺新凉》中间一句好词。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诗，下面又强对了一句，便觉索然了。”几句话，把萧金铉说得透身冰冷。季恬逸道：“先生如此谈诗，若与我家苇萧相见，一定相合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萧是同宗么？我也曾见过他的诗，才情是有些的。”坐了一会，杜慎卿辞别了去。

次日，杜慎卿写个说帖来道：“小寓牡丹盛开，薄治杯茗，屈三兄到寓一谈。”三人忙换了衣裳，到那里去。只见寓处先坐着一个人，三人进来，同那人作揖让坐。杜慎卿道：“这位鲍朋友是我们自己人，他不僭诸位先生的坐。”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带信来的鲍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“这位老爹就是苇萧的姑岳。”因问：“老爹在这里为什么？”鲍廷玺大笑道：“季相公，你原来不晓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爷累代的门下。我父子两个受太老爷多少恩惠，如今十七老爷到了，我怎敢不来问安！”杜慎卿道：“不必说这闲话，且叫人拿上酒来。”

当下鲍廷玺同小子抬桌子。杜慎卿道：“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鲥鱼、樱、笋下酒之物，与先生们挥麈清谈。”当下摆上来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。买的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来。杜慎卿极大的酒量，不甚吃菜；当下举箸让众人吃菜，他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。传杯换盏，吃到午后，杜慎卿叫取点心来，便是猪油饺饵、鸭子肉包的烧卖、鹅油酥、软香糕，每样一盘拿上来。众人吃

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，每人一碗。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，便叫收下去了，再斟上酒来。

萧金铉道：“今日对名花、聚良朋，不可无诗。我们即席分韵，何如？”杜慎卿笑道：“先生，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，小弟看来，觉得雅的这样俗，还是清谈为妙。”说着，把眼看了鲍廷玺一眼。鲍廷玺笑道：“还是门下效劳。”便走进房去，拿出一只笛子来，去了锦套，坐在席上，呜呜咽咽，将笛子吹着。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，拍着手，唱李太白《清平调》。真乃穿云裂石之声，引商刻羽之奏。三人停杯细听。杜慎卿又自饮了几杯。吃到月上时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发精神，又有一树大绣球，好像一堆白雪。三个人不觉的手舞足蹈起来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。只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拿出串祁门小炮仗，口里说道：“贫僧来替老爷醒酒。”就在席上点着，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。和尚去了，那硝黄的烟气还缭绕酒席左右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来，把脚不住，告辞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“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鲍师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爷出去，你回来在我这里住。”鲍廷玺拿着烛台，送了三出来，关门进去。三人回到下处，恍惚如在梦中。次日，卖纸的客人来要钱，这里没有，吵闹了一回；随即就是聚升楼来讨酒帐，诸葛天声称了两把银子给他收着再算。三人商议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计寓处不能备办，只得拉他到聚升楼坐坐。

又过了一两日，天气甚好，三人在寓处吃了早点心，走到杜慎卿那里去。走进门，只见一个大脚婆娘同他家一个大小子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话。那小子见是三位，便站起来。季

恬逸拉着他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那小子道：“做媒的沈大脚。”季恬逸道：“她来做什么？”那小子道：“有些别的事。”三人心里就明白，想他是要娶小，就不再问。走进去，只见杜慎卿正在廊下闲步，见三人来，请进坐下，小小子拿茶来吃了。诸葛天申道：“今日天气甚好，我们来约先生寺外玩玩。”杜慎卿带着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来，被他三人拉到聚升楼酒馆里。杜慎卿不能推辞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见他不吃大荤，点了一卖板鸭、一卖鱼、一卖猪肚、一卖杂脍，拿上酒来。吃了两杯酒，众人奉他吃菜。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，登时就呕吐起来。众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气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饭来。杜慎卿拿茶来泡了一碗饭，吃了一会，还吃不完，递与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。当下三人把那酒和饭都吃完了，下楼会帐。萧金铉道：“慎卿兄，我们还到雨花台岗儿上走走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最有趣。”一同步上岗子，在各庙宇里见方、景诸公的祠甚是巍峨。又走到山顶上，望着城内万家烟火，那长江如一条白练，琉璃塔金碧辉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，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诸葛天申见远远的一座小碑，跑去看；看了回来，坐下说道：“那碑上刻的是‘夷十族处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列位先生，这‘夷十族’的话是没有的。汉法最重，‘夷三族’，是父党、母党、妻党。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，乃是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子、孙、曾、元，只是一族，母党、妻党还不曾及，哪里诛得到门生上？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。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，信着建文软弱，久已弄成个齐、梁世界了。”萧金铉道：“先生，据你说，方先生何如？”杜慎卿

道：“方先生迂而无当。天下多少大事，讲那皋门、雉门怎么？这人朝服斩于市，不为冤枉的。”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，挑了两担空桶，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“兄弟，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，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，一点也不差。”当下下了岗子回来，进了寺门，诸葛天申道：“且到我们下处坐坐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也好。”一同来到下处。才进了门，只见季苇萧坐在里面。季恬逸一见了，欢喜道：“苇兄，你来了！”季苇萧道：“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里找问，知道你搬在这里。”便问：“此三位先生尊姓？”季恬逸道：“此位是盱眙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们同乡萧金铉先生，你难道不认得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生是住在北门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正是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此位先生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说出来你更欢喜哩。他是天长杜宗伯公公孙杜十七先生，讳倩，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么？”季苇萧惊道：“就是去岁宗师考取贵府二十七州县的诗赋首卷杜先生？小弟渴想久了，今日才得见面！”倒身拜下去，杜慎卿陪他磕了头起来。

众位多见过了礼，正待坐下，只听得一个人笑着吆喝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各位老爷今日吃酒过夜！”季苇萧举眼一看，原来就是他姑丈人，忙问道：“姑老爷，你怎么也来在这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这是我家十七老爷，我是他门下人，怎么不来？姑老爷，你原来也是好相与？”萧金铉道：“真是‘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区区陌路人’！”一齐坐下。季苇萧道：“小弟虽年少，浪游江湖，阅人多矣，从不曾见先生珠辉玉映，真乃天上仙

班。今对着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小弟得会先生，也如成连先生刺船海上，令我移情！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高会，江南又见奇踪；卓犖英姿，海内都传雅韵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

话说杜慎卿同季苇萧相交起来，极其投合。当晚季苇萧因在城里承恩寺作寓，看天黑，赶进城去了。鲍廷玺跟着杜慎卿回寓，杜慎卿买酒与他吃，就问他：“这季苇兄为人何如？”鲍廷玺悉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考案首，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，便是小的内侄女儿，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，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杜慎卿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记在肚里，就留他在寓处歇。夜里又告诉向太爷待他家这一番恩情，杜慎卿不胜叹息；又说到他娶了王太太的这些疙瘩事，杜慎卿大笑了一番。歇过了一夜。

次早，季苇萧同着王府里那一位宗先生来拜。进来作揖坐下，宗先生说起在京师赵王府里同王、李七子唱和，杜慎卿道：“凤洲、于鳞，都是敝世叔。”又说到宗子相，杜慎卿道：“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。”那宗先生便说同宗考功是一家，还是弟兄辈。杜慎卿不答应。小厮捧出茶来吃了。宗先生别了去，留季苇萧在寓处谈谈。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小弟最厌的人，开口就是纱帽！方才这一位宗先生说到敝年伯，他便说同他是弟兄，这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这一个潦倒的兄弟！”说着，就捧上饭来。

正待吃饭，小厮来禀道：“沈媒婆在外回老爷话。”慎卿道：“你叫她进来何妨！”小厮出去领了沈大脚进来。杜慎卿叫端一张凳子与她在底下坐着。沈大脚问：“这位老爷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这是安庆季老爷。”因问道：“我托你的怎样了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正是。十七老爷把这件事托了我，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。因老爷人物生得太齐整了，料想那将就些的姑娘配不上，不敢来说。如今亏我留神打听，打听得这位姑娘，在花牌楼住，家里开着机房，姓王。姑娘十二分的人才，还多着半分，今年十七岁。不要说姑娘标致，这姑娘有个兄弟，小她一岁，若是妆扮起来，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，也没有一个赛得过他！也会唱支把曲子，也会串个戏。这姑娘再没有说的，就请老爷去看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罢，你叫她收拾，我明日去看。”沈大脚应诺去了。季苇萧道：“恭喜纳宠。”杜慎卿愁着眉道：“先生，这也为嗣续大计，无可奈何，不然我做这样事怎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才子佳人，正宜及时行乐，先生怎反如此说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这话可谓不知我了。我太祖高皇帝云：‘我若不是妇人生，天下妇人都杀尽！’妇人哪有一个好的？小弟性情，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。”

季苇萧又要问，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帖子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有个姓郭的芜湖人来拜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我哪里认得这个姓郭的？”季苇萧接过帖子来看了，道：“这就是寺门口图书店的郭铁笔。想他是刻了两方图书来拜先生，叫他进来坐坐。”杜慎卿叫大小厮请他进来。郭铁笔走进来作揖，道了许多仰慕的话，说道：“尊府是一门三鼎甲、四代六尚书，门

生故吏，天下都散满了。督、抚、司、道，在外头做，不计其数。管家们出去，做的是九品杂职官。季先生，我们自小听见说的：天长杜府老太太生这位太老爷是天下第一个才子，转眼就是一个状元。”说罢，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盒子，里面盛着两方图书，上写着“台印”，双手递将过来，杜慎卿接了，又说了些闲话，起身送了出去。杜慎卿回来，向季苇萧道：“他一见我偏生有这些恶谈，却亏他访得的确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尊府之事，何人不知！”

当下收拾酒，留季苇萧坐。摆上酒来，两人谈心。季苇萧道：“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小弟无济胜之具，就登山临水，也是勉强。”季苇萧道：“丝竹之好有的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偶一听之，可也；听久了，也觉嘈嘈杂杂，聒耳得紧。”又吃了几杯酒，杜慎卿微醉上来，不觉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苇兄，自古及今，人都打不破的是个‘情’字！”季苇萧道：“人情无过男女。方才吾兄说非是所好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长兄，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？朋友之情，更胜于男女！你不看别的，只说鄂君绣被的故事。据小弟看来，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，这个独得情之正；便尧舜揖让，也不过如此，可惜无人能解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是了，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个知心情人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假使天下有这样一个，又与我同生同死，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！只为缘慳分浅，遇不着一个知己，所以对月伤怀，临风洒泪！”季苇萧道：“要这一个，还当梨园中求之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你这话更外行了。比如要在梨园中求，便是爱女色的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，岂不大错？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间，相感于形

骸之外，方是天下第一等人。”又拍膝嗟叹道：“天下终无此一人。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，一身侠骨！”说着掉下泪来。

季苇萧暗道：“他已经着了魔了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”因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也不要说天下没有这个人。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，不是梨园，也不是我辈，是一个黄冠。这人生得飘逸风流，确又是个男美，不是像个妇人。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，动不动说像个女人，这最可笑。如果要像女人，不如去看女人了。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，只是人不知道。”杜慎卿拍着案道：“只一句话该圈了！你且说这人怎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如此妙品，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，他却轻易不肯同人一笑，却又爱才得紧。小弟因多了几岁年纪，在他面前自觉形秽，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与他。长兄，你会会这个人，看是如何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你几时去同他来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我若叫得他来，又不作为奇了！须是长兄自己去访着他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他住在哪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在神乐观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他姓什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姓名此时还说得不得，若泄漏了机关，传的他知道，躲开了，你还是会不着。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写了，包在一个纸包裹里，外面封好，交与你。你到了神乐观门口，才许拆开来；看过就进去找，一找就找着的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当下季苇萧走进房里，把房门关上了。写了半日，封得结结实实，封面上草个“敕令”二字，拿出来递与他，说道：“我且别过吧。俟明日会过了妙人，我再来贺你。”说罢去了。

杜慎卿送了回来，向大小厮道：“你明日早去回一声沈大

脚，明日不得闲到花牌楼去看那家女儿，要到后日才去。明早叫轿夫，我要到神乐观去看朋友。”吩咐已毕，当晚无事。次早起来，洗脸，擦肥皂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遍身多薰了香，将季苇萧写的纸包子放在袖里，坐轿子，一直来到神乐观。将轿子落在门口，自己步进山门，袖里取出纸包来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“至北廊尽头一家桂花道院，问扬州新来道友来霞士便是。”

杜慎卿叫轿夫伺候着，自己曲曲折折走到里面，听得里面一派鼓乐之声，就在前面一个斗姆阁。那阁门大开，里面三间敞厅：中间坐着一个看陵的太监，穿着蟒袍；左边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唱生旦的戏子；右边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少年的小道士，正在那里吹唱取乐。杜慎卿心里疑惑：“莫不是来霞士也在这里面？”因把小道士一个个的都看过来，不见一个出色的。又回头来看看这些戏子，也平常。又自心里想着：“来霞士他既是自己爱惜，他断不肯同了这般人在此。我还到桂花院里去问。”

来到桂花道院，敲开了门，道人请在楼下坐着。杜慎卿道：“我是来拜扬州新到来老爷的。”道人道：“来爷在楼上。老爷请坐，我去请他下来。”道人去了一会，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，头戴道冠，身穿沉香色直裰，一副油晃晃的黑脸，两道重眉，一个大鼻子，满腮胡须，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。那道士下来作揖奉坐，请问：“老爷尊姓贵处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敝处天长，贱姓杜。”那道士道：“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，就是老爷尊府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便是。”道士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忙足恭道：“小道不知老爷到省，就该先来

拜谒，如何反劳老爷降临？”忙叫道人快煨新鲜茶来，捧出果碟来。杜慎卿心里想：“这自然是来霞士的师父。”因问道：“有位来霞士，是令徒？令孙？”那道士道：“小道就是来霞士。”杜慎卿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哦！你就是来霞士！”自己心里忍不住，拿衣袖掩着口笑。道士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摆上果碟来，殷勤奉茶，又在袖里摸出一卷诗来请教。慎卿没奈何，只得勉强看了一看，吃了两杯茶，起身辞别。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门，问明了：“老爷下处在报恩寺，小道明日要到尊寓，着实盘桓几日。”送到门外，看着上了轿子，方才进去了。杜慎卿上了轿，一路忍笑不住，心里想：“季苇萧这狗头，如此胡说！”

回到下处，只见下处小厮说：“有几位客在里面。”杜慎卿走进来，却是萧金铉同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金东崖来拜。辛东之送了一幅大字，金寓刘送了一副对子，金东崖把自己纂的《四书讲章》送来请教。作揖坐下，各人叙了来历，吃过茶告别去了。杜慎卿鼻子里冷笑了一声，向大小厮说道：“一个当书办的人都跑了回来讲究《四书》，圣贤可是这样人讲的！”正说着，宗老爷家一个小厮拿着一封书子送一幅行乐图来求题，杜慎卿只觉得可厌，也只得收下，写回书打发那小厮去了。次日便去看定了妾，下了插定，择三日过门，便忙着搬河房里娶妾去了。

次日，季苇萧来贺，杜慎卿出来会。他说道：“昨晚如夫人进门，小弟不曾来闹房，今日贺迟有罪！”杜慎卿道：“昨晚我也不曾备席，不曾奉请。”季苇萧笑道：“前日你得见妙人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该记着一顿肥打，但是你的

事还做得不俗，所以饶你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怎的该打？我原说是美男，原不是像个女人。你难道看的不是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这就真正该打了！”正笑着，只见来道士同鲍廷玺一齐走进来贺喜，两人越发忍不住笑。杜慎卿摇手叫季苇萧不要笑了。四人作揖坐下，杜慎卿留着吃饭。

吃过了饭，杜慎卿说起那日在神乐观看见斗姆阁一个太监，左边坐着戏子，右边坐着道士，在那里吹唱作乐。季苇萧道：“这样快活的事，偏与这样人受用，好不可恨！”杜慎卿道：“苇萧兄，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，和你商议。”季苇萧道：“什么希奇事？”杜慎卿问鲍廷玺道：“你这门上和桥上共有多少戏班子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一百三十多班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我心里想做一个胜会，择一个日子，捡一个极大的地方，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都叫了来，一个人做一出戏。我和苇兄在旁边看着，记清了他们身段、模样，做了暗号，过几日评他个高下，出一个榜，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，贴在通衢。但这些人，不好白传他，每人酬他五钱银子、荷包一对、诗扇一把。这玩法好么？”季苇萧跳起来道：“有这样妙事，何不早说！可不要把我乐死了！”鲍廷玺笑道：“这些人，让门下去传。他每人又得五钱银子，将来老爷们替他取了出来写在榜上，他又出了名。门下不好说，那取在前面的，就是相与大老官，也多相与出几个钱来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哪一个不滚来做戏！”来道士拍着手道：“妙，妙！道士也好见个识面。不知老爷们那日可许道士来看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怎么不许？但凡朋友相知，都要请了到席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我们而今先商议是什么地方。”鲍廷玺道：“门下在水西门住，水西门外最熟。

门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，那里又宽敞，又凉快。”苇萧道：“这些人是鲍姑老爷去传，不消说了，我们也要出一个知单。定在甚日子？”道士道：“而今是四月二十头，鲍老爹去传几日，及到传齐了，也得十来天工夫；竟是五月初三吧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取过一个红全帖来，我念着，你写。”季苇萧取过帖来，拿笔在手，慎卿念道：

安庆季苇萧、天长杜慎卿，择于五月初三日，莫愁湖湖亭大会。通省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，书名画知，届期齐集湖亭，各演杂剧。每位代轿马五星，荷包、诗扇、汗巾三件。如果色艺双绝，另有表礼奖赏。风雨无阻。特此预传。

写毕，交与鲍廷玺收了。又叫小厮到店里取了百十把扇子来，季苇萧、杜慎卿、来道士，每人分了几十把去写。便商量请这些客，季苇萧拿一张红纸铺在面前，开道：宗先生、辛先生、金东崖先生、金寓刘先生、萧金铉先生、诸葛先生、季先生、郭铁笔、僧官老爷、来道士老爷、鲍老爷，连两位主人，共十三位。就用这两位名字写起十一副帖子来。

料理了半日，只见娘子的兄弟王留歌，带了一个人，挑着一担东西——两只鸭，两只鸡，一只鹅，一方肉，八色点心，一瓶酒——来看姐姐。杜慎卿道：“来得正好！”他同杜慎卿见礼。杜慎卿拉住了细看他时，果然标致，他姐姐着实不如他；叫他进去见了姐姐就出来坐。吩咐把方才送来的鸡、鸭收拾出来吃酒。他见过姐姐，出来坐着，杜慎卿就把湖亭做会的话告诉了他。留歌道：“有趣！那日我也串一出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岂但，今日就要请教一只曲子，我们听听”王留歌

笑了一笑。到晚，捧上酒来，吃了一会。鲍廷玺吹笛子，来道士打板，王留歌唱了一只《“碧云天”——长亭饯别》。音韵悠扬，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。众人吃得大醉，然后散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发了两班戏箱在莫愁湖。季、杜二位主人先到，众客也渐渐的来了。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，都是单上画了“知”字的，来叩见杜少爷。杜慎卿叫他们先吃了饭，都装扮起来，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，细看一番，然后登场做戏。众戏子应诺去了。诸名士看这湖亭时，轩窗四起，一转都是湖水围绕，微微有点薰风，吹得波纹如縠。亭子外一条板桥，戏子装扮了进来，都从这桥上过。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，让戏子走过桥来，一路从回廊内转去，进东边的格子，一直从亭子中间走出西边的格子去，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。当下戏子吃了饭，一个个装扮起来，都是簇新的包头，极新鲜的褶子，一个个过了桥来，打从亭子中间走去。杜慎卿同季苇萧二人，手内暗藏纸笔，做了记认。

少刻，摆上酒席，打动锣鼓，一个人上来做一出戏。也有做《请宴》的，也有做《窥醉》的，也有做《借茶》的，也有做《刺虎》的，纷纷不一。后来王留歌做了一出《思凡》。到晚上，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，高高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；歌声缥缈，直入云霄。城里那些做衙门的、开行的、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，听见莫愁湖大会，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，搭了凉篷，挂了灯，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。看到高兴的时候，一个个齐声喝采，直闹到天明才散，那时城门已开，各自进城去了。

过了一日，水西门口挂出一张榜来，上写：“第一名，芳

林班小旦郑魁官；第二名，灵和班小旦葛来官；第三名，王留歌。”其余共合六十多人，都取在上面。鲍廷玺拉了郑魁官，到杜慎卿寓处来见，当面叩谢。杜慎卿又称了二两金子，托鲍廷玺到银匠店里打造一只金杯，上刻“艳夺樱桃”四个字，特为奖赏郑魁官。别的都把荷包、银子、汗巾、诗扇领了去。那些小旦，取在十名前的，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，都忻忻得意。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，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贺的；这个吃了酒，那个又来吃，足吃了三四天的贺酒。自此，传遍了水西门，闹动了淮清桥，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才子之外，更有奇人；花酒陶情之余，复多韵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

话说杜慎卿做了这个大会，鲍廷玺看见他用了许多的银子，心里惊了一惊，暗想：“他这人慷慨，我何不取个便，问他借几百两银子，仍旧团起一个班子来做生意过日子？”主意已定，每日在河房里效劳，杜慎卿着实不过意他。那日晚间谈到密处，夜已深了，小厮们多不在眼前，杜慎卿问道：“鲍师父，你毕竟家里日子怎么样过？还该寻个生意才好！”鲍廷玺见他问到这一句话，就双膝跪在地下。杜慎卿就吓了一跳，扶他起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在老爷门下，蒙老爷问到这一句话，真乃天高地厚之恩。但门下原是教班子弄行头出身，除了这事，不会做第二样。如今老爷照看门下，除非恳恩借出几百两银子，仍旧与门下做这戏行，门下寻了钱，少不得报效老爷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也容易，你请坐下，我同你商议。这教班子弄行头，不是数百金做得来的，至少也得千金。这里也无外人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家虽有几千现银子，我却收着不敢动。为什么不敢动？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，中了，哪里没有使唤处？我却要留着做这一件事。而今你这弄班子的话，我转说出一个人来与你，也只当是我帮你一般，你却不可说是我说的。”

鲍廷玺道：“除了老爷，哪里还有这一个人？”杜慎卿道：

“莫慌，你听我说。我家共是七大房，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，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；后来一位大老爷，做江西赣州府知府，这是我的伯父。赣州府的儿子是我第二十五个兄弟，他名叫做仪，号叫做少卿，只小得我两岁，也是一个秀才。我那伯父是个清官，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。伯父去世之后，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，他是个呆子，自己就像十几万的，纹银九七，他都认不得，又最好做大老官，听见人向他说些苦，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。而今你在这里帮我些时，到秋凉些，我送你些盘缠投奔他去，包你这千把银子手到拿来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到那时候，求老爷写个书子与门下去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不相干。这书断然写不得。他做大老官是要独做，自照顾人，并不要人帮着照顾，我若写了书子，他说我已经照顾了你，他就赌气不照顾你了。如今去先投奔一个人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却又投哪一个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他家当初有个奶公老管家，姓邵的，这人你也该认得。”鲍廷玺想起来道：“是那年门下父亲在日，他家接过我的戏去与老太太做生日。赣州府太老爷，门下也曾见过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就是得很了。如今这邵奶公已死。他家有管家王胡子，是个坏不过的奴才，他偏生听信他。我这兄弟有个毛病：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，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。你将来先去会了王胡子，这奴才好酒，你买些酒与他吃，叫他在主子跟前说你是太老爷极欢喜的人，他就连三的给你银子用了。他不欢喜人叫他老爷，你只叫他少爷。他又有个毛病：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，说人有钱。像你受向太老爷的恩惠这些话，总不要在他跟前说。总说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大老官，肯

照顾人。他若是问你可认得我，你也说不认得。”一番话，说得鲍廷玺满心欢喜。在这里又效了两个月劳，到七月尽间，天气凉爽起来，鲍廷玺问十七老爷借了几两银子，收拾衣服行李，过江往天长进发。

第一日过江，歇了六合县。第二日起早走了几十里路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叫作四号墩。鲍廷玺进去坐下，正待要水洗脸，只见门口落下一乘轿子来。轿子里走出一个老者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白纱直裰，脚下大红绸鞋，一个通红的酒糟鼻，一部大白胡须，就如银丝一般。那老者走进店门，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，说道：“韦四太爷来了。请里面坐！”那韦四太爷走进堂屋，鲍廷玺立起身来施礼，那韦四太爷还了礼。鲍廷玺让韦四太爷上面坐，他坐在下面，问道：“老太爷上姓是韦，不敢拜问贵处是哪里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贱姓韦，敝处滁州乌衣镇。长兄尊姓贵处？今往哪里去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在下姓鲍，是南京人。今往天长杜状元府里去的，看杜少爷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是哪一位？是慎卿？是少卿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是少卿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，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，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，守着田园做举业，我所以一见就问这两个人。两个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。慎卿虽是雅人，我还嫌他尚带着些姑娘气；少卿是个豪杰。我也是到他家去的，和你长兄吃了饭一同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太爷和杜府是亲戚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我同他家做赣州府太老爷自小同学拜盟的，极相好的。”鲍廷玺听了，更加敬重。

当时同吃了饭，韦四太爷上轿。鲍廷玺又雇了一个驴子，骑上同行。到了天长县城门口，韦四太爷落下轿，说道：“鲍

兄，我和你一同走进府里去吧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请太爷上轿先行，在下还要会过他管家，再去见少爷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也罢。”上了轿子，一直来到杜府，门上人传了进去。杜少卿慌忙迎出来，请到厅上拜见，说道：“老伯，相别半载，不曾到得镇上来请老伯和老伯母的安。老伯一向好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托庇粗安。新秋在家无事，想着尊府的花园。桂花一定盛开了，所以特来看看世兄，要杯酒吃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奉过茶，请老伯到书房里去坐。”小厮捧过茶来，杜少卿吩咐：“把韦四太爷行李请进来，送到书房里去。轿钱付与他，轿子打发回去吧。”请韦四太爷从厅后一个走巷内，曲曲折折走进去，才到一个花园。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。左边一个楼，便是殿元公的赐书楼，楼前一个大院落，一座牡丹台，一座芍药台。两树极大的桂花，正开得好。合面又是三间敞榭，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，一个大荷花池。池上搭了一条桥。过去又是三间密屋，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。

当请韦四爷坐在朝南的书房里。这两树桂花就在窗榻外。韦四太爷坐下问道：“娄翁尚在尊府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娄老伯近来多病，请在内书房住，方才吃药睡下，不能出来会老伯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老人家既是有恙，世兄何不送他回去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已经把他令郎、令孙，都接在此侍奉汤药，小侄也好早晚问候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，可也还有些蓄积，家里置些产业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自先君赴任赣州，把舍下田地房产的帐目，都交付与娄老伯。每银钱出入，俱是娄老伯做主，先君并不曾问。娄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两，其余并不沾一文。每收租时候，亲自到乡里佃户家，佃户备

两样菜与老伯吃，老人家退去一样，才吃一样。凡他令郎、令孙来看，只许住得两天，就打发回去，盘缠之外，不许多有一文钱，临行还要搜他身上，恐怕管家们私自送他银子。只是收来的租稻利息，遇着舍下困穷的亲戚朋友，娄老伯便极力相助，先君知道也不问。有人欠先君银钱的，娄老伯见他还不起，娄老伯把借券尽行烧去了。到而今，他老人家两个儿子、四个孙子，家里仍然赤贫如洗，小侄所以过意不去。”韦四太爷叹道：“真可谓古之君子了！”又问道：“慎卿兄在家好么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家兄自别后，就往南京去了。”

正说着，家人王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红手本，站在窗子外，不敢进来。杜少卿看见他，说道：“王胡子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”王胡子走进书房，把手本递上来，禀道：“南京一个姓鲍的，他是领戏班出身。他这几年是在外路生意，才回来家。他过江来叩见少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他既是领班子的，你说我家里有客，不得见他。手本收下，叫他去吧。”王胡子说道：“他说受过先太老爷多少恩德，定要当面叩谢少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人是先太老爷抬举过的么？”王胡子道：“是。当年邵奶公传了他的班子过江来，太老爷着实喜欢这鲍廷玺，曾许着要照顾他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带了他进来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是南京来的这位鲍兄，我才在路上遇见的。”

王胡子出去，领着鲍廷玺，捏手捏脚，一路走进来。看见花园宽阔，一望无际。走到书房门口一望，见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里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夹纱直裰，脚下珠履，面皮微黄，两眉剑竖，好似画上关夫子眉毛。王胡子道：“这便

是我家少爷，你过来见。”鲍廷玺进来跪下叩头。杜少爷扶住道：“你我故人，何必如此行礼！”起来作揖，作揖过了，又见了韦四太爷。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蒙先老太爷的恩典，粉身碎骨难报。又因这几年穷忙，在外做小生意，不得来叩见少爷。今日才来请少爷的安。求少爷恕门下的罪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方才我家人王胡子说，我家太老爷极其喜欢你，要照顾你。你既到这里，且住下了，我自有道理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席已齐了。禀少爷，在哪里坐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就在这里好。”杜少卿踌躇道：“还要请一个客来。”因叫那跟书房的小厮加爵：“去后门外请张相公来吧。”加爵应诺去了。

少刻，请了一个大眼睛黄胡子的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大阔布衣服，扭扭捏捏，做些假斯文像，进来作揖坐下，问了韦四太爷姓名。韦四太爷说了，便问：“长兄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晚生姓张，贱字俊民，久在杜少爷门下。晚生略知医道，连日蒙少爷相约在府里看姜太爷。”因问：“姜太爷今日吃药如何？”杜少卿便叫加爵去问，问了回来道：“姜太爷吃了药，睡了一觉，醒了，这会觉得清爽些。”张俊民又问：“此位上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是南京一位鲍朋友。”说罢，摆上席来，奉席坐下。韦四太爷首席，张俊民对坐，杜少卿主位，鲍廷玺坐在底下。斟上酒来，吃了一会。那肴馔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，极其精洁。内中有陈过三年的火腿，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剥出来脍了蟹羹。

众人吃着，韦四太爷问张俊民道：“你这道谊，自然着实高明的？”张俊民道：“‘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症多。’不瞒太

爷说，晚生在江湖上胡闹，不曾读过什么医书，却是看的症不少。近来蒙少爷的教训，才晓得书是该念的。所以，我有一个小儿，而今且不教他学医，从先生读着书，做了文章就拿来给杜少爷看。少爷往常赏个批语，晚生也拿了家去读熟了，学些文理。将来再过两年，叫小儿出去考个府、县考，骗两回粉汤、包子吃，将来挂招牌，就可以称儒医。”韦四太爷听他说这话，哈哈大笑了。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，禀道：“北门汪盐商家明日酬生日，请县主老爷，请少爷去做陪客。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回他我家里有客，不得到席。这人也可笑得紧，你要做这热闹事，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、进士陪？我哪得工夫替人家陪官！”王胡子应诺去了。

杜少卿向韦四太爷说：“老伯酒量极高的，当日同先君一吃半夜，今日也要尽醉才好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正是。世兄，我有一句话，不好说。你这肴馔是精极的了，只是这酒是市买来的，身分有限。府上有一坛酒，今年该有八九年了，想是收着还在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竟不知道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，我送到船上，尊大人说：‘我家里埋下一坛酒，等我做了官回来，同你老痛饮。’我所以记得。你家里去问。”张俊民笑说道：“这话，少爷真正该不知道。”杜少卿走了进去。韦四太爷道：“杜公子虽则年少，实算在我们这边的豪杰。”张俊民道：“少爷为人好极，只是手太松些，不管什么人求着他，大捧的银与人用。”鲍廷玺道：“便是门下，从不曾见过像杜少爷这大方举动的人。”

杜少卿走进去问娘子可晓得这坛酒，娘子说不知道；遍

问这些家人、婆娘，都说不知道。后来问到邵老丫，邵老丫想起来道：“是有的。是老爷上任那年，做了一坛酒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，说是留着韦四太爷同吃的。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来的，二十斤酿，又对了二十斤烧酒，一点水也不搀。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。这酒醉得死人的，弄出来，少爷不要吃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就叫邵老丫拿钥匙开了酒房门，带了两个小厮进去从地下取了出来，连坛抬到书房里，叫道：“老伯，这酒寻出来了！”韦四太爷和那两个人都起身来看，说道：“是了！”打开坛头，舀出一杯来，那酒和曲糊一般，堆在杯子里，闻着喷鼻香。韦四太爷道：“有趣！这个不是别样吃法。世兄，你再叫人在街上买十斤酒来搀一搀，方可吃得。今日已是吃不成了，就放在这里，明日吃他一天，还是二位同享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自然来奉陪。”鲍廷玺道：“门下何等的人，也来吃太老爷遗下的好酒，这是门下的造化。”说罢，教加爵拿灯笼送张俊民回家去。鲍廷玺就在书房里陪着韦四太爷歇宿。杜少卿候着韦四太爷睡下，方才进去了。

次日，鲍廷玺清晨起来，走到王胡子房里去。加爵又和一个小厮在那里坐着。王胡子问加爵道：“韦四太爷可曾起来？”加爵道：“起来了，洗脸哩。”王胡子又问那小厮道：“少爷可曾起来？”那小厮道：“少爷起来多时了，在娄太爷房里看着弄药。”王胡子道：“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！一个娄老爹，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。他既害了病，不过送他几两银子，打发他回去。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，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？”那小厮道：“王叔，你还说这话哩！娄太

爷吃的粥和菜，我们煨了，他儿子孙子看过还不算，少爷还要自己看过了才送与娄太爷吃。人参钹子自放在奶奶房里，奶奶自己煨人参，药是不消说。一早一晚，少爷不得亲自送人参，就是奶奶亲自送人参与他吃。你要说这样话，只好惹少爷一顿骂。”说着，门上人走进来道：“王叔，快进去说声，臧三爷来了，坐在厅上要会少爷。”王胡子叫那小厮道：“你娄老爹房里去请少爷，我是不去问安！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是少爷的厚道处。”

那小厮进去请了少卿出来会臧三爷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“三哥，好几日不见。你文会做得热闹？”臧三爷道：“正是。我听见你门上说到远客……慎卿在南京，乐而忘返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是乌衣韦老伯在这里。我今日请他，你就在这里坐坐，我和你到书房里去。”臧三爷道：“且坐着，我和你说话。县里王父母是我的老师，他在我跟前说了几次，仰慕你的大才，我几时同你去会会他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像这拜知县做老师的事，只好让三哥你们做。不要说先曾祖、先祖，就先君在日，这样知县不知见过多少！他果然仰慕我，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，倒叫我拜他？况且倒运做秀才，见了本处知县，就要称他老师，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，他拜我做老师我也不要，我会他怎的？所以北门汪家今日请我去陪他，我也不去。”臧三爷道：“正是为此。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师说明是请你做陪客，王老师才肯到他家来，特为要会你。你若不去，王老师也扫兴。况且你的客住在家里，今日不陪，明日也可陪。不然，我就替你陪着客，你就到汪家走走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三哥，不要倒熟话。你这位贵老师总不是什么尊贤爱才，

不过想人拜门生受些礼物。他想着我！叫他把梦做醒些！况我家今日请客，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鸭，寻出来的有九年半的陈酒，汪家没有这样好东西吃。不许多话，同我到书房里去玩！”拉着就走。

臧三爷道：“站着！你乱怎的？这韦老先生不曾会过，也要写个帖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叫小厮拿笔砚帖子出来。臧三爷拿帖子写了个“年家眷同学晚生臧荼”，先叫小厮拿帖子到书房里，随即同杜少卿进来。韦四太爷迎着房门，作揖坐下。那两人先在那里，一同坐下。韦四太爷问臧三爷：“尊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臧三哥尊家蓼斋，是小侄这学里翘楚，同慎卿家兄也是同会的好友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久慕，久慕！”臧三爷道：“久仰老先生，幸遇！”张俊民是彼此认得的。臧蓼斋又问：“这位尊姓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在下姓鲍，方才从南京回来的。”臧三爷道：“从南京来，可曾认得府上的慎卿先生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十七老爷也是见过的。”

当下吃了早饭，韦四太爷就叫把这坛酒拿出来兑上十斤新酒，就叫烧许多红炭，堆在桂花树边，把酒坛炖在炭上。过一顿饭时，渐渐热了。张俊民领着的小厮，自己动手把六扇窗格尽行下了，把桌子抬到檐内，大家坐下。又备的一席新鲜菜，杜少卿叫小厮拿出一个金杯子来，又是四个玉杯，坛子里舀出酒来吃。韦四太爷捧着金杯，喝一杯，赞一杯，说道：“好酒！”吃了半日，王胡子领着四个小厮，抬到一个箱子来。杜少卿问是什么。王胡子道：“这是少爷与奶奶、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。才做完了，送进来与少爷查件数。裁缝工钱已打发去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放在这里，等我吃完了酒查。”

才把箱子放下，只见那裁缝进来。王胡子道：“杨裁缝回少爷的话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又说什么？”站起身来，只见那裁缝走到天井里，双膝跪下，磕下头去，放声大哭。杜少卿大惊道：“杨司务！这是怎的？”杨裁缝道：“小的这些时在少爷家做工，今早领了工钱去，不想才过了一会，小的母亲得个暴病死了。小的拿了工钱家去，不想到有这一变，把钱都还了柴米店里，而今母亲的棺材、衣服，一件也没有；没奈何，只得再来求少爷借几两银子与小的。小的慢慢做着工算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要多少银子？”裁缝道：“小户人家，怎敢望多，少爷若肯，多则六两，少则四两罢了。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钱够还。”杜少卿惨然道：“我哪里要你还！你虽是小本生意，这父母身上大事，你也不可草草，将来就是终身之恨。几两银子如何使得？至少也要买口十六两银子的棺材，衣服、杂费共须二十金。我这几日一个钱也没有。——也罢，我这一箱衣服也可当得二十多两银子。王胡子，你就拿去同杨司务当了，一总把与杨司务去用。”又道：“杨司务，这事你却不可记在心里，只当忘记了的。你不是拿了我的银去吃酒、赌钱，这母亲身上大事，人孰无母？这是我该帮你的。”杨裁缝同王胡子抬着箱子，哭哭啼啼去了。

杜少卿入席坐下。韦四太爷道：“世兄，这事真是难得！”鲍廷玺吐着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天下哪有这样好人！”当下吃了一天酒。臧三爷酒量小，吃到下午就吐了，扶了回去。韦四太爷这几个直吃到三更，把一坛酒都吃完了，方才散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轻财好士，一乡多济友朋；月地花天，四海又闻豪杰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

话说众人吃酒散了，韦四太爷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来，向杜少卿辞别要去，说道：“我还打算到你令叔、令兄各家走走。昨日扰了世兄这一席酒，我心里快活极了！别人家料想也没这样有趣。我要去了，连这臧朋友也不能回拜，世兄替我致意他吧。”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。次日，雇了轿夫，拿了一只玉杯和赣州公的两件衣服，亲自送在韦四太爷房里，说道：“先君拜盟的兄弟，只有老伯一位了，此后要求老伯常来走走。小侄也常到镇上请老伯安。这一个玉杯，送老伯带去吃酒；这是先君的两件衣服，送与老伯穿着，如看见先君的一般。”韦四太爷欢喜受了。鲍廷玺陪着又吃了一壶酒，吃了饭。杜少卿拉着鲍廷玺，陪着送到城外，在轿前作了揖。韦四太爷去了。两人回来，杜少卿就到娄太爷房里去问候。娄太爷说，身子好些，要打发他孙子回去，只留着儿子在这里伏侍。

杜少卿应了，心里想着没有钱用，叫王胡子来商议道：“我圩里那一宗田，你替我卖给那人罢了。”王胡子道：“那乡人他想要便宜。少爷要一千五百两银子，他只出一千三百两银子，所以小的不敢管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就是一千三百两银子也罢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要禀明少爷才敢去。卖得贱了，又惹少爷骂小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哪个骂你？你快些去卖，我等

着要银子用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还有一句话要禀少爷：卖了银子，少爷要做两件正经事；若是几千几百的白白的给人用，这产业卖了也可惜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看见我白把银子给哪个用的？你要赚钱罢了，说这许多鬼话！快些替我去！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禀过就是了。”出来悄悄向鲍廷玺道：“好了，你的事有指望了。而今我到圩里去卖田，卖了田回来，替你定主意。”

王胡子就去了几天，卖了一千几百两银子，拿稍袋装来了家，禀少爷道：“他这银子是九五兑九七色的，又是市平，比钱平小一钱三分半。他内里又扣了他那边中用二十三两四钱银子，画字去了二三十两，这都是我们本家要去的。而今这银子在这里，拿天平来请少爷当面兑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哪个耐烦和你算这些疙瘩帐！既拿来，又兑什么，收了进去就是了！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也要禀明。”杜少卿收了这银子，随即叫了娄太爷的孙子到书房里，说道：“你明日要回去？”他答应道：“是。老爹叫我回去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这里有一百两银子给你，你瞒着，不要向你老爹说。你是寡妇母亲，你拿着银子回家去做小生意，养活着。你老爹若是好了，你二叔回家去，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。”娄太爷的孙子欢喜接着，把银子藏在身边，谢了少爷。次日辞回家去，娄太爷叫只称三钱银子与他做盘缠，打发去了。

杜少卿送了回来，一个乡里人在敞厅上站着，见他进来，跪下就与少爷磕头。杜少卿道：“你是我们公祠堂里看祠堂的黄大？你来做什么？”黄大道：“小的住的祠堂旁边一所屋，原是太老爷买与我的。而今年代多，房子倒了。小的该死，把

坟山的死树搬了几棵回来添补梁柱，不想被本家这几位老爷知道，就说小的偷了树，把小的打了一个臭死，叫十几个管家到小的家来搬树，连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。小的没处存身，如今来求少爷向本家老爷说声，公中弄出些银子来，把这房子收拾收拾，赏小的住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本家！向哪个说？你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爷买与你的，自然该是我修理。如今一总倒了，要多少银子重盖？”黄大道：“要盖须得百两银子；如今只好修补，将就些住，也要四五十两银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也罢，我没银子，且拿五十两银子与你去。你用完了再来与我说。”拿出五十两银子递与黄大，黄大接着去了。门上拿了两副帖子走进来，禀道：“臧三爷明日请少爷吃酒，这一副帖子，说也请鲍师父去坐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说，拜上三爷，我明日必来。”

次日，同鲍廷玺到臧家。臧蓼斋办了一桌齐整菜，恭恭敬敬，奉坐请酒，席间说了些闲话。到席将终的时候，臧三爷斟了一杯酒，高高奉着，走过席来，作了一个揖，把酒递与杜少卿，便跪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老哥，我有一句话奉求。”杜少卿吓了一跳，慌忙把酒丢在桌上，跪下去拉着他，说道：“三哥，你疯了？这是怎说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你吃我这杯酒，应允我的话，我才起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，你起来说。”鲍廷玺也来帮着拉他起来。臧蓼斋道：“你应允了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应允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你吃了这杯酒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就吃了这杯酒。”臧蓼斋道：“候你干了。”站起来坐下。杜少卿道：“你有甚话，说吧。”臧蓼斋道：“目今宗师考庐州，下一棚就是我们。我前日替人管

着买了一个秀才，宗师有人在这里揽这个事，我已把三百两银子兑与了他，后来他又说出来：‘上面严紧，秀才不敢卖，倒是把考等第的开个名字来补了廪吧。’我就把我的名字开了去，今年这廪是我补。但是这买秀才的人家，要来退这三百两银子，我若没有还他，这件事就要破！身家性命关系，我所以和老哥商议，把你前日的田价借三百与我打发了这件，我将来慢慢的还你。你方才已是依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呸！我当你说什么话，原来是这个事！也要大惊小怪，磕头礼拜的，什么要紧？我明日就把银子送来与你。”鲍廷玺拍着手道：“好爽快，好爽快！拿大杯来再吃几杯！”当下拿大杯来吃酒。杜少卿醉了，问道：“臧三哥，我且问你：你定要这廪生做什么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！廪生一来中得多，中了就做官；就是不中，十几年贡了，朝廷试过，就是去做知县、推官，穿螺蛳结底的靴，坐堂，洒签，打人。像你这样大老官来打秋风，把你关在一间房里，给你一个月豆腐吃，蒸死了你！”杜少卿笑道：“你这匪类，下流无耻极矣！”鲍廷玺又笑道：“笑谈，笑谈！二位老爷都该罚一杯。”当夜席散。

次早，叫王胡子送了这一箱银子去。王胡子又讨了六两银子赏钱，回来在鲜鱼面店里吃面，遇着张俊民在那里吃，叫道：“胡子老官，你过来，请这里坐。”王胡子过来坐下，拿上面来吃。张俊民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托你。”王胡子道：“什么事？医好了娄老爹，要谢礼？”张俊民道：“不相干，娄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。”王胡子道：“还有多少时候？”张俊民道：“大约不过一百天。这话也不必讲他，我有一件事托你。”王胡子道：“你说罢了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而今宗师将到，我家小儿

要出来应考，怕学里人说是我冒籍，托你家少爷向学里相公们讲讲。”王胡子摇手道：“这事共总没中用。我家少爷从不曾替学里相公讲一句话，他又不欢喜人家说要出来考。你去求他，他就劝你不考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这是怎样？”王胡子道：“而今倒有个方法。等我替你回少爷说，说你家的确是冒考不得的，但凤阳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爷出钱盖的，少爷要送一个人去考，谁敢不依？这样激着他，他就替你用力，连贴钱都是肯的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胡子老官，这事在你作法便了。做成了，少不得‘言身寸’。”王胡子道：“我哪个要你谢！你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小侄。人家将来进了学，穿戴着簇新的方巾、蓝衫，替我老叔子多磕几个头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张俊民还了面钱，一齐出来。

王胡子回家，问小子们道：“少爷在哪里？”小子们道：“少爷在书房里。”他一直走进书房，见了杜少卿，稟道：“银子已是小的送与臧三爷收了，着实感激少爷，说又替他免了一场是非，成全了功名。其实这样事，别人也不肯做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是什么要紧的事，只管跑了来倒熟了！”胡子道：“小的还有话稟少爷。像臧三爷的廪是少爷替他补，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爷盖，眼见得学院不日来考，又要寻少爷修理工考棚。我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，白白便益众人，少爷就送一个人去考，众人谁敢不依？”杜少卿道：“童生自会去考的，要我送怎的？”王胡子道：“假使小的有儿子，少爷送去考也没有人敢说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何消说。这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后门口张二爷，他那儿子读书，少爷何不叫他考一考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可要考？”胡子

道：“他是个冒籍，不敢考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和他说明，叫他去考。若有廪生多话，你就向那廪生说，是我叫他去考的。”王胡子道：“是了。”应诺了去。

这几日，娄太爷的病渐渐有些重起来了，杜少卿又换了医生来看。在家心里忧愁。忽一日，臧三爷走来，立着说道：“你晓得有个新闻？县里王公坏了，昨晚摘了印，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门，县里人都说他是混帐官，不肯借房子给他住，在那里急得要死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而今怎样了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他昨晚还赖在衙门里，明日再不出，就要讨没脸面。哪个借屋与他住？只好搬在孤老院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这话果然么？”叫小厮叫王胡子来，向王胡子道：“你快到县前向工房说，叫他进去禀王老爷，说王老爷没有住处，请来我家花园里住。他要房子甚急，你去！”王胡子连忙去了。臧蓼斋道：“你从前会也不肯会他，今日为什么自己借房子与他住？况且他这有拖累，将来百姓要闹他，不要把你花园都拆了！”杜少卿道：“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，人人知道。就是我家藏了强盗，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。这个老哥放心！至于这王公，他既知道仰慕我，就是一点造化了。我前日若去拜他，便是奉承本县知县，而今他官已坏了，又没有房子住，我就该照应他。他听见这话，一定就来，你在我这里候他来，同他谈谈。”

说着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张二爷来了。”只见张俊民走进来，跪下磕头。杜少卿道：“你又怎的？”张俊民道：“就是小儿要考的事，蒙少爷的恩典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已说过了。”张俊民道：“各位廪生先生听见少爷吩咐，都没的说，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。门下哪里捐得起？故此，又来

求少爷商议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只要一百二十两？此外可还再要？”张俊民道：“不要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容易，我替你出。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宫求入籍的呈子来。臧三哥，你替他送到学里去，银子在我这里来取。”臧三爷道：“今日有事，明日我和你去吧。”张俊民谢过，去了。正迎着王胡子飞跑来说道：“王老爷来拜，已到门下轿了。”杜少卿和臧蓼斋迎了出去。那王知县纱帽便服，进来作揖再拜，说道：“久仰先生，不得一面。今弟在困厄之中，蒙先生慨然以尊斋相借，令弟感愧无地，所以先来谢过，再细细请教。恰好臧年兄也在此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老父台，些小之事，不足介意。荒斋原是空闲，竟请搬过来便了。”臧蓼斋道：“门生正要同敝友来候老师，不想反劳老师先施。”王知县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打恭上轿而去。

杜少卿留下臧蓼斋，取出一百二十两银子来递与他，叫他明日去做张家这件事。臧蓼斋带着银子去了。次日，王知县搬进来住。又次日，张俊民备了一席酒送在杜府，请臧三爷同鲍师父陪。王胡子私向鲍廷玺道：“你的话也该发动了。我在这里算着，那话已有个完的意思，若再遇个人来求些去，你就没帐了。你今晚开口。”

当下客到齐了，把席摆到厅旁书房里，四人上席。张俊民先捧着一杯酒谢过了杜少卿，又斟酒作揖谢了臧三爷，入席坐下。席间谈这许多事故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在这里大半年了，看见少爷用银子像淌水，连裁缝都是大捧拿了去，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，一个大钱也不见面。我想这样干篾片也做不来，不如揩揩眼泪，别处去哭吧。门下明日告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鲍师父，你也不曾向我说

过，我晓得你什么心事？你有话，说不是？”鲍廷玺忙斟一杯酒递过来，说道：“门下父子两个都是教戏班子过日，不幸父亲死了。门下消折了本钱，不能替父亲争口气；家里有个老母亲，又不能养活。门下是该死的人，除非少爷赏我个本钱，才可以回家养活母亲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一个梨园中的人，却有思念父亲、孝敬母亲的念，这就可敬得很了。我怎么不帮你！”鲍廷玺站起来道：“难得少爷的恩典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坐着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鲍廷玺看见王胡子站在底下，把眼望着王胡子。王胡子走上来说道：“鲍师父，你这银子要用得多哩，连叫班子、买行头，怕不要五六百两？少爷这里没有，只好将就弄几十两银子给你，过江舞起几个猴子来，你再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几十两银子不济事。我竟给你一百两银子，你拿过去教班子。用完了，你再来和我说话。”鲍廷玺跪下来谢。杜少卿拉住道：“不然我还要多给你些银子，因我这娄太爷病重，要料理他的光景。我好打发你回去。”当晚臧、张二人都赞杜少卿的慷慨。吃罢散了。

自此之后，娄太爷的病，一日重一日。那日，杜少卿坐在他跟前，娄太爷说道。“大相公，我从前挨着，只望病好，而今看这光景，病是不得好了，你要送我回家去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一日本不曾尽得老伯的情，怎么说要回家？”娄太爷道：“你又呆了！我是有子有孙的人，一生出门在外，今日自然要死在家里。难道说你不留我？”杜少卿垂泪道：“这样说，我就不留了。老伯的寿器是我备下的，如今用不着，是不好带去了，另拿几十两银子合具寿器。衣服、被褥是做停当的，与老伯带去。”娄太爷道：“这棺木衣服，我受你的。你不要又

拿银子给我家儿孙子。我在这三日内就要回去，坐不起来了，只好用床抬了去。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爷神主前祝告，说娄太爷告辞回去了。我在你家三十年，是你令先尊一个知心的朋友。令先尊去后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，我还有什么话？你的品行、文章，是当今第一人，你生的个小儿子尤其不同，将来好好教训他成个正经人物。但是你不会当家，不会相与朋友，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！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，我心里喜欢，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像你这样做法，都是被人骗了去，没人报答你的。虽说施恩不望报，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。你相与这臧三爷、张俊民，都是没良心的人，近来又添一个鲍廷玺，他做戏的，有什么好人，你也要照顾他？若管家王胡子，就更坏了！金钱也是小事，我死之后，你父子两人事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，德行若好，就没有饭吃也不妨。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；慎卿虽有才情，也不是什么厚道人。你只学你令先尊，将来断不吃苦。你眼里又没有官长，又没有本家，这本地方也难住，南京是个大邦，你的才情到那里去，或者还遇着个知己，做出些事业来。这剩下的家私，是靠不住的了！大相公，你听信我言，我死也瞑目！”杜少卿流泪道：“老伯的好话，我都知道了。”忙出来吩咐雇了两班脚子，抬娄太爷过南京到陶红镇，又拿出百十两银子来付与娄太爷的儿子回去办后事。第三日，送娄太爷起身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京师池馆，又看俊杰来游；江北江乡，不见英贤豪举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

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娄太爷回家之后，自此就没有人劝他，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。前项已完，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份田来，二千多银子，随手乱用。又将一百银子把鲍廷玺打发过江去了。王知县事体已清，退还了房子，告辞回去。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，银子用的差不多了，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，要到南京去住，和娘子商议，娘子依了。人劝着他，总不肯听。足足闹了半年，房子归并妥了。除还债赎当，还落了有千把多银子，和娘子说道：“我先到南京会过卢家表侄，寻定了房子，再来接你。”

当下收拾了行李，带着王胡子，同小厮加爵过江。王胡子在路见不是事，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。杜少卿付之一笑，只带了加爵过江。到了仓巷里外祖卢家，表侄卢华士出来迎请表叔进去，到厅上见礼。杜少卿又到楼上拜了外祖、外祖母的神主。见了卢华士的母系，叫小厮拿出火腿、茶叶土仪来送过。卢华士请在书房里摆饭。请出一位先生来，是华士今年请的业师。那先生出来见礼，杜少卿让先生首席坐下。杜少卿请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迟，名均，字衡山。请问先生贵姓？”卢华士道：“这是学生天长杜家表叔。”迟先生道：“是少卿？先生是海内英豪、千秋快士！只道闻名不能

见面，何图今日邂逅高贤！”站起来，重新见礼。杜少卿看那先生细瘦，通眉长爪，双眸炯炯，知他不是庸流，便也一见如故。吃过了饭，说起要寻房子来住的话。迟衡山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先生何不竟寻几间河房住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极好。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。”

迟先生叫华士在家里好好坐着，便同少卿步了出来。走到状元境，只见书店里贴了多少新封面，内有一个写道：“《历科程墨持运》。处州马纯上、嘉兴蘧骀夫同选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蘧骀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孙，是我敝世兄。既在此，我何不进去会会他？”便同迟先生进去。蘧骀夫出来叙了世谊，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话。马纯上出来叙礼，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蘧骀夫道：“此乃天长殿元公孙杜少卿先生，这位是句容迟衡山先生，皆江南名坛领袖。小弟辈恨相见之晚。”吃过了茶，迟衡山道：“少卿兄要寻居停，此时不能久谈，要相别了。”同走出来，只见柜台上伏着一个人在那里看诗，指着书上道：“这一首诗就是我的。”四个人走过来，看见他旁边放着一把白纸诗扇。蘧骀夫打开一看，款上写着：“兰江先生。”蘧骀夫笑道：“是景兰江。”景兰江抬起头来看见二人，作揖问姓名。杜少卿拉着迟衡山道：“我们且去寻房子，再来会这些人。”

当下走过淮清桥，迟衡山路熟，找着房牙子，一路看了几处河房，多不中意，一直看到东水关。这年是乡试年，河房最贵，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先租了住着，再买他的。”南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，一个押月。当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仓巷卢家写定租约，付了十六两银子。卢家摆酒留迟衡山同杜少卿坐坐，到夜深，迟

衡山也在这里宿了。

次早，才洗脸，只听得一人在门外喊了进来：“杜少卿先生在哪里？”杜少卿正要出去看，那人已走进来，说道：“且不要通姓名，且等我猜一猜着！”定了一会神，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：“你便是杜少卿！”杜少卿笑道：“我便是杜少卿。这位是迟衡山先生，这是舍表侄。先生，你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少卿天下豪士，英气逼人，小弟一见丧胆，不似迟先生老成尊重，所以我认得不错。小弟便是季苇萧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是定梨园榜的季先生？久仰，久仰！”季苇萧坐下，向杜少卿道：“令兄已是北行了。”杜少卿惊道：“几时去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才去了三四日。小弟送到龙江关，他加了贡，进京乡试去了。少卿兄挥金如土，为什么躲在家里用，不拿来这里我们大家玩玩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如今来了。现看定了河房，到这里来居住。”季苇萧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我也寻两间河房同你做邻居，把贱内也接来同老嫂作伴。这买河房的钱，就出在你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须臾，卢家摆出饭来，留季苇萧同吃。吃饭中间，谈及哄慎卿看道士的这一件事，众人大笑，把饭都喷了出来。才吃完了饭，便是马纯上、蘧駪夫、景兰江来拜。会着谈了一会，送出去。才进来，又是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来拜，季苇萧也出来同坐。谈了一会，季苇萧同三人一路去了。杜少卿写家书，打发人到天长接家眷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正要回拜季苇萧这几个人，又是郭铁笔同来道士来拜。杜少卿迎了进来，看见道士的模样，想起昨日的话，又忍不住笑。道士足恭了一回，拿出一卷诗来。郭铁笔也送了两方图书。杜少卿都收了。吃过茶，告别去了。杜少

卿方才出去回拜这些人。一连在卢家住了七八天，同迟衡山谈些礼乐之事，甚是相合。家眷到了，共是四只船，拢了河房。杜少卿辞别卢家，搬了行李去。

次日，众人来贺。这时三月初旬，河房渐好，也有箫管之声。杜少卿备酒请这些人，共是四席。那日，季苇萧、马纯上、蘧駪夫、季恬逸、迟衡山、卢华士、景兰江、诸葛天申、萧金铉、郭铁笔、来霞士都在席。金东崖是河房邻居，拜往过了，也请了来。本日茶厨先到，鲍廷玺打发新教的三元班小戏子来磕头，见了杜少爷、杜娘子，赏了许多果子去了。随即房主人家荐了一个卖花堂客叫做姚奶奶来见，杜娘子留她坐着。到上昼时分，客已到齐，将河房窗子打开了。众客散坐，或凭栏看水，或啜茗闲谈，或据案观书，或箕踞自适，各随其便。只见门外一顶轿子，鲍廷玺跟着，是送了他家王太太来问安。王太太下轿进去了，姚奶奶看见她，就忍笑不住，向杜娘子道：“这是我们南京有名的王太太，她怎肯也到这里来？”王太太见杜娘子，着实小心，不敢抗礼，杜娘子也留她坐下。杜少卿进来，姚奶奶、王太太又叩见了少爷。鲍廷玺在河房见了众客，口内打诨说笑。闹了一会，席面已齐，杜少卿出来奉席坐下。吃了半夜酒，各自散讫。鲍廷玺自己打着灯笼，照王太太坐了轿子，也回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娘子因初到南京，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当下叫了几乘轿子，约姚奶奶做陪客，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子跟着。厨子挑了酒席，借清凉山一个姚园。这姚园是个极大的园子，进去一座篱门。篱门内是鹅卵石砌成的路，一路朱红栏杆，两边绿柳掩映。过去三

间厅，便是他卖酒的所在，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。过厅便是一路山径。上到山顶，便是一个八角亭子。席摆在亭子上。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，观看景致。一边是清凉山，高高下下的竹树；一边是灵隐观，绿树丛中，露出红墙来，十分好看。坐了一会，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。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，摆在桌上，斟起酒来，拿在手内，趁着这春光融融、和气习习，凭在栏杆上，留连痛饮。这日杜少卿大醉了，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，一手拿着金杯，大笑着，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，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，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，不敢仰视。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。姚奶奶和这几个妇女采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，也跟上去了。

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，只见卢华士还在那里坐着，说道：“北门桥庄表伯听见表叔来了，急于要会。明日请表叔在家坐一时，不要出门，庄表伯来拜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绍光先生是我所师事之人。我因他不耐同这一班词客相聚，所以前日不曾约他。我正要去看他，怎反劳他倒来看我？贤侄你作速回去打发人致意，我明日先到他家去。”华士应诺去了。杜少卿送了出去。才关了门，又听得打得门响。小厮开门出去，同了一人进来，禀道：“娄大相公来了。”杜少卿举眼一看，见娄焕文的孙子穿着一身孝，哭拜在地，说道：“我家老爹去世了，特来报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几时去世的？”娄大相公道：“前月二十六日。”杜少卿大哭了一场，吩咐连夜制备祭礼。次日清晨，坐了轿子，往陶红镇去了。季苇萧打听得姚园的事，绝早走来访问，知道已往陶红，怅怅而返。

杜少卿到了陶红，在娄太爷柩前大哭了几次，拿银子做

了几天佛事，超度娄太爷升天。娄家把许多亲戚请来陪。杜少卿一连住了四五日，哭了又哭。陶红一镇上的人，人人叹息，说：“天长杜府厚道。”又有人说：“这老人家为人必定十分好，所以杜府才如此尊重报答他。为人须像这个老人家，方为不愧。”杜少卿又拿几十两银子交与他儿子、孙子，买地安葬娄太爷。娄家一门男男女女，都出来拜谢。杜少卿又在柩前恸哭了一场，方才回来。

到家，娘子向他说道：“自你去的第二日，巡抚一个差官，同天长县的一个门斗，拿了一角文书来寻，我回他不在家。他住在饭店里，日日来问，不知为甚事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又奇了！”正疑惑间，小厮来说道：“那差官和门斗在河房里要见。”杜少卿走出去，同那差官见礼坐下。差官道了恭喜，门斗送上一角文书来。那文书是拆开过的。杜少卿拿出来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巡抚部院李，为举荐贤才事。钦奉圣旨，采访天下儒修。本部院访得天长县儒学生员杜仪，品行端醇，文章典雅。为此饬知该县儒学教官，即敦请该生即日束装赴院，以便考验，申奏朝廷，引见擢用。毋违！速速！

杜少卿看了道：“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，原是我的世叔，所以荐举我。我怎么敢当？但大人如此厚意，我即刻料理起身，到辕门去谢。”留差官吃了酒饭，送他几两银子作盘程。门斗也给了他二两银子，打发先去了。

在家收拾，没有盘缠，把那一只金杯当了三十两银子，带一个小厮，上船往安庆去了。到了安庆，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，过了几日才回来。杜少卿投了手本，那里开门请进去，请

到书房里。李大人出来，杜少卿拜见，请过大人的安，李大人请他坐下。李大人道：“自老师去世之后，我常念诸位世兄。久闻世兄才品过人，所以朝廷仿古征辟大典，我学生要借光，万勿推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菲才寡学，大人误采虚名，恐其有玷荐牒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不必太谦，我便向府县取结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大人垂爱，小侄岂不知。但小侄麋鹿之性，草野惯了，近又多病，还求大人另访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世家子弟，怎说得不肯做官？我访的不差，是要荐的！”杜少卿就不敢再说了。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，拿出许多诗文来请教。

次日辞别出来。他这番盘程带少了，又多住了几天，在辕门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钱去，叫了一只船回南京，船钱三两银子也欠着。一路又遇了逆风，走了四五天，才走到芜湖。到了芜湖，那船真走不动了，船家要钱买米煮饭。杜少卿叫小厮寻一寻，只剩了五个钱。杜少卿算计要拿衣服去当。心里闷，且到岸上去走走，见是吉祥寺，因在茶桌上坐着，吃了一开茶。又肚里饿了，吃了三个烧饼，倒要六个钱，还走不出茶馆门。只见一个道士在面前走过去，杜少卿不曾认得清。那道士回头一看，忙走近前道：“杜少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杜少卿笑道：“原来是来霞兄！你且坐下吃茶。”来霞士道：“少老爷，你为什么独自在此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来霞士道：“我自叨扰之后，因这芜湖县张老父台写书子，接我来做诗，所以在这里。我就寓在识舟亭，甚有景致，可以望江。少老爷到我下处去坐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是安庆去看一个朋友，回来从这里过，阻了风。而今和你到尊寓玩玩去。”来霞士会了茶钱，两人同进识舟亭。庙里道士走了出来问：

“哪里来的尊客？”来道士道：“是天长杜状元府里杜少老爷。”道士听了，着实恭敬，请坐拜茶。

杜少卿看见墙上贴着一个斗方，一首《识舟亭怀古》的诗，上写“霞士道兄教正”，下写“燕里韦阐思玄稿”。杜少卿道：“这是滁州乌衣镇韦四太爷的诗。他几时在这里的？”道士道：“韦四太爷现在楼上。”杜少卿向来霞士道：“这样，我就同你上楼去。”便一同上楼来，道士先喊道：“韦四太爷，天长杜少老爷来了！”韦四太爷答应道：“是哪个？”要走下楼来看。杜少卿上来道：“老伯！小侄在此。”韦四太爷两手抹着胡子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少卿！你怎么走到这荒江地面来？且请坐下，待我烹起茶来，叙叙阔怀。你到底从哪里来？”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话告诉几句，又道：“小侄这回盘程带少了，今日只剩的五个钱，方才还吃的是来霞兄的茶，船钱饭钱都无。”韦四太爷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！今日大老官毕了！但你是个豪杰，这样事何必焦心？且在我下处坐着吃酒。我因有教的一个学生住在芜湖，他前日进了学，我来贺他，他谢了我二十四两银子。你在我这里吃了酒，看风转了，我拿十两银子给你去。”杜少卿坐下，同韦四太爷、来霞士三人吃酒。直吃到下午，看着江里的船在楼窗外过去，船上的定风旗渐渐转动。韦四太爷道：“好了！风云转了！”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里，看了一回，太阳落了下去，返照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。杜少卿道：“天色已晴，东北风息了，小侄告辞老伯下船去。”韦四太爷拿出十两银子递与杜少卿，同来霞士送到船上。来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诸位朋友。说罢别过，两人上岸去了。

杜少卿在船歇宿。是夜五鼓，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风，船家扯起篷来，乘着顺风，只走了半天，就到白河口。杜少卿付了船钱，搬行李上岸，坐轿来家。娘子接着，他就告诉娘子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，娘子听了也笑。

次日，便到北门桥去拜庄绍光光生。那里回说：“浙江巡抚徐大人请了游西湖去了，还有些日子才得来家。”杜少卿便到仓巷卢家去会迟衡山。卢家留着吃饭。迟衡山闲话说起：“而今读书的朋友，只不过讲个举业，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，放着经史上礼、乐、兵、农的事，全然不问！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，大功不差似汤武，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。少卿兄，你此番征辟了去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，方不愧我辈所学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。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，徒惹高人一笑，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。”

迟衡山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，说道：“这一件事，须是与先生商量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们这南京，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，却并不曾有个专祠。那文昌殿、关帝庙，到处都有。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，各捐几何，盖一所泰伯祠。春秋两仲，用古礼古乐致祭，借此，大家习学礼乐，成就出些人才，也可以助一助政教。但建造这祠，须数千金。我裒了个手卷在此，愿捐的写在上面。少卿兄，你愿出多少？”杜少卿大喜道：“这是该的！”接入手卷，放开写道：“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也不少了。我把历年做馆的修金节省出来，也捐二百两。”就写在上面。又叫：“华士，你也勉力出五十两！”也就写在卷子上。迟衡山卷起收了，又坐着闲谈。只见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：“天长有个

差人在河房里要见少爷，请少爷回去。”杜少卿辞了迟衡山回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一时贤士，同辞爵禄之縻；两省名流，重修礼乐之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

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，问小厮道：“那差人他说什么？”小厮道：“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，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、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。差人说，请少爷在家里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不走前门家去了，你快叫一只船，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。”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，杜少卿坐了来家。忙取一件旧衣服、一顶旧帽子，穿戴起来，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。叫小厮：“你向那差人说，我得了暴病，请邓老爷不用来，我病好了，慢慢来谢邓老爷。”小厮打发差人去了。

娘子笑道：“朝廷叫你去做官，你为什么装病不去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好呆！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，留着我在家里，春天秋天，同你出去看花吃酒，好不快活，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？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，京里又冷，你身子又弱，一阵风吹得冻死了，也不好。还是不去的妥当。”小厮进来说：“邓老爷来了，坐在河房里，定要会少爷。”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，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，路也走不全，出来拜谢知县；拜在地下，就不得起来。知县慌忙扶了起来，坐下就道：“朝廷大典，李大人专要借光，不想先生病得狼狈至此。不知几时可以勉强就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治晚不幸大病，生死难保，

这事断不能了。总求老父台代我恳辞。”袖子里取出一张呈子来，递与知县。知县看这般光景，不好久坐，说道：“弟且别了先生，恐怕劳神。这事，弟也只得备文书详复上去，看大人意思何如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极蒙台爱，恕治晚不能躬送了。”

知县作别上轿而去，随即备了文书，说：“杜生委系患病，不能就道。”申详了李大人。恰好李大人也调了福建巡抚，这事就罢了。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，心里欢喜道：“好了！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，将来乡试也不应，科、岁也不考，逍遥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吧！”

杜少卿因托病辞了知县，在家有许多时不曾出来。这日，鼓楼街薛乡绅家请酒。杜少卿辞了不到。迟衡山先到了。那日在座的客是马纯上、蘧駪夫、季苇萧，都在那里。坐定，又到了两位客：一个是扬州萧柏泉，名树滋；一个是采石余夔，字和声。是两个少年名士。这两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举止风流，芳兰竟体。这两个名士独有两个绰号：一个叫“余美人”，一个叫“萧姑娘”。两位会了众人，作揖坐下。薛乡绅道：“今日奉邀诸位先生小坐。淮清桥有一个姓钱的朋友，我约他来陪诸位玩玩，他偏生的今日有事，不得到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老伯，可是那做正生的钱麻子？”薛乡绅道：“是。”迟衡山道：“老先生同士大夫宴会，那梨园中人也许可许他一席同坐的么？”薛乡绅道：“此风也久了。弟今日请的有高老先生，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谈吐，所以约他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是哪位高老先生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是六合的现任翰林院侍读。”

说着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高大老爷到了。”薛乡绅迎了出去。高老先生纱帽蟒衣，进来与众人作揖，首席坐下；认

得季苇萧，说道：“季年兄，前日枉顾，有失迎迓。承惠佳作，尚不曾捧读。”便问：“这两位少年先生尊姓？”余美人、萧姑娘各道了姓名。又问马、蘧二人，马纯上道：“书坊里选《历科程墨持运》的，便是晚生两个。”余美人道：“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。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，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。”问完了，才问到迟先生。迟衡山道：“贱姓迟，字衡山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迟先生有制礼作乐之才，乃是南邦名宿。”高老先生听罢，不言语了。吃过了三遍茶，换去大衣服，请在书房里坐。这高老先生虽是一个前辈，却全不做身分，最好玩耍，同众位说说笑笑，并无顾忌。才进书房，就问道：“钱朋友怎么不见？”薛乡绅道：“他今日回了，不得来。”高老先生道：“没趣！没趣！今日满座欠雅矣！”薛乡绅摆上两席，奉席坐下。

席间谈到浙江这许多名士，以及西湖上的风景，娄氏弟兄两个许多结交宾客的故事。余美人道：“这些事我还不爱，我只爱骀夫家的双红姐，说着还齿颊生香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怪不得，你是个美人，所以就爱美人了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小弟生平最喜修补纱帽，可惜鲁编修公不曾会着，听见他那言论丰采，到底是个正经人。若会着，我少不得着实请教他。可惜已去世了！”蘧骀夫道：“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，而今再不可得了。”季苇萧道：“骀兄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们天长杜氏弟兄，只怕更胜于令表叔的豪举！”迟衡山道：“两位中是少卿更好。”高老先生道：“诸位才说的，可就是赣州太守的乃郎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正是，老先生也相与？”高老先生道：“我们天长、六合是接壤之地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诸公莫怪学生说，这少卿是

他杜家第一个败类！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，广积阴德，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。到了他家殿元公，发达了去，虽做了几十年官，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。到他父亲，还有本事中个进士，做一任太守，已经是个呆子了：做官的时候，全不晓得敬重上司，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，又逐日讲那些‘敦孝弟，劝农桑’的呆话。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，他竟拿着当了真，惹得上司不喜欢，把个官弄掉了。他这儿子就更胡说，混穿混吃，和尚、道士、工匠、花子，都拉着相与，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！不到十年内，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。天长县站不住，搬在南京城里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，手里拿着一个铜盖子，就像讨饭的一般。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！学生在家里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，就以他为戒。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，上面写道：‘不可学天长杜仪！’”迟衡山听罢，红了脸道：“近日朝廷征辟他，他都不就。”高老先生冷笑道：“先生，你这话又错了。他果然肚里通，就该中了去！”又笑道：“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？”萧柏泉道：“老先生说的是。”向众人道：“我们后生晚辈，都该以老先生之言为法。”当下又吃了一会酒，说了些闲话。

席散，高老先生坐轿先去了。众位一路走，迟衡山道：“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，分明是骂少卿，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。众位先生，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方才这些话，也有几句说的是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总不必管他。他河房里有趣，我们几个人明日一齐到他家，叫他买酒给我们吃！”余和声道：“我们两个人也去拜他。”当下约定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才起来，坐在河房里，邻居金东崖拿了自己做的一个《四书讲章》来请教，摆桌子在河房里看。看了十几条，落后金东崖指着一条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说这‘羊枣’是什么？羊枣即羊肾也。俗语说：‘只顾羊卵子，不顾羊性命。’所以曾子不吃。”杜少卿笑道：“古人解经，也有穿凿的，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。”正说着，迟衡山、马纯上、蘧駪夫、萧柏泉、季苇萧、余和声一齐走了进来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“小弟许久不曾出门，有疏诸位先生的教，今何幸群贤毕至！”便问：“二位先生贵姓？”余、萧二人各道了姓名。杜少卿道：“兰江怎的不见？”蘧駪夫道：“他又在三山街开了个头巾店做生意。”小厮奉出茶来。季苇萧道：“不是吃茶的事，我们今日要酒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且闲谈着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前日承见赐《诗说》，极其佩服；但吾兄说诗大旨，可好请教一二？”萧柏泉道：“先生说的可单是拟题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想是在《永乐大全》上说下来的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们且听少卿说。”

杜少卿道：“朱文公解经，自立一说，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。而今丢了诸儒，只依朱注，这是后人固陋，与朱子不相干。小弟遍览诸儒之说，也有一二私见请教。即如《凯风》一篇，说七子之母想再嫁，我心里不安。古人二十而嫁，养到第七个儿子，又长大了，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，哪有什么想嫁之理？所谓‘不安其室’者，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，在家吵闹，七子所以自认不是。这话前人不曾说过。”迟衡山点头道：“有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《女曰鸡鸣》一篇，先生们说它怎么样好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是《郑风》，只是说它不淫，还

有什么别的说？”迟衡山道：“便是，也还不能得其深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非也。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，便先要骄傲妻子；妻子想做夫人，想不到手，便事事不遂心，吵闹起来。你看这夫妇两个，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，弹琴饮酒，知命乐天，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。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。”蘧駪夫道：“这一说果然妙了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《溱洧》之诗，也只是夫妇同游，并非淫乱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大乐！这就是你弹琴饮酒、采兰赠芍的风流了。”众人一齐大笑。迟衡山道：“少卿妙论，令我闻之如饮醍醐。”余和声道：“那边醍醐来了！”众人看时，见是小厮捧出酒来。

当下摆齐酒肴，八位坐下小饮。季苇萧多吃了几杯，醉了，说道：“少卿兄，你真是绝世风流。据我说，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，也觉得扫兴。据你的才名，又住这样的好地方，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，又有才情的，才子佳人，及时行乐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苇兄，岂不闻晏子云：‘今虽老而丑，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。’况且娶妾的事，小弟觉得最伤天理。天下不过是这些人，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，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。小弟为朝廷立法：人生须四十无子，方许娶一妾；此妾如不生子，便遣别嫁。是这等样，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。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。”迟衡山叹息道：“宰相若肯如此用心，天下可立致太平！”当下吃完了酒，众人欢笑，一同辞别去了。

过了几日，迟衡山独自走来，杜少卿会着。迟衡山道：

“那泰伯祠的事，已有个规模了。将来行的礼乐，我草了一个底稿在此，来和你商议，替我斟酌起来。”杜少卿接过底稿看了，道：“这事还须寻一个人斟酌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你说寻哪个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庄绍光先生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他前日浙江回来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正要去。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。”当下两人坐了一只凉篷船，到了北门桥。

上了岸，见一所朝南的门面房子，迟衡山道：“这便是他家了。”两人走进大门。门上的人进去禀了主人，那主人走了出来。这人姓庄名尚志，字绍光，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。这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，天下皆闻；此时已将及四十岁，名满一时，他却闭户著书，不肯妄交一人。这日听见是这两个人来，方才出来相会。只见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三绺髭须，黄白面皮，出来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。庄绍光道：“少卿兄，相别数载，却喜卜居秦淮，为三山二水生色。前日又多了皖江这一番缠绕，你却也辞得爽快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前番正要来相会，恰遇故友之丧，只得去了几时。回来时，先生已浙江去了。”庄绍光道：“衡山兄常在家里，怎么也不常会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小弟为泰伯祠的事，奔走了许多日子；今已略有规模，把所订要行的礼乐送来请教。”袖里拿出一个本子来递了过去。庄绍光接过，从头细细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千秋大事，小弟自当赞助效劳。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门几时，多则三月、少则两月便回，那时我们细细考订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又要到哪里去？”庄绍光道：“就是浙抚徐穆轩先生，今升少宗伯。他把贱名荐了，奉旨要见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迟衡山道：“这是不得就回来的。”庄绍光道：“先

生放心，小弟就回来的，不得误了泰伯祠的大祭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祭祀的事，少了先生不可，专候早回。”迟衡山叫将邸抄借出来看。小厮取了出来，两人同看。上写道：

礼部侍郎徐，为荐举贤才事。奉圣旨，庄尚志着来京引见。钦此。

两人看了，说道：“我们且别，候入都之日，再来奉送。”庄绍光道：“相晤不远，不劳相送。”说罢出来，两人去了。

庄绍光晚间置酒与娘子作别。娘子道：“你往常不肯出去，今日怎的闻命就行？”庄绍光道：“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，既然奉旨召我，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。你但放心，我就回来，断不为老莱子之妻所笑。”次日，应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门来催迫。庄绍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轿，带了一个小厮，脚子挑了一担行李，从后门老早就出汉西门去了。

庄绍光从水路过了黄河，雇了一辆车，晓行夜宿，一路来到山东地方。过兖州府四十里，地名叫做辛家驿，住了车子吃茶。这日天色未晚，催着车夫还要赶几十里地。店家说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近来咱们地方上响马甚多，凡过往的客人，须要迟行早住。老爷虽然不比有本钱的客商，但是也要小心些。”庄绍光听了这话，便叫车夫：“竟住下吧。”小厮拣了一间房，把行李打开铺在炕上，拿茶来吃着。只听得门外骡铃乱响，来了一起银鞘，有百十个牲口。内中一个解官，武员打扮。又有同伴的一个人，五尺以上身材，六十外岁年纪，花白胡须，头戴一顶毡笠子，身穿箭衣，腰插弹弓一张，脚下黄牛皮靴。两人下了牲口，拿着鞭子，一齐走进店来，吩咐店家道：“我们是四川解饷进京的，今日天色将晚，住一宿，

明日早行。你们须要小心伺候！”店家连忙答应。

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将银鞘搬入店内，牲口赶到槽上，挂了鞭子，同那人进来，向庄绍光施礼坐下。庄绍光道：“尊驾是四川解饷来的？此位想是贵友。不敢拜问尊姓大名？”解官道：“在下姓孙，叨任守备之职。敝友姓萧，字昊轩，成都府人。”因问庄绍光：“进京贵干？”庄绍光道了姓名并赴召进京的缘故。萧昊轩道：“久闻南京有位庄绍光先生是当今大名士，不想今日无意中相遇。”极道其倾倒之意。庄绍光见萧昊轩气宇轩昂，不同流俗，也就着实亲近。因说道：“国家承平日久，近来的地方官办事，件件都是虚应故事。像这盗贼横行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。听见前路响马甚多，我们须要小心防备。”萧昊轩笑道：“这事先生放心。小弟生平有一薄技：百步之内，用弹子击物，百发百中。响马来时，只消小弟一张弹弓，叫他来得去不得，人人送命，一个不留！”孙解官道：“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，可以当面请教一二。”庄绍光道：“急要请教，不知可好惊动？”萧昊轩道：“这有何妨！正要献丑。”遂将弹弓拿了，走出天井来，向腰间锦袋中取出两个弹丸拿在手里。庄绍光同孙解官一齐步出天井来看，只见他把弹弓举起，向着空阔处先打一丸弹子，抛在空中，续将一丸弹子打去，恰好与那一丸弹子相遇，在半空里打得粉碎。庄绍光看了赞叹不已，连那店主人看了，都吓了一跳。萧昊轩收了弹弓，进来坐下，谈了一会，各自吃了夜饭住下。

次早天色未明，孙解官便起来催促骡夫、脚子搬运银鞘，打发房钱上路。庄绍光也起来洗了脸，叫小厮拴束行李，会了帐，一同前行。一群人众行了有十多里路，那时天色未明，

晓星犹在，只见前面林子里黑影中有人走动。那些赶鞘的骡夫一齐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前面有贼！”把那百十个骡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。萧昊轩听得，疾忙把弹弓拿在手里，孙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马上。只听得一枝响箭，飞了出来。响箭过处，就有无数骑马的从林子里奔出来。萧昊轩大喝一声，扯满弓一弹子打去，不想刮喇一声，那条弓弦迸为两段。那响马贼数十人，齐声打了一个忽哨，飞奔前来。解官吓得拨回马头便跑。那些骡夫、脚子，一个个爬伏在地，尽着响马贼赶着百十个牲口，驮了银鞘往小路上去了。庄绍光坐在车里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，也不晓得车外边这半会做的是些什么勾当。

萧昊轩因弓弦断了，使不得力量，拨马往原路上跑，跑到一个小店门口，敲开了门。店家看见，知道是遇了贼，因问：“老爷昨晚住在哪个店里？”萧昊轩说了。店家道：“他原是贼头赵大一路做线的，老爷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坏了。”萧昊轩省悟，悔之无及。一时人急智生，把自己头发拔下一络，登时把弓弦续好。飞马回来，遇着孙解官，说贼人已投向东小路而去了。那时天色已明，萧昊轩策马飞奔，赶了不多路，望见贼众拥护着银鞘慌忙的前走。他便加鞭赶上，手执弹弓，好像暴雨打荷叶的一般，打得那些贼人一个个抱头鼠窜，丢了银鞘，如飞的逃命去了。他依旧把银鞘同解官慢慢的赶回大路，会着庄绍光，述其备细。庄绍光又赞叹了一会。

同走了半天，庄绍光行李轻便，遂辞了萧、孙二人，独自一辆车子先走。走了几天，将到卢沟桥，只见对面一个人骑了骡子来，遇着车子，问：“车里这位客官尊姓？”车夫道：

“姓庄。”那人跳下骡子，说道：“莫不是南京来的庄征君么？”庄绍光正要下车，那人拜倒在地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朝廷有道，修大礼以尊贤；儒者爱身，遇高官而不受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向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

话说庄征君看见那人跳下骡子，拜在地下，慌忙跳下车来跪下，扶住那人。说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我一向不曾认得。”那人拜罢起来，说道：“前面三里之遥便是一个村店。老先生请上了车，我也奉陪了回去，到店里谈一谈。”庄征君道：“最好。”上了车子，那人也上了骡子，一同来到店里，彼此见过了礼坐下。

那人道：“我在京师里算着征辟的旨意到南京去，这时候该是先生来的日子了，所以出了彰仪门，遇着骡轿车子一路问来，果然问着。今幸得接大教。”庄征君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卢，名德，字信侯，湖广人氏。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，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，藏在家里。二十年了，也寻的不差什么的了。只是国初四大家，只有高青丘是被了祸的，文集人家是没有，只有京师一个人家收着。小弟走到京师，用重价买到手。正要回家去，却听得朝廷征辟了先生。我想前辈已去之人，小弟尚要访他文集，况先生是当代一位名贤，岂可当面错过？因在京候了许久，一路问得出来。”庄征君道：“小弟坚卧白门，原无心于仕途，但蒙皇上特恩，不得不来一走。却喜邂逅中得见先生，真是快事！但是我两人才得相逢就要分手，何以为情！今夜

就在这店里，权住一宵，和你连床谈谈。”又谈到名人文集上，应征君向卢信侯道：“像先生如此读书好古，岂不是个极讲求学问的！但国家禁令所在，也不可不知避忌。青丘文字，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，既然太祖恶其为人，且现在又是禁书，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。小弟的愚见，读书一事，要由博而返之约，总以心得为主。先生如回贵府，便道枉驾过舍，还有些拙著慢慢的请教。”卢信侯应允了。次早分别，卢信侯先到南京等候。

庄征君进了彰仪门，寓在护国寺。徐侍郎即刻打发家人来候，便亲自来拜。庄征君会着。徐侍郎道：“先生途路辛苦。”庄征君道：“山野鄙性，不习车马之劳；兼之‘蒲柳之姿，望秋先零’，长途不觉委顿，所以不曾便来晋谒，反劳大人先施。”徐侍郎道：“先生速为料理，恐三五日内就要召见。”

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。过了三日，徐侍郎将内阁抄出圣旨送来。上写道：

十月初二日，内阁奉上谕：朕承祖宗鸿业，寤寐求贤，以资治道。朕闻师臣者王，古今通义也。今礼部侍郎徐基所荐之庄尚志，着于初六日入朝引见，以光大典。钦此。

到了初六日五鼓，羽林卫士摆列在午门外，卤簿全副设了，用的传胪的仪制，各官都在午门外候着。只见百十道火把的亮光，知道宰相到了。午门大开，各官从掖门进去。过了奉天门，进到奉天殿，里面一片天乐之声，隐隐听见鸿胪寺唱：“排班。”净鞭响了三下，内官一队队捧出金炉，焚了龙涎香，宫女们持了宫扇，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，一个个嵩呼舞蹈。庄

征君戴了朝巾，穿了公服，跟在班末，嵩呼舞蹈，朝拜了天子。当下乐止朝散，那二十四个驮宝瓶的象，不牵自走。真是：“花迎剑佩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干。”各官散了。

庄征君回到下处，脱去衣服，徜徉了一会，只见徐侍郎来拜。庄征君便服出来会着。茶罢，徐侍郎问道：“今日皇上升殿，真乃旷典。先生要在寓静坐，恐怕不日又要召见。”

过了三日，又送了一个抄的上谕来：

庄尚志着于十一日便殿朝见，特赐禁中乘马。钦此。

到了十一那日，徐侍郎送了庄征君到了午门。徐侍郎别过，在朝房候着。庄征君独自走进午门去。只见两个太监，牵着一匹御用的马，请庄征君上去骑着。两个太监跪着坠蹬。候庄征君坐稳了，两个太监笼着缰绳，那扯手都是赭黄颜色，慢慢的走过了乾清门。到了宣政殿的门外，庄征君下了马。那殿门口又有两个太监，传旨出来，宣庄尚志进殿。庄征君屏息进去，天子便服坐在宝座。庄征君上前朝拜了。天子道：“朕在位三十五年，幸托天地祖宗，海宇升平，边疆无事。只是百姓未尽温饱，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。这教养之事，何者为先？所以特将先生起自田间，望先生悉心为朕筹画，不必有所隐讳。”庄征君正要奏对，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，着实难忍，只得躬身奏道：“臣蒙皇上清问，一时不能条奏，容臣细思，再为启奏”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也罢。先生务须为朕加意，只要事事可行，宜于古而不戾于今罢了。”说罢，起驾回宫。庄征君出了勤政殿，太监又笼了马来，一直送出午门。徐侍郎接着，同出朝门。徐侍郎别过去了。

庄征君到了下处，除下头巾，见里面有一个蝎子。庄征

君笑道：“臧仓小人，原来就是此物！看来我道不行了。”次日起来，焚香盥手，自己揲了一个蓍，筮得“天山遁”。庄征君道：“是了。”便把教养的事，细细做了十策，又写了一道“恳求恩赐还山”的本，从通政司送了进去。自此以后，九卿六部的官，无一个不来拜望请教。庄征君会得不耐烦，只得各衙门去回拜。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：“南京来的庄年兄，皇上颇有大用之意，老先生何不邀他来学生这里走走？我欲收之门墙，以为桃李。”侍郎不好唐突，把这话婉婉向庄征君说了。庄征君道：“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之列。况太保公屡主礼闱，翰苑门生不知多少，何取晚生这一个野人？这就不敢领教了。”侍郎就把这话回了太保，太保不悦。

又过了几天，天子坐便殿，问太保道：“庄尚志所上的十策，朕细看，学问渊深。这人可用为辅弼么？”太保奏道：“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，蒙皇上旷典殊恩，朝野胥悦。但不由进士出身，骤跻卿贰，我朝祖宗无此法度，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。伏候圣裁。”天子叹息了一回，随教大学士传旨：

庄尚志允令还山，赐内帑银五百两，将南京元武湖赐与庄尚志著书立说，鼓吹休明。

传出圣旨来，庄征君又到午门谢了恩，辞别徐侍郎，收拾行李回南。满朝官员都来饯送，庄征君都辞了。依旧叫了一辆车，出彰仪门来。

那日天气寒冷，多走了几里路，投不着宿头，只得走小路，到一个人家去借宿。那人家住着一间草房，里面点着一盏灯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站在门首。庄征君上前和他作揖道：“老爹，我是行路的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老爹这里住一

夜，明早拜纳房金。”那老爹道：“客官，你行路的人，谁家顶着房子走？借住不妨。只是我家只得一间屋，夫妻两口住着，都有七十多岁；不幸今早又把个老妻死了，没钱买棺材，现停在屋里，客官却在哪儿住？况你又有车子，如何拿得进来？”庄征君道：“不妨，我只须一席之地，将就过一夜，车子叫它在门外罢了。”那老爹道：“这等，只有同我一床睡。”庄征君道：“也好。”

当下走进屋里，见那老妇人尸首直僵僵停着，旁边一张土炕。庄征君铺下行李，叫小厮同车夫睡在车上，让那老爹睡在炕里边。庄征君在炕外睡下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到三更半后，只见那死尸渐渐动起来。庄征君吓了一跳，定睛细看，只见那手也动起来了，竟有一个坐起来的意思。庄征君道：“这人活了！”忙去推那老爹，推了一会，总不得醒。庄征君道：“年高人怎的这样好睡！”便坐起来看那老爹时，见他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，已是死了。回头看那老妇人，已站起来了，直着腿，白瞪着眼。原来不是活，是走了尸。庄征君慌了，跑出门来，叫起车夫，把车拦了门，不放她出去。庄征君独自在门外徘徊，心里懊悔道：“‘吉凶悔吝生乎动’，我若坐在家，不出来走这一番，今日也不得受这一场虚惊！”又想道：“生死亦是常事，我到底义理不深，故此害怕。”定了神，坐在车子上。

一直等到天色大亮，那走的尸也倒了，一间屋里只横着两个尸首。庄征君感伤道：“这两个老人家，就穷苦到这个地步！我虽则在此一宿，我不殡葬他，谁人殡葬？”因叫小厮、车夫前去寻了一个市井，庄征君拿几十两银子来买了棺木，市

上雇了些人抬到这里，把两人殓了。又寻了一块地，也是左近人家的，庄征君拿出银子去买。买了，看着掩埋了这两个老人家。掩埋已毕，庄征君买了些牲醴纸钱，又做了一篇文章。庄征君洒泪祭奠了。一市上的人，都来罗拜在地下，谢庄征君。

庄征君别了台儿庄，叫了一只马溜子船，船上颇可看书。不日来到扬州，在钞关住了一日，要换江船回南京。次早才上了江船，只见岸上有二十多乘齐整轿子歇在岸上，都是两淮总商来候庄征君，投进帖子来。庄征君因船中窄小，先请了十位上船来。内中几位本家，也有称叔公的，有称尊兄的，有称老叔的，作揖奉坐。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萧柏泉。众盐商都说是：“皇上要重用台翁，台翁不肯做官，真乃好品行。”萧柏泉道：“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。老先生抱负大才，要从正途出身，不屑这征辟。今日回来，留待下科抡元。皇上既然知道，将来鼎甲可望。”庄征君笑道：“征辟大典，怎么说不屑？若说抡元，来科一定是长兄。小弟坚卧烟霞，静听好音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在此还见见院、道么？”庄征君道：“弟归心甚急，就要开船。”说罢，这十位作别上去了，又做两次会了那十几位。庄征君甚不耐烦。随即是盐院来拜，盐道来拜，分司来拜，扬州府来拜，江都县来拜，把庄征君闹得急了，送了各官上去，叫作速开船。当晚总商凑齐六百银子到船上送盘缠，那船已是去得远了，赶不着，银子拿了回去。

庄征君遇着顺风，到了燕子矶，自己欢喜道：“我今日复见江上佳丽了！”叫了一只凉篷船，载了行李，一路荡到汉西门。叫人挑着行李，步行到家，拜了祖先，与娘子相见，笑

道：“我说多则三个月、少则两个月便回来，今日如何？我不说谎么？”娘子也笑了，当晚备酒洗尘。

次早起来，才洗了脸，小厮进来禀道：“六合高大老爷来拜。”庄征君出去会。才会了回来，又是布政司来拜，应天府来拜，驿道来拜，上、江二县来拜，本城乡绅来拜，哄庄征君穿了靴又脱，脱了靴又穿。庄征君恼了，向娘子道：“我好没来由！朝廷既把元武湖赐了我，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和这些人缠，我们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！”当下商议料理，和娘子连夜搬到元武湖去住。

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，和西湖也差不多大。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。那湖中菱、藕、莲、芡，每年出几千石。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，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。湖中间五座大洲：四座洲贮了图籍，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，赐与庄征君住，有几十间房子。园里合抱的老树，梅花、桃、李、芭蕉、桂、菊，四时不断的花。又有一园的竹子，有数万竿。园内轩窗四启，看着湖光山色，真如仙境。门口系了一只船，要往那边，在湖里渡了过去。若把这船收过，那边飞也飞不过来。庄征君就住在花园。

一日，同娘子凭栏看水，笑说道：“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！我们日日可以游玩，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。”闲着无事，又斟酌一樽酒，把杜少卿做的《诗说》，叫娘子坐在旁边，念与她听。念到有趣处，吃一大杯，彼此大笑。庄征君在湖中着实自在。

忽一日，有人在那边岸上叫船。这里放船去渡了过来，庄征君迎了出去。那人进来拜见，便是卢信侯。庄征君大喜道：

“途间一别，渴想到今。今日怎的到这里？”卢信侯道：“昨日在尊府，今日我方到这里。你原来在这里做神仙，令我羡慕！”庄征君道：“此间与人世绝远，虽非武陵，亦差不多。你且在此住些时，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。”当下备酒同饮。吃到三更时分，小厮走进来，慌忙说道：“中山王府里发了几百兵，有千把枝火把，把七十二只鱼船都拿了，渡过兵来，把花园团团围住！”庄征君大惊。又有一个小厮进来道：“有一位总兵大老爷进厅上来了！”庄征君走了出去。那总兵见庄征君施礼。庄征君道：“不知舍下有什么事？”那总兵道：“与尊府不相干。”便附耳低言道：“因卢信侯家藏《高青丘文集》，乃是禁书，被人告发。京里说这人有武勇，所以发兵来拿他。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爷这里，所以来要这个人，不要使他知觉走了。”庄征君道：“总爷，找我罢了。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监，走了都在我。”那总兵听见这话，道：“大老爷说了，有什么说。我便告辞。”庄征君送他出门，总兵号令一声，那些兵一齐渡过河去了。卢信侯已听见这事，道：“我是硬汉，难道肯走了带累先生？我明日自投监去！”庄征君笑道：“你只去权坐几天。不到一个月，包你出来，逍遥自在。”卢信侯投监去了。

庄征君悄悄写了十几封书子，打发人进京去遍托朝里大老，从部里发出文书来，把卢信侯放了，反把那出首的人问了罪。卢信侯谢了庄征君，又留在花园住下。

过两日，又有两个人在那边叫渡船渡过湖来。庄征君迎出去，是迟衡山、杜少卿。庄征君欢喜道：“有趣！‘正欲清谈闻客至’。”邀在湖亭上去坐。迟衡山说要所订泰伯祠的礼乐。庄征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，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

得端端正正，交与迟衡山拿去了。

转眼过了年。到二月半间，迟衡山约同马纯上、蘧駪夫、季苇萧、萧金铉、金东崖，在杜少卿河房里商议祭泰伯祠之事。众人道：“却是寻哪一位做个主祭？”迟衡山道：“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，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，方为不愧。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。”众人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迟衡山叠着指头，说出这个人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千流万派，同归黄河之源；玉振金声，尽入黄钟之管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

话说应天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，叫做麟绂镇。镇上有二百多人家，都是务农业为业；只有一位姓虞，在成化年间，读书进了学，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，只在这镇上教书。这镇离城十五里。虞秀才除应考之外，从不到城里去走一遭，后来直活到八十多岁，就去世了。他儿子不曾进过学，也是教书为业。到了中年，尚无子嗣。夫妇两个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，梦见文昌亲手递一纸条与他，上写着《易经》一句：“君子以果行育德。”当下就有了娠。到十个月满足，生下这位虞博士来。太翁去谢了文昌，就把这新生的儿子取名育德，字果行。这虞博士三岁上就丧了母亲，太翁在人家教书，就带在馆里，六岁上替他开了蒙。虞博士长到十岁，镇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儿子的书，宾主甚是相得。教了四年，虞太翁得病去世了，临危把虞博士托与祁太公，此时虞博士年方十四岁。祁太公道：“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，如今先生去世，我就请他做先生教儿子的书。”当下写了自己祁连的名帖，到书房里来拜，就带着九岁的儿子来拜虞博士做先生。虞博士自此总在祁家教书。

常熟是极出人文的地方。此时有一位云晴川先生，古文诗词，天下第一。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，就随着他学诗文。祁

太公道：“虞相公，你是个寒士，单学这些诗文无益，须要学两件寻饭吃的本事。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，也知道算命，也知道选择，我而今都教了你，留着以为救急之用。”虞博士尽心听受了。祁太公又道：“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，将来出去应考，进个学，馆也好坐些。”虞博士听信了祁太公，果然买些考卷看了。到二十四岁上出去应考，就进了学。次年，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，每年三十两银子。正月里到馆，到十二月仍旧回祁家来过年。

又过了两年，祁太公说：“尊翁在日，当初替你定下的黄府上的亲事，而今也该娶了。”当时就把当年余下十几两银子馆金，又借了明年的十几两银子的馆金，合起来就娶了亲。夫妇两个，仍旧借住在祁家。满月之后，就去到馆。又做了两年，积攒了二三十两银子的馆金，在祁家旁边寻了四间屋，搬进去住，只雇了一个小厮。虞博士到馆去了，这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镇市上买些柴米油盐小菜之类，回家与娘子度日。娘子生儿育女，身子又多病，馆钱不够买医药，每日只吃三顿白粥，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。虞博士到三十二岁上，这年没有了馆。娘子道：“今年怎样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不妨。我自从出来坐馆，每年大约有三两银子。假使哪年正月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，我心里焦不足，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，或是来看文章，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。假使哪年正月多讲得几两银子，我心里欢喜道：‘好了，今年多些。’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，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。可见有个一定，不必管它。”

过了些时，果然祁太公来说，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

请他去看葬坟。虞博士带了罗盘，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。葬过了坟，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。虞博士叫了一只小船回来。那时正是三月半天气，两边岸上，有些桃花、柳树，又吹着微微的顺风，虞博士心里舒畅。又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一船鱼鹰在河里捉鱼。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，忽见那边岸上一个人跳下河里来。虞博士吓了一跳，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来。救上了船，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。幸得天气尚暖，虞博士叫他脱了湿衣，叫船家借一件干衣裳与他换了，请进船来坐着，问他因甚寻这短见。那人道：“小人就是这里庄农人家，替人家做着几块田，收些稻，都被田主斛得去了，父亲得病死在家里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。我想我这样的人还活在世上做什么，不如寻个死路！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是你的孝心，但也不是寻死的事。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，也是人送我的；不能一总给你，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盘缠。我而今送你四两银子，你拿去和邻居亲戚们说说，自然大家相帮。你去殡葬了你父亲，就罢了。”当下在行李里拿出银子，称了四两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接着银子，拜谢道：“恩人尊姓大名？”虞博士道：“我姓虞，在麟绂村住。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，不必只管讲话了。”那人拜谢去了。

虞博士回家，这年下半年又有了馆。到冬底生了个儿子。因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，因取名叫做感祁。一连又做了五六年的馆。虞博士四十一岁这年乡试，祁太公来送他，说道：“虞相公，你今年想是要高中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也怎见得？”祁太公道：“你做的事有许多阴德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老伯，哪里见得我有甚阴德？”祁太公道：“就如你替人葬坟，真心实意。

我又听见人说，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亲的人。这都是阴德。”虞博士笑道：“阴鹭就像耳朵里响，只是自己晓得，别人不晓得。而今这事，老伯已是知道了，哪里还是阴德？”祁太公道：“到底是阴德，你今年要中。”当下来南京乡试过回家，虞博士受了些风寒，就病起来。放榜那日，报录人到了镇上，祁太公便同了来，说道：“虞相公，你中了！”虞博士病中听见，和娘子商议，拿几件衣服当了，托祁太公打发报录的人。过几日病好了，到京去填写亲供回来，亲友东家都送些贺礼。料理去上京会试，不曾中进士。

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东巡抚，便约了虞博士一同出京，住在衙门里，代做些诗文，甚是相得。衙门里同事有一位姓尤，名滋，字资深，见虞博士文章品行，就愿拜为弟子，和虞博士一房同住，朝夕请教。那时正值天子求贤，康大人也要想荐一个人。尤资深道：“而今朝廷大典，门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荐了老师去。”虞博士笑道：“这征辟之事，我也不敢当。况大人要荐人，但凭大人的主意，我们若去求他，这就不是品行了。”尤资深道：“老师就是不愿，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，老师或是见皇上，或是不见皇上，辞了官爵回来，更见得老师的高处。”虞博士道：“你这话又说错了。我又求他荐我，荐我到皇上面前，我又辞了官不做，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，辞官又不是真心。这叫做什么？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在山东过了两年多，看看又进京会试，又不曾中。就上船回江南来，依旧教馆。

又过了三年，虞博士五十岁了，借了杨家一个姓严的管家跟着，再进京去会试。这科就中了进士，殿试在二甲。朝

廷要将他选做翰林。哪知这些进士，也有五十岁的，也有六十岁的，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；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：五十岁。天子看见，说道：“这虞育德年纪老了，着他去做一个闲官吧。”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。虞博士欢喜道：“南京好地方，有山有水，又和我家乡相近。我此番去，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，团圞着，强如做个穷翰林。”当下就去辞别了房师、座师和同乡这几位大老。翰林院侍读有位王老先生，托道：“老先生到南京去，国子监有位贵门人，姓武，名书，字正字，这人事母至孝，极有才情；老先生到彼，照顾照顾他。”虞博士应诺了。收拾行李，来南京到任，打发门斗到常熟接家眷。此时公子虞感祁已经十八岁了，跟随母亲一同到南京。

虞博士去参见了国子监祭酒李大人，回来升堂坐公座。监里的门生，纷纷来拜见。虞博士看见帖子上有一个武书。虞博士出去会着，问道：“哪一位是武年兄讳书的？”只见人丛里走出一个矮小人，走过来答道：“门生便是武书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在京师久仰年兄克敦孝行，又有大才。”重新同他见了礼，请众位坐下。武书道：“老师文章山斗，门生辈今日得沾化雨，实为侥幸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弟初到此间，凡事俱望指教。年兄在监几年了？”武书道：“不瞒老师说，门生少孤，奉事母亲在乡下住。只身一人，又无弟兄，衣服饮食，都是门生自己整理。所有先母在日，并不能读书应考；及不幸先母见背，一切丧葬大事，都亏了天长杜少卿先生相助。门生便随着少卿学诗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杜少卿先生，向日弟曾在尤资深案头见过他的诗集，果是奇才。少卿就在这里么？”武书道：

“他现住在利涉桥河房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还有一位庄绍光先生，天子赐他元武湖的，他在湖中住着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就住在湖里。他却轻易不会人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明日就去求见他。”武书道：“门生并不会做八股文章，因是后来穷之无奈，求个馆也没得做，没奈何只得寻两篇念念，也学做两篇，随便去考，就进了学。后来这几位宗师，不知怎的，看见门生这个名字，就要取做一等第一，补了廪。门生那文章，其实不好。屡次考诗赋，总是一等第一。前次一位宗师合考八学，门生又是八学的一等第一，所以送进监里来。门生觉得自己时文到底不在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也不耐烦做时文。”武书道：“所以门生不拿时文来请教。平日考的诗赋，还有所做的《古文易解》以及各样的杂说，写齐了来请教老师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足见年兄才名，令人心服。若有诗赋古文更好了，容日细细捧读。令堂可曾旌表过了么？”武书道：“先母是合例的。门生因家寒，一切衙门使费无出，所以迟至今日。门生实是有罪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个如何迟得？”便叫人取了笔砚来，说道：“年兄，你便写起一张呈子节略来。”即传书办到面前，吩咐道：“这武相公老太太节孝的事，你作速办妥了，以便备文申详。上房使用，都是我这里出。”书办应诺下去。武书叩谢老师。众人多替武书谢了，辞别出去。虞博士送了回来。

次日，便往元武湖去拜庄征君，庄征君不曾会。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，杜少卿会着。说起当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过，曾收虞博士的祖父为门生。殿元乃少卿曾祖，所以少卿称虞博士为世叔。彼此谈了些往事。虞博士又说起仰慕庄征君，今日无缘，不曾会着。杜少卿道：“他不知道。小侄

和他说去。”虞博士告别去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走到元武湖，寻着了庄征君，问道：“昨日虞博士来拜，先生怎么不会他？”庄征君笑道：“我因谢绝了这些冠盖，他虽是小官，也懒和他相见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人大是不同，不但无学博气，尤其无进士气。他襟怀冲淡，上而伯夷、柳下惠，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。你会见他便知。”庄征君听了，便去回拜，两人一见如故。虞博士爱庄征君的恬适，庄征君爱虞博士的浑雅，两人结为性命之交。

又过了半年，虞博士要替公子毕姻。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孙女，本是虞博士的弟子，后来连为亲家，以报祁太公相爱之意。祁府送了女儿到署完姻，又赔了一个丫头来，自此，孺人才得有使女听用。喜事已毕，虞博士把这使女就配了姓严的管家，管家拿进十两银子来交使女的身价。虞博士道：“你也要备些床帐衣服。这十两银子就算我与你的，你拿去备办吧。”严管家磕头谢了下去。

转眼新春二月，虞博士去年到任后，自己亲手栽的一树红梅花，今已开了枝。虞博士欢喜，叫家人备了一席酒，请了杜少卿来，在梅花下坐，说道：“少卿，春光已见几分，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？几时我和你携樽去探望一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正有此意，要约老叔同庄绍光兄作竟日之游。”说着，又走进两个人来。这两人就在国子监门口住，一个姓储，叫做储信；一个姓伊，叫做伊昭，是积年相与学博的。虞博士见二人走了进来，同他见礼让坐。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。坐下，摆上酒来，吃了两杯。储信道：“荒春头上，老师该做个生日，收他几分礼，过春天。”伊昭道：“禀明过老师，门

生就出单去传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生日是八月，此时如何做得？”伊昭道：“这个不妨。二月做了，八月可以又做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就是笑话了！二位且请吃酒。”杜少卿也笑了。

虞博士道：“少卿，有一句话和你商议。前日中山王府里，说他家有个烈女，托我作一篇碑文，折了个杯缎裱礼银八十两在此。我转托了你，你把这银子拿去，作看花买酒之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文难道老叔不会作？为甚转托我？”虞博士笑道：“我哪里如你的才情？你拿去做做。”因在袖里拿出一个节略来递与杜少卿，叫家人：“把那两封银子交与杜老爷家人带去。”家人拿了银子出来，又禀道：“汤相公来了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请到这里来坐。”家人把银子递与杜家小厮，便进去了。

虞博士道：“这来的是我一个表侄。我到南京的时候，把几间房子托他住着，他所以来看看我。”说着，汤相公走了进来，作揖坐下。说了一会闲话，便说道：“表叔那房子，我因这半年没有钱用，是我拆卖了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怪不得你。今年没有生意，家里也要吃用，没奈何卖了，又老远的路来告诉我做啥？”汤相公道：“我拆了房子，就没处住，所以来同表叔商量，借些银子去当几间屋住。”虞博士又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你卖了就没住处。我这里恰好还有三四十两银子，明日与你拿去典几间屋住也好。”汤相公就不言语了。

杜少卿吃完了酒，告别了去。那两人还坐着，虞博士进来陪他。伊昭问道：“老师与杜少卿是什么的相与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他是我们世交，是个极有才情的。”伊昭道：“门生也不好说。南京人都知道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，而今弄穷了，在南京躲着，专好扯谎骗钱。他最没有品行！”虞博士道：“他

有什么没品行？”伊昭道：“他时常同乃眷上酒馆吃酒，所以人都笑他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正是他风流文雅处，俗人怎么得知！”储信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倒是老师下次有什么有钱的诗文，不要寻他做。他是个不应考的人，做出来的东西，好也有限，恐怕坏了老师的名。我们这监里有多少考得起来的朋友，老师托他们做，又不要钱，又好。”虞博士正色道：“这倒不然。他的才名，是人人知道的，做出来的诗文，人无不服，每常人在我这里托他做诗，我还沾他的光。就如今日，这银子是一百两，我还留下二十两给我表侄。”两人不言语了，辞别出去。

次早，应天府送下一个监生来，犯了赌博，来讨收管。门斗和衙役把那监生看守在门房里，进来禀过，问：“老爷，将他锁在哪里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你且请他进来。”那监生姓端，是个乡里人，走进来，两眼垂泪，双膝跪下，诉说这些冤枉的事。虞博士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当下把他留在书房里。每日同他一桌吃饭，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。次日，到府尹面前替他辩明白了这些冤枉的事，将那监生释放。那监生叩谢，说道：“门生虽粉身碎骨，也难报老师的恩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？你既然冤枉，我原该替你辩白。”那监生道：“辩白固然是老师的大恩，只是门生初来收管时，心中疑惑，不知老师怎样处置，门斗怎样要钱，把门生关到什么地方受罪。怎想老师把门生待作上客。门生不是来收管，竟是来享了两日的福。这个恩典叫门生怎么感激得尽！”虞博士道：“你打了这些日子的官司，作速回家看看吧，不必多讲闲话。”那监生辞别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门上传进一副大红连名全帖，上写道：“晚生迟均、马静、季萑、蘧来旬，门生武书、余夔，世侄杜仪，同顿首拜。”虞博士看了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慌忙出去会这些人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先圣祠内，共观大礼之光，国子监中，同仰斯文之主。毕竟这几个人来做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

话说虞博士出来会了这几个人，大家见礼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晚生们今日特来，泰伯祠大祭商议主祭之人。公中说，祭的是大圣人，必要个贤者主祭，方为不愧，所以特来公请老先生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先生这个议论，我怎么敢当？只是礼乐大事，自然也愿观光。请问定在几时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四月初一日。先一日就请老先生到来祠中斋戒一宿，以便行礼。”虞博士应诺了，拿茶与众位吃。吃过，众人辞了出来，一齐到杜少卿河房里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我们司事的人，只怕还不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恰好敝县来了一个敝友。”便请出臧荼与众位相见，一齐作了揖。迟衡山道：“将来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。”臧蓼斋道：“愿观盛典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

到三月二十九日，迟衡山约齐杜仪、马静、季萑、金东崖、卢华士、辛东之、蘧来旬、余夔、卢德、虞感祁、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、萧鼎、储信、伊昭、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、武书、臧荼，一齐出了南门，随即庄尚志也到了。众人看那泰伯祠时，几十层高坡上去，一座大门，左边是省牲之所；大门过去，一个大天井；又几十层高坡上去，三座门。进去一座丹墀。左右两廊，奉着从祀历代先贤神位。中间是五间大殿，殿上泰伯神位，面前供桌、香炉、烛台。殿后又

一个丹墀，五间大楼，左右两旁，一边三间书房。众人进了大门，见高悬着金字一匾“泰伯之祠”。从二门进东角门走，循着东廊一路走过大殿，抬头看楼上，悬着金字一匾“习礼楼”三个大字。众人在东边书房内坐了一会。迟衡山同马静、武书、蘧来旬，开了楼门，同上楼去，将乐器搬下楼来，堂上的摆在堂上，堂下的摆在堂下。堂上安了祝版，香案旁树了麾，堂下树了庭燎，二门旁摆了盥盆、盥帨。

金次福、鲍廷玺，两人领了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敔的、司敔的、司笙的、司镛的、司箫的、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，进来见了众人。迟衡山把龠、翟交与这些孩子。下午时分，虞博士到了，庄绍光、迟衡山、马纯上、杜少卿迎了进来。吃过了茶，换了公服，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。众人都在两边书房里斋宿。

次日五鼓，把祠门大开了。众人起来，堂上、堂下、门里、门外、两廊都点了灯烛，庭燎也点起来。迟衡山先请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，亚献的征君庄老先生；请到三献的，众人推让，说道：“不是迟先生，就是杜先生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两人要做引赞。马先生系浙江人，请马纯上先生三献。”马二先生再三不敢当，众人扶住了马二先生，同二位老先生一处。迟衡山、杜少卿先引这三位老先生出去，到省牲所拱立。迟衡山、杜少卿回来，请金东崖先生大赞，请武书先生司麾，请臧荼先生司祝，请季萑先生、辛东之先生、余夔先生司尊，请蘧来旬先生、卢德先生、虞感祁先生司玉，请诸葛佑先生、景本蕙先生、郭铁笔先生司帛，请萧鼎先生、储信先生、伊昭

先生司稷，请季恬逸先生、金寓刘先生、宗姬先生司饌。请完，命卢华士跟着大赞金东崖先生，将诸位一齐请出二门外。

当下祭鼓发了三通，金次福、鲍廷玺两人，领着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敔的、司敔的、司笙的、司镛的、司箫的、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，都立在堂上堂下。

金东崖先进来到堂上，卢华士跟着。金东崖站定，赞道：“执事者，各司其事！”这些司乐的都将乐器拿在手里。金东崖赞：“排班！”司麾的武书，引着司尊的季萑、辛东之、余夔，司玉的遽来旬、卢德、虞感祁，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东边；引司祝的臧荼上殿，立在祝版跟前；引司稷的萧鼎、储信、伊昭，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西边。武书捧了麾，也立在西边众人下。金东崖赞：“奏乐！”堂上堂下，乐声俱起。金东崖赞：“迎神！”迟均、杜仪各捧香烛，向门外躬身迎接。金东崖赞：“乐止！”堂上堂下，一齐止了。

金东崖赞：“分献者就位！”迟均、杜仪出去引庄征君、马纯上进来，立在丹墀里拜位左右两边。金东崖赞：“主祭者就位！”迟均、杜仪出去引虞博士上来，立在丹墀里拜位中间；迟均、杜仪一左一右，立在丹墀里香案旁。迟均赞：“盥洗！”同杜仪引主祭者盥洗了上来。迟均赞：“主祭者诣香案前！”香案上一个沉香筒，里边插着许多红旗。杜仪抽一枝红旗在手，上有“奏乐”二字。虞博士走上香案前。迟均赞道：“跪。升香。灌地。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复位！”杜仪又抽出一枝旗来：“乐止！”金东崖赞：“奏乐神之乐！”金次

福领着堂上的乐工，奏起乐来，奏了一会，乐止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初献礼！”卢华士在殿里抱出一个牌子来，上写“初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引着主祭的虞博士，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季萑、司玉的蘧来旬、司帛的诸葛佑，一路同走，引着主祭的从上面走。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萧鼎，司饌的季恬逸，引着主祭的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去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立于香案左右。季萑捧着尊，蘧来旬捧着玉，诸葛佑捧着帛，立在左边；萧鼎捧着稷，季恬逸捧着饌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！”虞博士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！”季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！”蘧来旬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！”诸葛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！”萧鼎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！”季恬逸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！”

金东崖赞：“一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！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，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阶下与祭者皆跪。读祝文！”臧荼跪在祝版前，将祝文读了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！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！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季萑、蘧来旬、诸葛佑、萧鼎、季恬逸引着主祭的虞博士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虞博士复归王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亚献礼！”卢华士又走进殿里去抱出一个牌子来，上写“亚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引着亚献的庄征君到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盥洗！”同杜仪引着庄征君盥洗了回来。

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辛东之、司玉的卢德、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，引着亚献的从上面走。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储信、司饌的金寓刘，引着亚献的又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去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立于香案左右。辛东之捧着尊，卢德捧着玉，景本蕙捧着帛，立在左边；储信捧着稷，金寓刘捧着饌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！”庄征君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！”辛东之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！”卢德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！”景本蕙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！”储信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！”金寓刘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各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！”

金东崖赞：“二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！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，手持鹵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！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！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辛东之、卢德、景本蕙、储信、金寓刘引着亚献的庄征君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庄征君复归了亚献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终献礼！”卢华士又走进殿里去抱出一个牌子，上写“终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引着终献的马二先生到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盥洗！”同杜仪引着马二先生盥洗了回来。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余夔、司玉的虞感祁、司帛的郭铁笔一路同走，引着终献的从上面走。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伊昭、司饌的宗姬引着终献的又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去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

仪立于香案左右。余夔捧着尊，虞感祁捧着玉，郭铁笔捧着帛，立在左边；伊昭捧着稷，宗姬捧着饌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！”马二先生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！”余夔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！”虞感祁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！”郭铁笔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！”伊昭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！”宗姬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！”

金东崖赞：“三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！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，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！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！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余夔、虞感祁、郭铁笔、伊昭、宗姬引着终献的马二先生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马二先生复归了终献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侑食之礼！”迟均、杜仪又从主祭位上引虞博士从东边上来，香案前跪下。金东崖赞：“奏乐！”堂上堂下乐声一齐大作。乐止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平身！”金东崖赞：“退班！”迟均、杜仪引虞博士从西边走下去，复了主祭的位。迟均、杜仪也复了引赞的位。金东崖赞：“撤饌！”杜仪抽出一枝红旗来，上有“金奏”二字。当下乐声又一齐大作起来。迟均、杜仪从主位上引了虞博士，奏着乐，从东边走上殿去，香案前跪下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平身！”金东崖赞：“退班！”迟均、杜仪引虞博士从西边走下去，复了主祭的位。

迟均、杜仪也复了引赞的位。杜仪又抽出一枝红旗来：“止乐！”金东崖赞：“饮福受胙！”迟均、杜仪引主祭的虞博士、亚献的庄征君、终献的马二先生，都跪在香案前，饮了福酒，受了胙肉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！”三人退下去了。金东崖赞：“焚帛！”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一齐焚了帛。金东崖赞：“礼毕！”众人撤去了祭器、乐器，换去了公服，齐往后面楼下来。金次福、鲍廷玺带着堂上堂下的乐工和侑舞的三十六个孩子，都到后面两边书房里来。

这一回大祭，主祭的虞博士、亚献的庄征君、终献的马二先生，共三位；大赞的金东崖、副赞的卢华士、司祝的臧荼，共三位；引赞的迟均、杜仪，共二位；司麾的武书一位；司尊的季萑、辛东之、余夔，共三位；司玉的蘧来旬、卢德、虞感祁，共三位；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共三位；司稷的萧鼎、储信、伊昭，共三位；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，共三位；金次福、鲍廷玺二人领着司球的一人、司琴的一人、司瑟的一人、司管的一人、司鼗鼓的一个、司祝的一人、司敌的一人、司笙的一人、司镛的一人、司箫的一人、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二人；和侑舞的孩子，共是三十六人。通共七十六人。

当下厨役开剥了一条牛、四副羊，和祭品的肴饌菜蔬都整治起来，共备了十六席。楼底下摆了八席，二十四位同坐；两边书房摆了八席，款待众人。吃了半日的酒，虞博士上轿先进城去。这里众位，也有坐轿的，也有走的；见两边百姓，扶老携幼，挨挤着来看，欢声雷动。马二先生笑问：“你们这是为什么事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我们生长在南京，也有活了七八

十岁的，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，听见这样的吹打。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，所以都争着出来看。”众人都欢喜，一齐进城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季萑、萧鼎、辛东之、金寓刘来辞了虞博士，回扬州去了。马纯上同蘧駪夫到河房里来辞杜少卿，要回浙江。二人走进河房，见杜少卿、臧荼又和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蘧駪夫一见，就吓了一跳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人便是在我娄表叔家弄假人头的张铁臂！他如何也在此？”彼此作了揖。张铁臂见蘧駪夫，也不好意思，脸上出神。吃了茶，说了一会辞别的话，马纯上、蘧駪夫辞了出来。杜少卿送出大门。蘧駪夫问道：“这姓张的，世兄因如何和他相与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叫做张俊民，他在敝县天长住。”蘧駪夫笑着把他本来叫做张铁臂，在浙江做得这些事，略说了几句，说道：“这人是相与不得的，少卿须要留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两个别过自去。杜少卿回河房来问张俊民道：“俊老，你当初曾叫做张铁臂么？”张铁臂红了脸，道：“是小时有这个名字。”别的事含糊说不出来。杜少卿也不再问了。张铁臂见人看破了相，也存身不住，过几日，拉着臧蓼斋回天长去了。萧金铉三个人欠了店帐和酒饭钱，不得回去，来寻杜少卿担待。杜少卿替他三人赔了几两银子，三人也各回家去了。宗先生要回湖广去，拿行乐来求杜少卿题；杜少卿当面题罢，送别了去。

恰好遇着武书走了来，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许久不见。这些时在哪里？”武书道：“前日监里六堂合考，小弟又是一等第一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有趣得紧！”武书道：“倒不说有

趣，内中弄出一件奇事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什么奇事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别在监读书的人，所以六堂合考。那日上头吩咐下来，解怀脱脚，认真搜检，就和乡试场一样。考的是两篇《四书》、一篇经文，有个习《春秋》的朋友竟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。他带了也罢，上去告出恭，就把这经文夹在卷子里，送上堂去。天幸遇着虞老师值场，大人里面也有人同虞老师巡视。虞老师揭卷子，看见这文章，忙拿了藏在靴筒里。巡视的人问：‘是什么东西？’虞老师说：‘不相干。’等那人出恭回来，悄悄递与他：‘你拿去写。但是你方才上堂不该夹在卷子里拿上来。幸得是我看见，若是别人看见，怎了？’那人吓了个臭死。发案考在二等，走来谢虞老师。虞老师推不认得，说：‘并没有这句话。你想是昨日错认了，并不是我。’那日小弟恰好在那里谢考，亲眼看见。那人去了，我问虞老师：‘这事老师怎的不肯认？难道他还是不该来谢的？’虞老师道：‘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，他无可奈何来谢我，我若再认这话，他就无容身之地了！’小弟却认不得这位朋友，彼时问他姓名，虞老师也不肯说。先生，你说这一件奇事可是难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。”武书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更可笑得紧！他家世兄赔嫁来的一个丫头，他就配了姓严的管家了。那奴才看见衙门清淡，没有钱寻，前日就辞了要去。虞老师从前并不曾要他一个钱，白白把丫头配了他。他而今要领丫头出去，要是别人，就要问他要丫头身价，不知要多少。虞老师听了这话，说道：‘你两口子出去也好，只是出去房钱、饭钱都没有。’又给了他十两银子，打发出去，随即把他荐在一个知县衙门里做长随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杜

少卿道：“这些做奴才的有什么良心！但老人家两次赏他银子，并不是有心要人说好，所以难得。”当下留武书吃饭。

武书辞了出去，才走到利涉桥，遇见一个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布直裰，腰系丝绦，脚下芒鞋，身上揸着行李，花白胡须，憔悴枯槁。那人丢下行李，向武书作揖。武书惊道：“郭先生，自江宁镇一别，又是三年，一向在哪里奔走？”那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武书道：“请在茶馆里坐。”当下两人到茶馆里坐下。那人道：“我一向因寻父亲，走遍天下。从前有人说是在江南，所以我到江南。这番是三次了。而今听见人说不在江南，已到四川山里削发为僧去了，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。”武书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但先生此去万里程途，非同容易。我想西安府里有一个知县，姓尤，是我们国子监虞老先生的同年，如今托虞老师写一封书子去，是先生顺路，倘若盘缠缺少，也可以帮助些须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草野之人，我哪里去见那国子监的官府？”武书道：“不妨。这里过去几步就是杜少卿家，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，我去讨这一封书。”那人道：“杜少卿？可是那天长不应征辟的豪杰么？”武书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人我倒要会他。”便会了茶钱，同出了茶馆，一齐来到杜少卿家。

杜少卿出来相见作揖，问：“这位先生尊姓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位先生姓郭，名力，字铁山，二十年走遍天下，寻访父亲，有名的郭孝子。”杜少卿听了这话，重新见礼，奉郭孝子上坐。便问：“太老先生如何数十年不知消息？”郭孝子不好说。武书附耳低言，说：“曾在江西做官，降过宁王，所以逃窜在外。”杜少卿听罢骇然。因见这般举动，心里敬他，说罢留下行李：

“先生权在我家住一宿，明日再行。”郭孝子道：“少卿先生豪杰，天下共闻，我也不做客套，竟住一宵吧。”杜少卿进去和娘子说，替郭孝子浆洗衣服，治办酒肴款待他，出来陪着郭孝子。武书说起要问虞博士要书子的话来，杜少卿道：“这个容易。郭先生在我这里坐着，我和正字去要书子去。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用劳用力，不辞虎窟之中；远水远山，又入蚕丛之境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